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ーる

PRESENTED BY SHIRAI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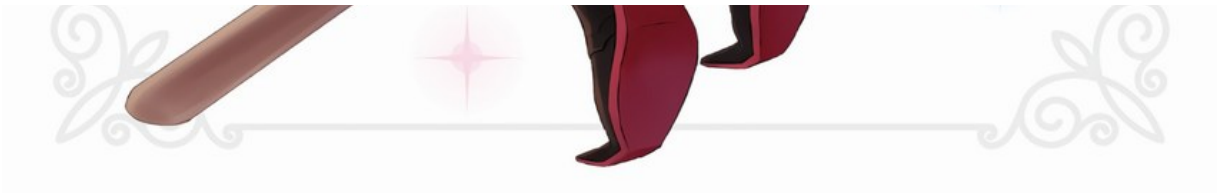


魔女之旅12

あるところに一人の魔女がいました。名前はイレイナ。誰にも縛られず、何事にも囚われず、自由な一人旅の途中です。そんな彼女を待ち受ける個性あふれる人々とは…、エルフ狩りの一団と伴侶を求め彷徨うダークエルフたち。娘の笑顔を取り戻そうと奮闘している旅の富豪一行。潜入調査中の「炭の魔女」と妹。新たな故郷を探している姉妹。炎上商法を狙っている、ろくでなしな魔導士の女性。そして、とある村にやってきた若き退魔師の好青年。この出会いと事件はイレイナの日記になんと綴られるのでしょうか？

彩頁





我，是位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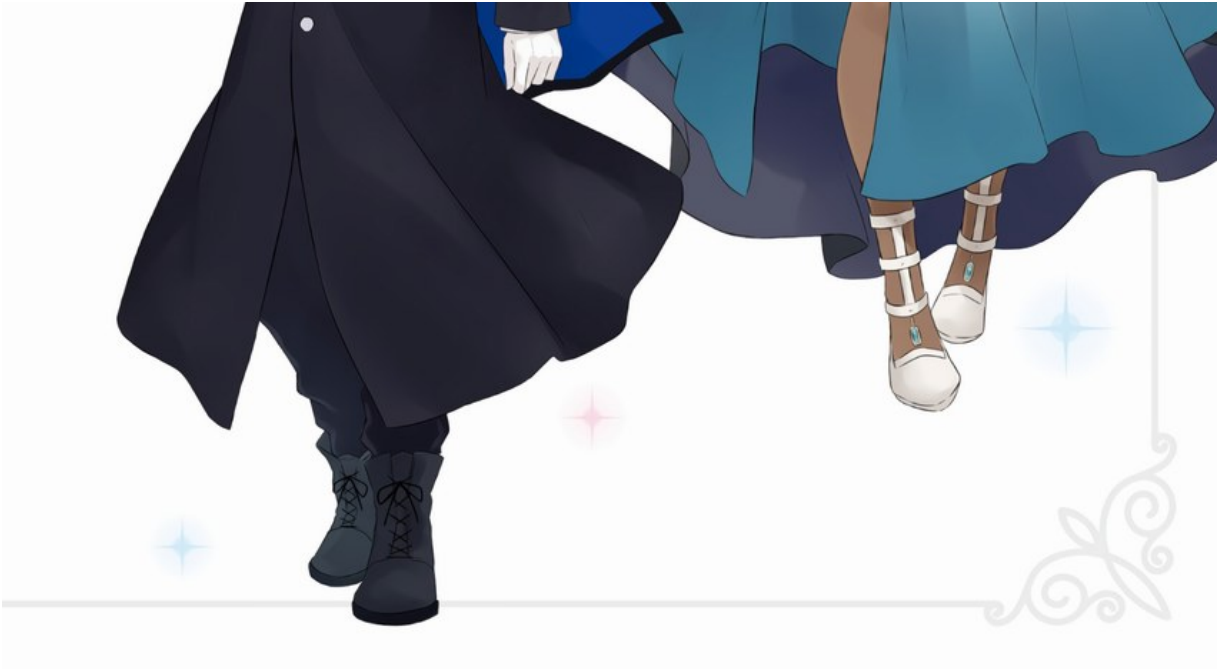
I' m a traveler.

灰之魔女伊蕾娜

獲得了最高位魔法師稱號——「魔女」的少女

隨心所欲地獨自旅行中。





艾梅麗

暗精靈

出於某種目的旅行中。

貝利克

退魔師帥哥。

使用各種各樣的道具驅魔。





莎莉歐

狙擊獨家新聞的

女魔導士。

露其璐

被迷之富豪帶來的

絶対不笑少女





我一邊拽著姐姐的袖子，
一邊前進著。

真是好有風情的街景啊。

東張西望很危險的哦。





發出表示十分舒適的聲音的

小小生物的喉嚨里，呼嚕呼嚕作響。

只是這樣團起來的話看起來真的只像只普通的貓一樣呢。

喵～

好漂亮的毛毛啊

.....

第一章 某個旅人的故事

她又翻了一頁，

灰色的長髮隨風搖曳，而琉璃色的雙眸則注視著書上的字跡。身穿黑色三角帽與長袍的她，胸前還掛有一枚如星般的胸針。而那是表示魔法使的最高位：魔女的胸針。

她既是魔女，亦是旅人。

早上起床的不受限制，而入寢的時間也是如此。從此國至彼國，這就是她的生活。

而今天，也是才剛剛開始的，如此自由的一天。

「……………」

在咖啡店的露天席中，

她似忽然從書的世界中回過了神，擡起了頭環視四周。

難道是因為城市才剛剛蘇醒嗎？在初陽的照耀下，大街不過區區之眾，唯有安靜、平穩的氣息在空氣中流淌著。

用心細聽，臨近座位上響起了女服務員將杯放下的聲音。嫻嫻的咖啡香隱隱約約從她身邊流去。而她這時，才想起自己那份咖啡也早已連余溫也沒有了，杯子裡的咖啡更是喝得所剩無幾。

於是她一邊細品余韻，一邊叫來女服務員，要求續杯。

而後她又低下頭，繼續閱覽故事的後續。

好不容易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本應享受唯有在那個國家才能品嚐到的料理，又或是匆匆忙忙地遊覽觀光名勝才是。

但她卻只看了一眼手表，隨即就決定待在咖啡館中直到將書讀完。

反正今天和明天旅行依然繼續，因此時間也無需緊張。所以遊覽觀光名勝也好，去吃特別的東西也好，都可以往後推。

因為現在的她，唯想沈浸在眼前的故事中。

那麼話說回來，

像這樣子，從早上開始就享受著閱讀的，既是旅人又是魔女的人，到底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於是，我為追尋故事，又翻了一頁。

第二章 合胃口的種族

在森林裡，濃霧緩緩飄起的時候可以想到的有兩件事：一是火災的預兆，另一個則是房車隊在做飯。

而在今天我無意中造訪的，看來是後者呢。

在那裡停著很多馬車，也能看到許多忙碌不停的人的身影。

他們好像在做野營的準備。馬車旁邊有人搭帳篷，或有人運送食料、做飯，還有人抱著槍四處眺望——這到底是多大的一個家庭啊？帳篷光是在視野之內的就有十幾個，而人的數量看起來又有帳篷的近一倍。

「……」

但他們的姿態，越看越覺得充滿了威壓和怪異。

每個人都無一例外地用著布巾掩住嘴，而兩眼則戴著厚厚的眼鏡，身上的長袖衣也都是統一的，似完全沒有外露任何肌膚。男女都是同樣的打扮，就好像有很多同型號量產型的人並排在一起一樣。

總感覺他們確乎是非常怪異的一群人，所以由不得讓我在野營地前不時歪著頭觀望。而就是在那時候——

看守野營地的其中一人注意到了我。

「是旅人嗎？」

一個男性的聲音傳入了我的耳朵，「這一帶很危險，還是不要太靠近比較好。」

哎呀呀……

「難道有什麼危險的東西在嗎？」

「我們就是。」

原來如此，看來充滿威壓的不僅僅只是外表呢。

「雖說我也沒什麼理由非要跑去大林子裡去的不可，所以離開也沒所謂就是了——」而後我看了眼他後面大量的馬車，「你們這是運送什麼的車隊啊先生？」

而後他像是追隨我的視線一樣回頭看去。

此時正好，裝載的貨物也正從馬車裡運出來。

從一輛又一輛的馬車上卸下來的，一個又一個的貨物，都露出了宛如死人般的神色。他們雙手並在一起，而互相又被繩子系在一起，被牽著以蹣跚的步伐從馬車上運了下來。

而某些馬車中還有被擔架擡出去的，

但擔架上的臉龐也和那些人一樣，雙目似注視著虛空一般空虛。

而那也幾乎能說的上是同若死人的面孔。

他凝視了片刻，然後轉向了這邊。

「有見過嗎，暗精靈？」

他如此問道後，隨即便報上了自己的稱呼——暗精靈獵人。

○

關於精靈這個種族，我知道的其實也並不多。

他們個個都是金髮碧眼，還帶有稍長的耳朵，無論男女都有著迷人而勻稱的外表，壽命有數百年甚至更長，甚至可謂是最接近不老不死的存在，而像這種撿了大便宜一樣把這些擁有極大魅力的特征集於一身的種族，就叫精靈。而且，我也曾聽說它們主要住在杳無人煙的森林裡。

另一方面，說到暗精靈，則是作為精靈的亞種或近種而廣為人知。

髮色為銀，瞳則為金，耳朵亦長，但皮膚卻黝黑。和精靈形成對比色的它們，除了姿態以外，和精靈並沒有其它差別，而他們也同是住在森林裡，一樣長壽。

如果說硬要說與精靈的最大不同之處的話，那就只有它們比精靈更容易遭到迫害這一點了吧？不知道為什麼，在人們心中，暗精靈作為惡人的印象根深蒂固。

在至今為止我人生中，我也曾幾次遇到過幾次這個叫做暗精靈的種族，但是在第一次見到的暗精靈的時候，我就已經理解了，這個種族就是帶著這樣的特性。

還真是不可思議呢，

明明，我當時也才五歲而已。

「來，伊蕾娜，抓好媽媽的手哦。」

我第一次遇到暗精靈的那天，當時正好在我的故鄉，有個小活動。

抱著書的人在路上熙熙攘攘。從街道到廣場，都鱗次櫛比的排列著許多臨時搭建的帳篷。那本書的這個展開很好啊，這本書真讓人膽戰心驚啊，誰都讀了這本書都會感極而泣啊，這本書很有趣，一定要買啊之類的嘈雜聲不斷在我耳邊進了又出。

這是個由愛書人舉辦的，為愛書人舉辦的活動。

而我則一邊拉著媽媽的手，一邊參加著那個活動。

「媽媽——」

當時的我擡頭望著母親問道：「妮可的書在哪裡，找不到誼？」

「嗯？妮可的書？」，而後母親不知為何有些微妙地顫了一下，「……你已經有了吧？」

「我還想要。」

「為什麼呢？」

「保存用，傳教用，觀賞用。」

「這孩子從哪兒學的這些有的沒的啊？」

母親聳了聳肩，笑著抱怨著我只讀同一本的同時，又驚訝地笑著，邊說著「要博覽群書才行哦」邊把手邊的一本又一本書買下，塞進了背包裡。

雖說當時的我只想要一本妮可的書而已，但最終，我還是屈服在了每當新書的重量壓在肩膀上時，就會滿溢於心的幸福感上。畢竟，那時候的我也還很單純。

「還有別的想要的嗎，伊蕾娜？」

「『妮可冒險記』。」

「嗯，但要是除此之外的。」

「嗯……那——」

我與母親的言語交織著，心中還帶有些許的疲憊和不盡的幸福，同時也互相牽著手，依舊在一年一度的節日裡行進著。

也就在那時——

「啊——」

我的視線停留在了某一點上。

而我也對此不禁小聲地漏出了自己的驚訝。

在街上行人之群的對面，有一個女人正靠在民房的牆壁上看書。雖說戴著的深遮面容的鬥篷，但估計是因為當時我的個子很小的緣故吧——那美麗的臉被我看了個一清二楚。

是因為她是一個漂亮得令人迷戀的人吧，亦或是因為她的鬥篷裡面隱藏著與常人不同的部分吧，這記憶至今也還在我腦中猶新著。

「……？」

注意到我的視線後，她的雙眸從書裡探了出來。

金色的瞳孔俯視著我，而帽子下面的長耳朵則那個時候啪嗒地晃動了一下，

而那——就是暗精靈。

「……」

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暗精靈，沒想到竟然就只是這麼普通地融入街頭巷尾，我還記得當時的我因為我曾在書上讀過，提到暗精靈就是生活在遠離村莊的森林裡的物種，在那時有多吃驚。

但是，這種族果然還是不太喜歡受到關注吧——和我一見面她就把讀過的書啪地合上，然後將自己的食指貼在了嘴唇上。

而那顯而易見，是為讓我保持沈默的手勢。

為了不向任何人透露她的存在，我答應了她。她一定是不想受到關注吧。

也許，在我的故鄉，暗精靈也是被擯斥之人。





所以我點了點頭。

「怎麼了，伊蕾娜？」

母親對突然站住、發呆的我很是納悶。

而後，母親順著我的視線，朝著民房的牆壁望去，但卻變得更加納悶了。因為那裡別說是暗精靈，就連「人」的身影也早已不見。

暗精靈不知什麼時候消失了。

就像一開始就不存在一樣，如一瞬間的海市蜃樓一般，似夢一樣地消失了。

因此，那時的我想，就算說了剛才看到的東西也不會有人相信吧——

所以我搖了搖頭，握住了母親的手。

「不，沒什麼。」

而後，繼續開始行進。

○

如果小時候的記憶沒出錯的話，那就是我在五歲的時候第一次遇到的暗精靈。

而第二次則是在一個月前——

那天我所訪問的城市，能夠在街道正中央看到一座美麗的噴泉。

噴泉上方，向天空伸展的水柱在上空像花瓣一樣綻放，然後散開；而那些淅淅瀝瀝散落著的水滴，則落在水窪裡，在水面掀起微波。

這個噴泉廣場好像不管天氣或星期如何，都經常被當成人們約會碰面的地點來使用。即便我訪問那個國家的那天，非常不巧地是陰天，且是工作日的白天，在照常綻放的噴水前，也依然會有前來人約會等人。

「呀甜心！」「讓我等好久哦，親愛的！那我們走吧？」比如這對兒，一看就知道High到不行的男女。

「要求的東西是帶來了吧？」「嘿嘿，那當然了大哥……」以及散播出這類詭密怪異氣氛的男人們。

「真假的啊？！」「我超可以！」「好可愛！」或者還有那些不去任何地方就在原地扯淡，甚至連對話的主題都很模糊的女孩子們。

那樣的景象似乎對那些居民來說，也是一如既往。

但是這個噴泉本身其實也有著和單純的碰面場所完全不同的用途。

當然，也有為了別的目的來這裡的人。

「……希望我丈夫的病能治好。」

「蹦」的一聲，祈禱的話語，與硬幣一同被向水面扔去。

「希望戀愛能夠有成——」「希望能找到失蹤的朋友——」「希望能成為有錢人——」

一個人，又一個人，隔了一段時間，若遠遠地觀察著噴泉四周，就會注意到，噴泉周圍偶爾會出現這樣許願和投幣的人。

各種各樣的人都會來許願。不論是男性、女性，還是老人、小孩，五花八門的人，在噴泉裡許願的同時，都會把硬幣扔進去。

「希望這——能夠實現。」

其中，也有像在幼年時期見到的暗精靈一樣，戴著大而寬的兜帽的不可思議女性的身影。

她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哦呀，您不知道關於這噴水的故事嗎？」

給與無知的我答案的人，正是位於噴泉前的客棧老板。因為店主先生突然對著我這個無意中造訪的旅人來了一句「本店是這個國家中最幸運的客棧」這種不知所雲的問候語，因此我也順勢如此問道：「難道說若往那個噴泉裡放入硬幣就會有什麼好事發生麼？」

而隨後，我便得到了這樣的回答——

物語。

「哈？那是什麼意思？」

「唉……果然是不知道啊。這年頭還不知道有夠稀奇的——」

「很不巧，我只是一位過客而已。」因此我對於流言蜚語和特定的某個國家獨特的傳說大多是很陌生的。

「原來如此。」聽到此話後，店主點點頭自語道。

「那邊的噴泉被稱為幸運噴泉，只要往那投幣，就能實現願望——」

看來他似乎已經習慣了被問到與我的疑惑相同的問題，他就像是念出準備好的原稿一樣，開始用措辭華麗的語言講述起了噴泉的傳說。

那是數十年前，這個國家還在和鄰國進行戰爭時的故事：

有一位女性，她為了祈禱作為士兵而奔赴戰場的戀人的安全，在奔赴戰場那天，便開始去往噴泉裡投幣祈禱。日複一日，女性都會前往噴泉，然後扔硬幣進去。不管國家已經多麼荒蕪，即使生活變得不再余裕，為了男性的安全，她每天都會來扔硬幣祈禱。

即使是硬幣被偷了還是噴泉不出水，她都會來此堅持投幣。

她的習慣在周圍看來十分的異樣。而不久後，有一個街上的居民來拍了拍她的肩膀說道：

「你要是那麼有錢的話，就給我如何。」

當時物資匱乏，在這無論是誰都是窮困潦倒的的時代。她的行為在旁觀者看來只是在浪費資源而已。

誰都不知道她是為了每天來噴泉投幣而把自己的生活費削到最低限度，自然，也沒有人知道她沒有能隨便給別人的余錢。

「當然，沒關係。」

但是她將錢施舍給了拍了她肩膀的男性。

之後的第二天也好，第三天也好，每次她去噴泉的時候，那個男人和那個男人的朋友或者家人也會前來聚集到一起貪婪地討要。

如果有人想要衣服的話，就把衣服給他。如果有人要麵包的話，就把麵包給他。如果有人要藥的話，就把藥也分給他了。她把太多的東西都無償地分給了街上的人。

「為什麼要分給我這麼多東西呢？」

一天，有一個居民向像往常一樣向噴泉裡投硬幣的她這麼詢問道。

這種的行為到底有什麼回報呢？

而她，

「只要我能和戀人——能和他見面就好。其他的什麼都重要」

卻是這麼含笑回答了他。

「我相信無論是獻上的祈禱，還是給予他人的恩惠，在因果輪回中總有一天會給我帶來祝福。」

她從那以後每天都在祈禱。懷著慈悲之心，繼續將希望分給街上的人們，並繼續祈禱。

直到她的戀人回來那天。

「——作為這個故事的舞臺就是那邊的噴泉。」

以上，客棧老板的故事結束了。然後我被他以一臉面滿足的表情問了句「如何？」。

如何？就算你這麼問我……

「聽起來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結果街道的居民也只是毫不客氣地向女性要錢；而那名女性也像是腦子壞了一樣，啪啦啪啦地一個勁往裡扔錢而已；這只是找了個合適的借口給搞成了美談罷了。

「你在說什麼啊？多虧了這位女性，很多人都得到了幫助。多虧了這位女性，街上的居民才有了活下去的活力，才能在戰場後方進行支援。還有被她拯救的男性中有一個在那之後，在戰場上拯救了她的戀人，這種熱血故事的展開哦！」

「蛤……」我由不得發出了有氣無力的嘆息，「說來，這些都是真事兒嗎？」

越聽越有只是個虛偽故事的味道，該說是太童話了呢，還是說太簡單了呢，散發著一股和真實的事件相距甚遠的，人為創作的氣息。所以我故意挑了些比較刁難人的問題來問。

這妄圖將光纖漂亮的東西玷汙的醜惡人類，到底是誰呢？沒錯，就是我。

「哈哈，您在說什麼呢？」店員爽朗地笑了，「這些都是虛構的。」

據說他也只是道途聽說，而這全部也基本可以斷定為虛構。

.....

哈？

「虛構的嗎？」

「那不是當然的嗎？我國雖然確實打過一陣的仗，但是要是真有每天都來噴泉扔錢的怪女人在的話，也早就會被那些不三不四的混子們給抓起來利用了啊。從當時的記錄來看那種女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哦。」

「誒……」

「其實啊，剛才講的故事呢，聽說是以那個噴泉為主題的，某個不知名的作家所寫的故事。女性以對噴泉扔硬幣為契機，對城市裡眾多人們施予恩惠，終使她的戀人能夠回來。也就是由事物間小小的聯系推動大大的事物這種劇情的故事哦。」

「然後最後這些都會變成這家店的盈利手段麼？」

「這正是剛剛所說的小小的聯系啊。」

原來如此，那確實是這個國家最幸運的旅店。

「話說回來，在這住四晚多少錢？」

我一邊把簽好的入住登記表遞給店員，一邊窺了眼錢包。錢包裡有一枚金幣和些許的銀幣，啊，開來還很余裕呢。

「四晚的話，金幣一枚。」

店主回答道。

撤回前言，完全沒有余裕。

「……」我目不轉睛地眯著眼睛看著店員。「作為以幸運為幌子來賺錢的旅店，價格再稍微低一點也可以的吧……？」

但是卻店員爽朗地笑了起來。

「哈哈，客人。如果您不能為幸運支付相應的價值的話我們會很困擾的。」

結果我還是不情不願地浪費了金幣，然後去觀光了。

這個國家除了被稱為觀光名勝的噴泉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順著城市水路的話，可以一邊眺望五顏六色的街道一邊遊覽。美術館、博物館、劇場，還有和著名作家相關的店什麼的地方鱗次櫛比，美麗的建築更是不計其數。

越走時光越容易陷進這座城內，恐怕在這個國家的五天四夜一轉眼就過去了吧。

今天是第一天，我去了街上的水路。

與其說是水路，其實不如說是街上約半數的道路都是水路。

從水道中看到的景色簡直就好像城市的大街本身都變成了流水一般，美麗而又不可思議。藍色、橙色、黃色、綠色，五彩斑斕的民房，隨著小船在身旁往後邊流去。

「嘛，既然碰到了我這個城市向導，你就當是坐大船放寬心交給我吧！」

女性船老大一邊這樣說著一邊劃著共渡樂。

而後她用誇張的姿態向我介紹著街道。

「好的魔女小姐，請看我左手邊！這邊是這條街的名物，能實現願望的噴泉哦！」

從水道中也可以看到那噴泉向天空噴水的樣子，那簡直就像是要噴到這裡一般壯觀。總之我先拍手發出「哦——」的感嘆。

「……」

在掌聲的間隙，看到在噴泉前剛才一位穿著鬥篷的女性，和男性幸福地牽手走著。雖不知道許了什麼願——有被實現麼？

船老大又接著劃槳，

「好的，那麼請看右手！」

「那邊我們能看到的就是這條街的美術館！是個只要站在那裡，就能營造出一種充滿知性氛圍的地方哦！」

「說明好粗糙啊。」

「對不起，對於不太清楚的事物，我只有個模糊的印象……」忒嘿嘿，船老大低頭笑著。而隨後聽她說她好像是個新人。

「我還不怎麼習慣做城市向導。」

「好像的確如此……」

「而且今天狀態有點不太好……」船老大小姐漏出了嘆息。劃槳的手也停了下來，水面的波紋歸於平靜。

哦呀哦呀，這是怎麼了？

「請看那邊。」

她為歪著頭的我指了指個方向。

那裡正好是乘坐共渡樂的碼頭。

在也是我們馬上就要到達的地方，有個深藏鬥篷之中的人等待著。從那結實的身材來看應該是男性吧。不僅打扮詭異，而且那只手上還抱著花束。宛如可疑人物這個概念的濃縮物一般。

那麼，那到底是什麼人呢？

「那邊能看到的就是我的跟蹤狂。」

船老大目如死魚般說道。

「那啥，不用和介紹城市一樣介紹也可以哦。」

「魔女小姐……最近，有個戴著那種帽子的可疑男子在街上向可愛的女孩子求婚，請小心。」

「看這樣子，你也是受害者？」

「嘛確實是這樣。」船老大再次深深地嘆了口氣，「我想魔女小姐大概接下來也會……」

「啊啊……」

真是個沒有節操的男人啊……

然後，共渡樂慢慢地到達了碼頭。接下來的展開大致上和船老大想象的一樣。

「你……！好可愛啊！我們結婚吧！」

如果唯一有誤算的地方的話，就是那鬥篷男並未向船老大瞥一眼，而是直接把戒指推給了我這件事吧。在旁人看來就像是在等著我一樣華麗的求婚。但是戒指上卻綴滿了「給作為可愛的船老大的你」字樣等各種破綻，因此愚蠢與整腳暴露無遺。

「我拒絕。」

隨後我無視男人從船上下來了。「求婚的話請找別人搞去。雖說有可能看不太出來，但我是作為旅人的魔女。真不巧呢，我對戀愛這種無聊的事一點興趣也沒有。」

「啊！這種冷酷的性格，我好了！」 誒？我的發言有哪裡不對嗎？

「像你這樣可愛又強勢的女孩真是太棒了！」

明明打算毫不客氣地拒絕他，但男子反而更興奮了。

「嗚哇……」

我在物理上和精神上都往後退了一步。

但是，那個男的好像完全沒有在意，瞬間振作起來，再次把戒指遞向我，一邊說著「我們結婚吧！」一邊迫近而來。

就是那個時候——

「請住手客人！請您不要給客人添麻煩！」船老大一邊說著讓人混淆的臺詞一邊介入了我們之間。

城市向導桑！

「不要妨礙我！」

「也請您不要妨礙我工作！在共渡樂碼頭這種地方就算是被求婚了也沒人會高興的！」船老大義憤填膺道。

「你們其中任意一位接受了這個的話我就停手！」

「絕對不幹！我死都不幹！」船老大小姐不再理會他，扭頭看向別處。

「啊，我也是死都不幹。」

緊接著我也一邊模仿著船老大的動作一邊拒絕道。

正經的男性的話這時候內心多少都會有點兒受傷吧。

但是眼前的這個鬥篷男實在是離正經這個詞有著不短的距離，他一邊說著「沒有接受的意思麼……那就沒辦法了，我就只好強行——」這樣危險的臺詞一邊向我們逼近。

於是突然，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

哎呀這是怎麼回事呢？小船碼頭的風不知為何突然只襲向了鬥篷男一人，僅留下了他的戒指，而後他本人便被卷走了。

「什——」

男子徑直落入水中。啪沙一聲拍起了大大的水花，然後這時又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濺出來的水花就是像是有意避開我們兩人一樣完美的飛散而去。

哎呀呀，簡直就是像中了魔法一樣呢。

「這樣多少就能讓他老實一會兒了吧。」

所以呢，嘛，這也就是我用杖進行的攻擊就是了。

把杖收起來後，我望向了水面。

而男子也立馬從水中伸出了頭來。

「很厲害嘛你，果然還是想讓你成為我的同胞——」

之前由於鬥篷把臉給遮住的原因所以看不見，這男的顏值意外地不錯。不來做這些蠢事，閉上那張臭嘴的話甚至會有可能女性主動上前搭訕程度的美貌。

「看來今天是我輸了吶！」這家夥看起來即使落進水裡也依然精神的很啊……而後他隨著「再會啦！」的臺詞與敬禮直接消失在了水中。

「誒……」

宛如龍卷般突然出現又消失的男子，隨後再也沒浮出過水面。

「真心感謝您魔女小姐！」安心地撫著自己的胸的船老大說道，「我該怎麼答謝您才好……」

「沒關係這不算什麼事。」

「作為答謝還請您收下這個——」她一邊說著一邊把那男子掉下的戒指給撿了起來塞到我的手裡。

.....

「那個不是為你準備的麼？」

「不那個不是送給客人您的麼？」

「不需要……」

「其實我也不想要……」

碼頭忽然被奇妙的尷尬氣氛所籠了起來。事情的最後還是由我不情不願的給收走了。

接下來我繼續進行著觀光之旅。但是在那之後的一段時間裡，腦子裡時常想到那個碼頭見到的不可思議的男性的事。

我在看到他的臉的瞬間，說實話多少還是產生了點兒興趣。

不，不。絕不是因為他是容貌姣好美的滴水的帥哥什麼的，才不是。而且再說句廢話這決不是什麼一見鐘情。

銀髮，金瞳，與淺黑色的皮膚。

以及在水中消失的這家夥的耳朵，比一般人要再偏長些。

他是我過去只見到過一次的種族：

暗精靈。

○

至今為止的旅行中還未正經八本地遇到過暗精靈。

難得一次機會，而且我也有不少事情想問他呢……但打那之後，就再也沒見到過他人了。

回旅館的途中經過噴泉，還是一如既往有不少街上的人向噴泉裡投錢許願。且就像在這國中傳說的故事的一樣，勤於祈願的的也不在少數。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日複一日，風雨無阻。

每天，每當我從客棧出去觀光，或者回來的時候，都會看到類似的情景反複出現。就像被就像是關在循環的時空裡一樣，人們每天都在規規矩矩地祈禱著。

「希望——能夠實現。」

穿著鬥篷的女性也理所當然地列位其中。

雖說既聽不清許的是什麼願且也沒必要為這種事特意地去問人家，但多半是因為看到了在小船碼頭遇到的那個與之爭吵的男性的臉的原因吧，腦子裡的「這個獻上祈禱的她是不是也是暗精靈呢」這種想法揮之不去。

「希望——能夠實現」在祈禱之後，硬幣被她用那靈巧地指尖玩弄著。將它放在手指上滴溜溜地滾來滾去，然後在她滿足地點了點頭後，硬幣便被大拇指彈開，飛向了噴泉。

之所以覺得她有點與眾不同，可能也是因為每次都像儀式一樣做著這種事。

隨後，便牽著與前些天不同的男性的手離開了——看來不知姿色的她還是名多情的女子，次次與之相伴的男性身影都與上次不同。有機會的話也許應該叫住她——我一邊想著這種事情，一邊繼續我今天的觀光之旅。

而本日是滯留在這裡的第四天，

明天則是在這個國家的最後一天。

「——老公的病好了！奇跡發生了！」

一個和我擦肩而過，搖搖晃晃地來到噴水池的女人，跪在那裡，含著淚擡頭望著水柱。

看樣子實現了呢。

往噴水池裡扔硬幣的行為也不全是浪費嘛。

如果我也扔硬幣祈禱「希望能和暗精靈說上話」的話，暗精靈就會隨我意出現嗎？

其實這種想法也不是沒有過。但說來也不是什麼特別值得祈禱的事情，於是這便作罷。

今天原是預定去國家美術館，但是在皮膚剛感受到了美術館的知性氛圍的同時還感覺到了一絲雨意，所以我只好像逃跑一樣溜進了附近的茶館裡宅著。

中午時分，我坐在窗邊傾聽著雨聲，埋頭讀書。

即使到了傍晚，窗外的雨也沒有停。

「……………」

然後——

我確信了：果然「想和暗精靈說話」根本不需要祈禱。

我因為沒有浪費錢而安心地合上書本，徑直離開了店。

撐著傘，走在下雨的街道上。大雨傾盆，雨聲淹沒了人們的腳步聲，而雨露則遮蔽了視線。

但是我還是能清楚地看到她就在我的前方。

這座城的人們看來並不溫柔——就像是避開新鮮出爐水窪一般，躲避著她的存在。

是不希望被卷入麻煩之中嗎？

沒有人來為她撐傘，

除了我這個外人。

「——不要緊吧？」

傘的正下方。幾天前開始在噴泉前祈禱的那位戴著兜帽鬥篷的女性躺在那裡，似乎還有呼吸的樣子呢。我被金色的眼睛所注視，而那銀髮則散亂地垂在了她黝黑的皮膚上。

長長的耳朵從鬥篷的縫隙中露出來，

與所知的暗精靈別無二致。

○

「我的名字是艾梅麗，正如您所見，乃高貴的暗精靈哦。」

沐浴後蓬鬆的頭髮飄散著，熱氣騰騰的她再次出現在我面前。雖然對她自稱的高貴所察覺，但其實還是滿怪的。

於是在那之後，既然上前打了招呼，就不能還繼續把她放置在濕漉漉的馬路上不管了。於是乎，便成了如今把她帶到了我所在的客房的局面。喂飯，喂水，借她浴室，等了一陣後——

她就這樣在我面前這樣吐著意義不明的臺詞。

這還真是讓人大皺眉頭，可謂是不言而喻呢。

「高貴的暗精靈小姐有喜歡癱倒在路邊的愛好嗎？」

「您以為那是愛好？」艾梅麗無奈地搖了搖頭，然後坐在床上，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前。「話雖如此，您幫了我大忙了。謝謝您把衣服也借給我。」然後把貼在胸前的手貼在了臉上。

「哪裡哪裡，不客氣。」

「對了，說來這件襯衫味道好香啊……」

「能不能別聞？」

「但是胸的這部分有點緊——」

「啊？」

「沒事。」

真是太失禮了。

我趁著吵嘴的時候往外看了看，雨點滴滴答答地敲著窗戶：天空的陰郁沒有盡頭，暫時是不會停了。

話說回來——

「你有能去的地方嗎？」

「沒有。」她立刻搖了搖頭。

「也沒有替換的衣服吧？」

「如你所見。」

隨即她挺起了胸，我的襯衫發出劈裡啪啦的悲鳴。快住手……

「還有，錢呢？」

「非常抱歉，身無分文。」

「……………」

也就是說，如果我在這個場合說：「我借給你洗澡了，你已經沒事了
吧？出去吧。」的話——

大概就只剩繼續在雨路上癱倒這一個結局了。艾梅麗小姐一定會一邊
懷念著熱水澡一邊伏地而睡吧。

那也太殘忍了，而我也還是有人性的。

「行吧，今天你就住這兒。」

因此，從我嘴裡會說出這樣的話也是及其自然的。「不用擔心錢，但
是相對的，就請你告訴我關於你的各種各樣的事吧。」

如果她能把她故鄉的故事告訴我的話，我判斷就這樣留宿也沒關係。因為她是暗精靈啊。暗精靈，是至今都沒有正經與之說過話的種族，而這樣的機會也非常難得。

那麼到底能聽到什麼故事呢？我想一定能聽到非常新奇有趣的故事，我肯定著。

我一邊準備傾聽她的故事，一邊內心將故事新奇度的門檻設的高高的。

「作為回報，把我的，各種各樣的事，告訴你？……」

但是這是怎麼個一回事呢？

她的狀態從這裡開始就立馬變得奇怪了。眼神忽然間潤濕，但深處卻閃耀起了怪光，連呼吸都充滿了炙熱。氣氛愈發奇異。

「是、是麼……是我誤會你了……能夠毫無代價的讓我洗澡，天下怎麼可能會有這麼便宜的事呢……」

雖然不知道是為什麼，但是在她的心中，我的語言好像被轉換成了某種隱語。艾梅麗坐在床上，手捂著胸口，臉頰上染著腮紅，痛苦地扭動著身子，露出少女般的羞恥表情後，擡眼看向這邊。

啊？這態度是咋回事？

身上的熱度延燒到頭了嗎？

「請放心……代替住宿費我會好好伺候您的……」

艾梅麗將手放在罩衫上，用奇妙的有些艷麗動作將扣子絲拉絲拉地摘掉了。

「……………」我沈默了。

在這時候我才剛開始還以為這個人是不是有點傻呢，可是發現的時候已經是太晚了。

「來……請隨意使用我吧……」艾梅莉行雲流水般露出了肩。



「……那個，你在幹什麼？」

「是想讓我說給您聽嗎……？」

「不，只是不能理解在眼前發生的啥狀況……」

也許這是一個讓不懂世故的少女做些不好的事情登上讓我成為壞壞的大人的階梯的令人興奮的機會，但是單作為洗一次澡的代價來支付的話也實在是太了不得——不如說要是真那樣了的話反而是我這邊的罪惡感更大些。

「那個……先把衣服穿回去吧？」我把「你誤會了吧？」這樣的信息用語氣包含在內，把手搭在脫下的衣服上，強行給她穿了回去。

「難道您是著衣派嗎……！」她露出了今天她所露出的最為震撼的表情。

「說什麼呢你？」

「還是說您對像我這樣不潔的女人沒有興趣嗎？」

「髒的地方剛才淋浴的時候不都已經洗掉了嗎？」我為的什麼借你的浴室啊。

「也就是說想就這樣抱我……？」

「難道我和暗精靈言語不通？」

總覺得我的話全部都被她給曲解成了內個意思。「我可並不是為了那種目的才讓你住下來的哦。」

「……」

我把毯子蓋在沈默的她的肩膀上。

她在那之後露出了暫時呆然的表情，然後在毛毯裡蠢蠢欲動。「……那麼是說讓我免費住宿嗎？」她的聲音充滿了困惑。

我想剛才我也說過了，「不不，不至於是免費的」。

「我只是想讓你講給我聽聽，比如你的故鄉啊，家人和朋友啊，這樣各種各樣的故事。」

「……」

「當然不想說的東西不講也沒關係。你覺得說了也沒問題的那部分能講給我聽嗎？」

我只是對暗精靈這個種族感興趣而已。

「是，是嗎……」她用纖細的手指捏著毛毯，嘆了一口氣。「但是那樣的話不就和免費住旅館沒什麼區別了嗎？」

「根據你講的內容來說是會變成那樣。」

我倒是無所謂。畢竟不知對艾梅麗來說沒有價值的話對我來說是否同樣沒有價值。

她嘆了一口氣。

「第一次得到這樣無償的愛呢。」

「太誇張了……」

「你也是第一個不深入接觸我的人。」

「我倒是這樣做覺得很普通。」

「你不問我為什麼倒在雨中的馬路上嗎？」

「我可以把那當成是你擁有這種奇特的興趣，所以沒所謂。」

「但是，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我無法釋懷。」

「也就是說是你想說嗎？」

於是她點了點頭：「是的——」

「畢竟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麼安穩的夜晚。」

——所以，如果閉口不談自己的身世的話，就無法冷靜下來。

然後，她開始講述一個，就像滴滴答答地敲著窗戶的雨點一樣，慢長悠久，且不盡的故事。

○

艾梅麗從小就體弱病虛，很少出門，過著每天看著那些經常在外面玩耍的同齡孩子們而為自嘆息的日子。但那樣的她，也還是有一個可以稱為朋友的男性友人。

住在隔壁的他，從小時候就開始經常拜訪她。有一次他坐在床上給她講故事、有一次還為她親手做了料理、有一次給她買了新衣服、有一次給她帶來了漂亮的花、有一次他教她玩硬幣……而據他說，這只是為了消磨時間才玩的；那是種在手指上不停地擺弄著硬幣的遊戲。當她拿到硬幣，把硬幣在手指上滾動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其實手挺笨的。

而之後練習玩硬幣成為了很好的消遣。

同時他也從未離去。

終於時過境遷，她們都長大成人。硬幣也玩得已經非常熟練了。

他從那之後也一直都會來到她的身邊。

艾梅麗會對他產生愛慕之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她每天都一邊玩弄硬幣，一邊等著他。他為了回應她的心意，之後也沒有離去。只要兩個人說著話，世界也會變得多彩而華麗。

如果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下去該有多好，她也希望幸福的時光能像永遠一樣持續下去。

然而——

以幾年前的某一天為分界線，青梅竹馬的他再也不來艾梅麗家了。到底怎麼了呢？問了村子裡的朋友，也沒有人知道答案。

在那之後，她百無聊賴地度過了大約幾個月的日子。每天玩著硬幣，等待著心上人再次敲響她的門。

但是最後的最後，他還是沒有回來。

不僅如此，她的村子裡的同伴還一個又一個的消失了。

而距今半年前，

身體不好的她，也成了走出村子的一員。

「我們暗精靈如今正處於種族滅絕的危機中。」

她絲毫沒有激動，繼續平靜地講述道。「魔女小姐，您知道暗精靈獵人嗎？」

暗精靈獵人——

也是不熟悉的詞。

「那是什麼？」我歪著頭問道。

「那是種黑活兒啊——」艾梅麗盯著窗外，掃視了一眼四周的環境。還是只有雨點一如既往地敲打著窗戶。「眾所周知，我們暗精靈對於人類來說帶有不少合胃口的特征。」

不老長壽，無一遺漏皆是俊男美女。

不用多說那自然都是些讓很多人羨慕不已的特質。

「但是我們暗精靈來說，那特征才是最令我們忌諱的東西。」

「……？」

「暗精靈獵人，指的就是以捕獵我們的這種暗精靈為業的家夥們。」

據艾梅麗小姐說，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好多同伴被抓進了籠子裡。目的不言而喻——價值就在於無論那個都是俊男美女，永遠年輕且「用」之不竭。

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暗精靈都是被人排斥的存在。所以無論怎麼虐待它們都不會傷到自己的良心。

那麼奴隸商人會在暗精靈身上發掘出商品價值簡直就是理所當然。

「精靈狩獵的活動在最近幾年裡開始變得頻繁了。我們暗精靈，也接連喪失同伴。在我所知到範疇裡，還沒有被抓到的活著的同伴也沒幾個了。」

「……………」

「所以，我們為了留下暗精靈的種子，從村子出發前往了外面的世界。」

據她說，

他們暗精靈會在國與國之間移動尋找配偶。男性的暗精靈來到了他國就會去搭訕那個國家的女性，暗精靈的女性前往了他國就會去尋求那個國家的男人。就這樣，暗精靈為了留下種子四處活動著。

「……那暗精靈之間是不行嗎？」

如果暗精靈與暗精靈之間戀愛的話，不就好了嗎？

可是艾梅麗小姐卻輕輕搖了搖頭。

「為了給暗精靈這個種族加入新鮮血液這是必須的，暗精靈之間的戀愛是不被允許的。」

「……………」

「所以我也從半年前，我也離開了村子。」

然後這半年，她待過各種各樣的國家。

「說不定身為人類的你也許會感到奇怪或可笑但是——」

她無力地笑了。「我們暗精靈只是想著能增加新鮮血液就好，所以我們並不保有名為結婚的風俗。」

「……………」

「所以我各種各樣的國家裡，擁有著各種各樣的另一半。」

當然，這個國家也是——她說著，同時看向窗外。

「今早也，預定成為路邊第一個向我搭話的人的另一半。」

但是，晚上，她便倒在了雨中。「今天早上我的聲音被暗精靈獵人的同伴聽見了。而後他確認了我是暗精靈後，當場就拿著小刀威脅我，說要是不乖乖地進籠子裡去的話就奪我性命。」

「然後呢？」

「我逃了。向他扔了東西後，混入人群中，一直在不停地逃……」

然後逃跑的時候，她才發覺了：最近這幾天基本沒有正經的進食過的事實。

不久後便力竭，倒在途中，被我碰見。

這便是事情的始末。

「至少請你正常吃飯啊……」

現在，連我的毒舌也只能吐出這種程度的槽。

「畢竟身無分文，這沒辦法嘛。」

她，笑了。

凝視著這樣的她，一邊想起了在噴水旁，她祈禱的身影。

如今身無分文的她，每天也要非扔硬幣進去祈禱不可——

到底，祈的是什麼願呢。

○

第二天，

長談的最後，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睡著了。在太陽升起的時候，互相睜開了雙眼。由於她的衣服那個時候已經幹了，我便回收了襯衫。

這也是我在這個國家停留的最後一天，所以收拾好行李後，和她一起離開了客棧。

「我是和朋友一起來這個國家的。」

據說，她原本應該在今天之內和同伴一起離開這個國家。

而和同伴碰面的地點就在客棧的旁邊那個如慣例一樣的地方。

噴泉就眼前。

同伴好像已經到了。男性的暗精靈——臉眼熟的暗精靈先生，就在那裡。

「……那就是你的同伴嗎？」

具體來說，是我在這個國家逗留的第一天，在水路附近發現的男子。

「嗯，他是個好人。」艾梅麗淡然點頭道。

注意到了我們的暗精靈男性，一邊向我們揮手一邊走了過來。

「來的好晚啊？ 艾梅麗……那位是？」

「是我的救命恩人。」

她簡單地跟的男性暗精靈說了昨天事情的始末。遭遇了暗精靈獵人和我偶然撿到她的事。

說不定到現在為止也有過幾次那樣的經驗。男子提議道：「這樣啊……那麼，以後還是暫時躲到森林裡比較好。」

「看來您有照顧我們的同胞——感謝您，魔女大人。」

一邊凝視著我胸前的胸針，一邊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他的樣子怎麼也抹不去我的違和感。

「……你和幾天前見面時的性格不一樣啊。」不知名的男暗精靈，至少在幾天前見面時，應該是一個沒有節操的人。

但現在好像變了個人似的。

擡起頭來的他，歪著頭。然後——

「哦呀？我們有在哪裡見過嗎？」

聽起來就像是和我第一次見面一樣。

「……？」

他好像完全不記得我。誒呀呀？是因為搭訕失敗受到了打擊使他的記憶也前往彼方了嗎？

「你不記得幾天前有在水路見過面嗎？」

他在鬥篷下露出了曖昧不清的笑容。

是記憶沒了吧，是忘了吧，但雖說我是這麼想的；可是，看樣子，我和他是確確實實，是第一次見面。

「那大概是和我不是同一個的暗精靈吧。」他淡然地說道，「我們的暗黑精靈在身體發育成熟後，每個人的外表都是一樣的。」

據他說，

暗精靈這個種族長大後，每個人的臉幾乎都是一樣的。勉強不同的就只有聲音和身高了，如果是同性排在一起的話，甚至會出現連暗精靈自己人都分不清的情況。

也就是說，在我面前的這對暗精靈的相貌，在暗精靈這個種族中，也是極其平均的，正中間的那種——他本人如此說著。

試著把幾天前在水路遇到的那個男暗精靈強加給我的寫有「給作為可愛的船老大的你」的戒指遞給他看，他也完全不認識。不僅如此，

「竟然有同胞送這樣的禮物……真是沒品位啊……」

他甚至一邊用手指捏著，一邊輕蔑地說出了這句話。原來如此，所謂的另一個人，也許確實不是謊言。

「作為我們同胞來說，這枚的品位確實很差，但這戒指感覺能買個好價錢……」艾梅麗小姐從旁邊望著戒指，好像打算說些什麼。

「……………」看來好像是想要啊，「那就給你吧，來拿好。」

「哇！真的可以嗎？」

「這是我拿著也沒用的東西，無所謂。」「在城外見面的時候，如果這能作為確認是不是艾梅麗的特征的東西就再好不過了。」

如果暗精靈的物種都是由相同的面孔構成的，那麼最好有一兩個與其他物種不同的特征吧。

嗯，這只是權宜之計而已哦。

說真心話，我只是想，如果能幫到身無分文，病態般地在噴泉那裡祈禱的她成為旅費就好。

嗯……那種事就算說殺了我也說不出口，太羞恥了。

「對了，艾梅麗小姐，你一直有在這個噴水池祈禱來著吧？」

反正已經準備離開這個國家了，那麼今後就一定不會再去祈禱了吧。

「至今為止，都許了些什麼願啊？」

我有些在意。

不如說這是我第一次在這個國家發現她之後，就一直很在意的事情。她就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樣，在犧牲自己所能擁有的一切的同時，究竟在祈求什麼呢？

「那還用說嘛——」

她回頭看了看噴泉，片刻，凝視著空中像花一樣四濺的飛沫。

然後轉向這邊，

她的願望也只有一個。

「希望明天也能活著。」

而後，她笑了。

為了一族，為了後代，從此國到彼國，但卻不得不強忍著內心對暗精靈獵人的恐懼度過每一天的她來說，生命的繼續一定是比錢，比什麼都更重要。即使噴泉的故事是編造的，她也不得不去相信，去祈禱。她一本正經回答道後，然後笑著說著「我會萬分珍惜你給我的這條命哦」走出了這個國家。

但，她被暗精靈獵人獵殺，是在那僅一個月之後的事。

○

在暗精靈獵人的野營地中，

我剛回答說遇到過暗精靈，他的態度就驟變了。

什麼時候，在哪裡看到的，還是什麼樣子的暗精靈，與那個暗精靈親密麼？——他讓我進到野營地中，坐在簡易制作的椅子上，並且還開始了詢問。

我一邊回答著被問到的問題的同時，多少心中也有些畏縮。據說暗精靈獵人淨是非常可怕的惡毒的家夥，因而有些抗拒。

「……不要緊嗎？現在身體不舒服嗎？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感覺？」

他就像對待病人一樣，窺探著我的情況。「一個月前遇到後，還能繼續旅行的話看來是沒什麼問題了……但是——今後，還請盡量不要與暗精靈進行接觸。」

如果看到了它們的身影的話，請盡量逃的遠一點比較好。他又說道。

「……為什麼？」

簡直就是把暗精靈說成了是危險生物一樣。

「被他們記住長相，說明今後有被盯上的可能。」

真的就是把暗精靈說成了是犯罪分子一樣呢。

到底怎麼回事？

「——告訴你名為暗精靈的種族的真身吧，來這邊。」

作為暗精靈獵人的他，把用於覆蓋嘴邊的布條遞给了我後，然後帶我參觀了營地。

「所謂的暗精靈這個種族受到了很大的誤解。」

據說，

銀髮金瞳，耳朵稍長，皮膚淺黑，不論男女皆魅力動人，接近長生不老的存在，多數情況下，住在森林裡……

他說這些特征有很多地方是錯誤的。

「首先，他們的壽命只有一年。」

暗精靈獵殺者訴說著。「據我們所知最長的也沒有活過一年以上的記錄。從成為暗精靈開始，平均都會在一年之內迎來死亡。長生不老的傳說之所以會流傳開來，恐怕是因為他們黑暗精靈每個人都有著一樣的外表吧。」

——我們的暗黑精靈在身體發育成熟後，每個人的外表都是一樣的。

這是以前見過的一位暗精靈男性所說的話。

「……………」在我的眼前，有好幾個被繩子綁在一起的暗精靈男女。眼神空洞的他和她們，一邊浮現出討好我的甜蜜表情，一邊不顧自己

的處境輕語著。

「真是漂亮的女性啊……」「好可愛啊……」「要不要今晚——」
「結婚嗎？」「很高興見到你。」「我喜歡你。」

這樣無數同樣的臉龐與無盡的低鳴，

不禁令人膽寒。

對著動搖中的我，暗精靈獵人先生說道：

「恐怕魔女小姐見到的暗精靈癥狀還輕吧。這裡的，就是那些是晚期癥狀的。大概余壽都不到一個月的吧。」

「說得就像病一樣呢。」

「就是這個意思。」

他用斷定的語氣說道。「小到肉眼不可視程度的生物，也就是能夠觸發感染癥的那些，這就是暗精靈的正體。」

「……………」

還據他說，

作為暗精靈獵人的他們好像很久以前就開始研究暗精靈這種生物的生態了。據研究成果所言，感染了這種叫做「暗精靈」的疾病的話，身體發生的病變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首先發生的是從「非健康」狀態恢復過來。即使身體抱有殘疾，帶病，余壽將盡，任何的「非健康」在感染了「暗精靈」後都會痊愈。

接下來發生的是「變態」。

以半個月左右的時間，身體會逐漸向著眼前的這些暗精靈的模樣變化。在身體發生變化的同時人格也會改變。原本的人格會崩潰，而作為人類的個性會被廢棄，對自己是暗精靈一事深信不疑。原本的記憶，也會相應地被改寫之類的。

所有長相相同的暗精靈，會變得全員皆為一個目的生存。

那便是為了種族的生存，誘惑人類。

然後，作為暗精靈生活了一年左右，壽命就到了終結。壽命越是將盡暗精靈的人格崩壞就越嚴重，成為不會說話，是活是死了也模糊曖昧的，人偶一樣的狀態。

最後的最後，身體會融化成黑色的泥濘液體消失。

「特別是這個黑色液體特別麻煩，接觸了的話會有很高的概率感染暗精靈。因此，我們必須要在末期之前下手處理。」

也是說在散播病原體前處理掉是吧。

「原來如此。」

關於暗精靈的生物生態，嘛……大致上是明白了。但是——

「暗精靈是如何傳染的？」

暗精靈獵人點頭回答道：

「雖然不是絕對的，你可以認知為如果和暗精靈進行了粘膜接觸的情況下，就會有極高的概率感染吧。」

「……………」

「魔女大人由於沒有和暗精靈進行過粘膜接觸所以就應該沒有問題吧——不過，請不要掉以輕心。或許，會再次在魔女大人面前出現的。和暗精靈和遇到過一次的人，會變得此後也容易被盯上。畢竟暗精靈這種肉眼不可見的小型生物群是通過人體轉移增殖的。共享著同樣記憶的個體也會無限地增加起來吧。」

也就是說，和我見過面的暗精靈在那之後與誰進行了粘膜接觸的情況下，擁有和我有關記憶的暗精靈的數量就會增加。

正因為如此，暗精靈獵人他們才會為了不讓個人被特定而包裹起自己的身體。

「……原來如此。」

之後做為暗精靈獵人的他說道：「我想今後您要是遇到了暗精靈的話，最好馬上離開這那個國家比較好。」

歸根結底，這裡的暗精靈們，原本都是人類。因為都和暗精靈發生過關係，所以成為了他們的同胞。

「我們為了告知世人暗精靈的恐怖，故意把它們關進籠子裡，遊歷諸國，而也就是眾人所謂的「啟蒙」。這都是為了不再出現新的像它們這樣的受害者，告知所有走近籠子的人們暗精靈的真相。」

所以你也因此跟我說了這些事情吧。

但是，

「這工作很辛苦吧？」

「嗯，還算可以。」

就在他回答的時候，有幾個暗精靈獵人從我們面前經過。兩人一組擡著已經算是岿然不動的暗精靈的擔架，朝著煙的方向筆直地前進著。

「但是沒辦法啊。畢竟是為了從威脅人類的害惡手上保護人類的必要工作——即使也是屠殺曾經是人的存在們的工作，但到頭來，我還是相信這是為了人類好。」

當他說著這些的時候——

從一輛經過的擔架上，一只手臂拖拖拉拉地垂了下來。那手上戴著枚嶄新的戒指，而且好像還攥著些什麼。

而那東西，啪啦的一聲便掉在了地上。

他把那個撿了起來，

「而且，這個工作賺得也不少。」

「特別是對那些無論如何也需要錢的人來說吶——」

並靈巧地在手指上玩弄著那枚戒指，如此說道。

○

那之後到底是過了幾個月呢？

我走在在某個國家舉辦的活動中。

古色古香的街道，抱著書的人在路上熙熙攘攘。從街道到廣場，都鱗次櫛比的排列著許多臨時搭建的帳篷。那本書的這個展開很好啊，這本書真讓人膽戰心驚啊，誰都讀了這本書都會感極而泣啊，這本書很有趣，一定要買啊之類的嘈雜聲不斷在我耳邊進了又出。

那是個由愛書人舉辦的，為愛書人舉辦的活動。

確實與我家鄉舉行的活動很是相似。

我不禁想起了小時候牽著母親的手走路的情景，

「……………」

以及它們的事。

在街上行人之群的對面，有一個女人正靠在民房的牆壁上看書。

那個戴著的深遮面容的鬥篷的女人，好像在等著我的視線一樣，凝視著我。

她的髮色為銀，瞳則為金。

而後，她把食指貼在了嘴唇上。

就像小時候的我那樣，默默的用手指示意著。

那是保持沈默的手勢。

「……………」

我剛要開口。

暗精靈卻不知什麼時候消失了。

就像一開始就不存在一樣，如一瞬間的海市蜃樓一般，似夢一樣地消失了。

但那裡，確乎是有暗精靈存在過。

第三章 三個國家的故事：價格的緣由

那天，我和姐姐造訪了有著悠久歷史風情景觀的A國（暫定名）。

街道上排列著石造的古老建築，像是守護著作為旅人和外人的我和姐姐一樣，在道路兩邊謹慎地排列著。

「真是好有風情的街景啊。」

一位白髮短鬚，帶著黑色髮箍，擁有著淡淡翡翠色瞳的旅人如此感嘆道。

她名為艾姆妮西亞。也就是我的姐姐。

平時本該是個穩重的姐姐，但有可能是因為好不容易抵達了下一個國家的原因，有些鬆懈。迷上街道景觀的姐姐，搖搖晃晃地徘徊著。

「東張西望很危險的哦。」

而我則一邊拽著姐姐的袖子，一邊前進著。

白色的長髮上系著黑色緞帶。也有著淡淡翡翠色的瞳孔，身為她的妹妹總是這麼關心姐姐。

她名為艾薇麗婭。也就是我。

從穿過國門來到我們目前所在的大街，一路幾乎沒有其他行人。街道上安靜的氣氛甚至令人放鬆。

但是這並不是說街上真的一個人都沒有，這裡也更不是無人之國。

如果撞到了當地居民的話會很麻煩的。

「姐姐您知道嗎？據說這個國家的居民平均收入比其他國家都要高哦。」

「是嗎？」

姐姐眯縫起了眼，開始偷偷地眺望在街上可以看到的人們的身影。

比如說穿著極為樸素的春季連衣裙的人，或者穿著襯衫的人，但是那也只是件普通襯衫而已。

總之挺土的。

「……有錢人真的很多嗎？」

所以姐姐她更加迷惑地眯縫起了眼。

但是我依然自信滿滿地點了點頭。

我手上有這個國家入境時分發的小冊子。

國家的小冊子上寫著各種各樣的東西。比如國家的觀光名勝、歷史等。幾分真幾分假暫且不論，它甚至連國民性或者國家的特色之類的都給寫到上面了。

「溫暖人心之國！」什麼的，「有著對旅人非常和善的國民性！」一類的，「對國家的事有疑問的話請盡管說，國民什麼都能回答你！」之類的……

總之書中大致羅列了一些充滿胡謔的味道的詞語。

這個國家的小冊子上也是填滿了這樣的語句。

我一邊走一邊給姐姐讀著：

「真正的有錢人是不會讓人看到有錢的。這個國家的人們討厭花哨的東西，希望過樸素平靜的生活。」

「哦……」

「這個因作為有錢人們能悠閑生活而廣受歡迎的國家，現在也有很多人從外面搬過來。」

「嗯嗯。」

我一邊走一邊凝視著小冊子。

「原來如此。」

「總之冊子上是這麼寫的呢。」說完，姐姐一邊點頭，一邊也拽著我的袖子說道：

「走路不看路很危險哦。」

○

這條街到處都很普通，而且樸素，但也同時讓人覺得充滿了違和感。

在大多數國家都能看到的大街上的小攤在這個國家是不存在的，蔬菜水果等一般會擺在商店裡，麵包也一樣。至於肉串這一類小吃，則根本連銷售的地方都沒有。

因為香味太濃，所以禁止販賣。小冊子上如此寫道。

這個國家似乎對街道的景觀十分注重，因此招牌和門簾之類的都只被保留到了最低限度。

說實話，如果不走近看，就根本無法判斷那是一家店還是民宅嘛。

「這是店麼？」

「不清楚……」

收回前言，走近看也無法判斷。

我和姐姐一起在店鋪（？）的前面聚在一起，迷惑地歪著頭。

這個國家的店鋪（？）鱗次櫛比。

且室內也都漂亮得不能再漂亮，甚至漂亮到了連我們這些單純的旅行者，連那到底是不是店鋪，賣什麼的都搞不明白了的程度。

姐姐她一邊繼續歪著頭問道「到底是什麼店吶——？」一邊煩惱了好一會兒。最終還是在姐姐「嘛進去就能知道了吧？」的提議下，我們還是入店了。

但是，

「這裡到底是賣啥的啊……？」

「搞不明白……」

進去了也搞不懂在賣什麼。

慎謹，卻又不失風趣的店內，飄散著芬芳的氣味，整齊排列的架子上陳列著一件件商品。

而且店的中央不知為何擺放著一臺三角鋼琴。

「呵呵呵……歡迎。來挑選你喜歡的吧。但是，不可以試吃哦。」

然後穿著漂亮禮服的店主正現場演奏著音樂。

店主對進店的我們說道：

「只要給這些孩子們聽好聽的音樂，這些孩子便會變得美味可口哦……」

不知道為什麼沒問卻給我們這麼說明了。

在漂亮的過分的店內，整齊排列的架子上，陳列著的是：蘋果、香蕉、黃瓜、西紅柿、生菜等等，各式各樣的水果和蔬菜。

簡單的說就是果蔬店。

「好貴……」

「賊貴啊……」

我們在架子前沈默了片刻。

因為商品的下面綴滿了像冥幣一樣扯淡的金額。

光蔬菜價格就大概就是市價的五倍左右。但是不可思議的是買的人依然不少。店裡滿是傾聽著三角鋼琴的音色購物大媽。

看來這個國家的人確乎都是有錢人。

但是對像我們這樣的外來人來說這個價是無論如何也拿不出手的。

所以，就直接很普通地離開了。

「為什麼要設成那種開玩笑一樣的價格啊？」

「這個嘛……多半是含演奏費了唄？」

然後我就確信了，這個國家的文化好像相當的獨特。

之後進入的所有的店，都標榜著些奇怪的概念。

因為那些店太過滑稽，搞得我們只好不停地進店又出店，出店又進店，一邊頭疼著，一邊笑到肚子疼地在街上徘徊；以至於覺得，要是他們至少提前在小冊子上也寫上「這裡是個非常奇怪的國家」該多好的程度。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我們和那些怪店的交流的一部分吧。

「我們店的商品都是古董精品。」

奶酪專賣員一邊說著，一邊領我去店裡。

「古董奶酪是什麼玩意兒啊？」

姐姐問他的時候，他一臉得意地說道：

「在精心發酵了之後再次經歷精心發酵的奶酪。」

說實話我沒聽明白是什麼意思。

「那不就爛了嗎？」

「你別直接說出來了啊，艾薇麗婭。」

「你怎麼就還能這麼得意啊店主？」

「艾薇麗婭——」

結果我們什麼也沒買就從奶酪店撤退了，

然後去了肉店——

「請看，這美麗……這寶石般閃耀的光芒……」

據說，在店內燈的照射下，散發著妖艷光芒的肉，是精心培育的最高級家畜身上最稀有的部位。

現在與其說它是肉，不如說是一件藝術品。

「肉、好漂亮……！」

姐姐看著這樣的肉眼睛發亮。就像戀愛中的少女一樣，對肉投以熱情的視線。

「那麼，多少錢？」

店主對我點了點頭，而後停頓了一會兒才回答。

「嗯……寶石般的價格。」

不用說我們立刻從店裡溜了出來。看起來再好看再漂亮，價格也一點都不漂亮呢。

「肉的話以後什麼時候都能吃……」

姐姐嘆息著說道，看來百年之戀也會被那個價格給凍住呢。

然後我們來到了在街上孤零零的化妝品商店。

「請看！本店開發了一種全新的化妝品！」

店中絢爛無比，

女店主邊說邊往鍋窯裡施魔法，鍋裡煙熏繚繞，咕嘟作響。

緊接著，從鍋裡爬出來一個小小的生物。身長大概在食指左右。戴上可愛的帽子，像蝴蝶一樣的翅膀在空中飛舞，這種生物向店內的客人們鞠了一躬。

看起來像是妖精。

妖精在店裡飛來飛去，親吻著客人的臉頰。

「我編出的魔法具有從身體中去除老化和老化物體的效果。怎麼樣？是不是感覺皮膚的年齡變年輕了？」

至於其效果是否真的，看一看那些望著鏡子高興的女顧客的樣子就明白了吧。

妖精也來到我和姐姐身邊，親吻了他們。近看才知道，看來這家化妝品店制作的妖精並不是真正的生物，只是把某種魔法變成妖精的樣子而已。

也就是說妖精的親吻只是演出，實際上只是去除廢物的魔法輕飄飄地在我們之間飛來飛去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過專業演出，使化妝品的金額高得讓人不由得皺起眉頭。所以我和姐姐還是立馬走人吧。

最初在果蔬店就產生了疑問。

為什麼要搞這麼複雜啊？

「與其搞些花裡胡哨的演出變相擡高價格，反過來便宜一點兒客人才會高興吧。」

我在我們住宿客棧裡，坦率地向店主先生提出了疑問。

如果這家店和這個國家的很多店一樣，是一家玩些花裡胡哨的東西的店的話，這種的話即使把我嘴撕開我也說不出口。但既然我現在能清清楚楚地吐出了自己的牢騷，就能讓大家就能夠理解，這裡是家與那種徒勞的工夫無緣的店。

放眼望去都是簡潔的裝修，其實價格也依然不菲。

而且比其他國家的一般客棧要價稍高一些，但至少比這個國家的很多其他客棧都要便宜，可以說是相對溫柔、不傷錢包的客棧。

店主也充滿了與價格一致的溫柔。

「嘛，沒辦法，畢竟這個國家的都人有向貴的東西上聚集的習性。」

店主聳了聳肩說道：



「你也知道這個國家的人都是有錢人吧？」

他這樣問道。

所以我點了點頭。

而後姐姐從我的口袋裡翻出小冊子，回答說：「上面有寫。」

於是店主說道：

「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因為擁有很多錢，所以想追求比普通人更貴的東西。」

比起其他的要貴，就間接說明想要的比其他普通的要更特別。

光是價格特別的這個事實，就能激發了身處特別階級的他們的購買欲吧。

「所以為了制作特別貴的東西，比如說，果蔬店就會花時間精心培育水果和蔬菜，肉店會把貴肉的稀有部位處理好。化妝品店也使用稀有的材料，進行特別的演出。因為，這樣做就會讓人覺得比較特別，不是嗎？」

「然後消費者們就會蜂擁而至嗎？」

店主對我點了點頭。

「貴的東西需要有它相應的它貴的理由。」

據說——

最近特別的花費了心血的，但也就只是使用了特別的素材之類的商品就已經賣不出去了。

「比如模仿妖精形象的化妝品就是個好例子。那家店賣的化妝品質量確實很好，但在添加那種妖精演出之前，根本賣不出去。」

質量再好，要是外表樸素到在誰的記憶裡都留不下的話是沒有意義的啊——店長先生說道。

「無論是金玉其外的還是必需品，人們都會對引人注目的事物尋求相應的理由。」

這一定便是化妝品店使用了模仿妖精形象的化妝品的理由吧。華麗的外觀，作為貴的理由非常容易理解。

話說回來，這種情況，換句話說，對於那些想要騙賣便宜貨的人來說，

「不管裡面有怎樣劣質品，只要外觀夠好，就肯定會出現上當受騙的人。」

也有這樣的看法。

「這樣的商品才能賣出去。」

店主嘆息道。

「最近像這類詐騙行為好像很是猖獗。」

這個國家是人平均收入高的國家。

雖然討厭花哨的東西，希望過樸素安靜的生活。但在這個國家裡只有金玉其外的商品才有價值，真是諷刺。

「可是，事到如今，把國家的內情告訴到這裡旅客沒問題的嗎？」

姐姐一邊支付兩個人的住宿費用，一邊問道。

店主先生用熟練的手法收下錢，把房間的鑰匙溫柔地放到了姐姐的手上。

「嗯，沒關係啊——」

臉上和善地笑著。

然後說道：

「東西的便宜也是有它相應它便宜的理由的。」

第四章 退魔師與惡魔

——啊啊……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拜托了……！還請您……請您救救那個孩子……！

村裡的大人們緊緊地抱住了一個男人。

身著死板的黑衣，大義凜然地站在那裡的他名為貝利克。體格顯瘦，年齡二十幾歲左右。

作為年輕退魔師的他，對村民們溫柔地微笑著。

「交給我吧。」

我一定會把她救出來的。

——他如此說道。

能拯救眼前可憐的少女的別無他人。

「啊……唔……」

被椅子束縛住的少女，將失去光芒的空虛的眼睛朝向了貝利克。她發出的聲音不成言語，偶爾從嘴裡露出來的也就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聲。

就如少女的意識並不在此處般，

被惡魔給附體了似的。

「嗚嗚……唔……」

少女瞪向貝利克。

是不是察覺到眼前的青年是為了擊退自己而來到村子裡的退魔師呢？
那雙眼睛裡寄宿著類似憤怒和憎恨的壓迫感。

「……」

青年感到恐懼爬上了他的脊梁。

據說每年春天，這個村子裡都會有惡魔出沒。

於四年前左右，

也是在如今這樣的春天，傳來了有村裡的少女被惡魔附身的消息。貝利克的前輩退魔師進行了第一次訪問。從那以後，每年到了這個時期，村裡的少男少女中總會有幾個會被惡魔附身，前輩退魔師每年都會來村子裡消除惡魔。

今年是由亨利來擔任這個職務的。

「……」

關於每年出沒在這個村子裡的惡魔，前輩退魔師給了我一個建議。

——這個村子裡的惡魔和其他地方的不同，小心點。

貝利克還記得，每年從村裡回來的前輩退魔師都是滿身瘡痕。

所以他俯視著眼前的少女，

「這，這是何等邪惡的眼神……！」

寒氣爬上了他的脊梁。

她瞪著青年，比他曾經對峙過的任何惡魔都充滿了邪氣，仿佛劍豪一般。宛如在被惡魔附身之前就在心底飼養著惡魔一樣。

即使只是一瞬也不能放鬆警惕。

「她叫什麼名字？」

貝利克問村裡人。

村裡的人們在他周圍嘆息著，相視沈默著。然後憐憫地看著被椅子束縛著的少女。

美麗的灰色頭髮。琉璃色瞳的少女。還是一如既往地在椅子上呻吟著「啊」、「鳴」，仰視著男人的她，穿著荷葉裙的連衣裙。只要閉上嘴就顯得相當文雅，美麗的如人偶一般。

但是因為被惡魔附身所糟蹋，所以漂亮的臉和與春相配的時尚衣裝都被白費了。

「啊啊啊……唔——」

話說回來，那麼可愛的她到底是誰呢？

村民中的一個人回答了貝利克。

「叫伊蕾娜。」

「伊蕾娜嗎？原來如此。」

那麼，那個伊蕾娜到底是誰呢？

不用說。

沒錯，就是我。

○

我那天訪問了某個山間的小村莊。

由於這一帶幾乎沒有強盜出沒，村子裡充滿了和平的氣氛。

那兒沒有將外面和村莊隔開的柵欄；只有穿過樹木茂密的道路，才能看到這在我面前展開的，聚集在美麗綠色中的木制民房。往上一看，只見被白雪覆蓋的雄偉山巒連接在一起。

深呼吸，令人心情舒暢的春天的氣息就會充滿胸口。

那是與晴朗的天氣一起向遠方延展的，美麗景色。

「真是漂亮啊……」

據傳聞，我今天到訪的這個村子，雖然只是村子，但每年都會有很多的遊客來訪。特別是初春這個時期，據說非常熱門。

嘛，景色如此美麗，不得不說是令人信服。

我被自然的豐富美麗迷住了，就在來到村子門口的地方下了掃帚，開始走了起來。

在雜草叢生的最低限度的鋪修道路上排列著的，十分簡樸的民房。這個村子裡幾乎都是這種一層樓的小房。

這種簡樸的民居，在路過的時候稍微朝著窗戶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居民生活的情景。

「……？」

但是，很不可思議的是。

街上排列的民房裡都沒有人。

不僅如此，街上也沒有人。我覺得應該並不是沒有人住——

是不是出去了什麼地方？全村人一起？

我一邊凝視著街道的各個角落，一邊眺望著窗戶，一邊走著。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可能有點可疑，但畢竟並不存在會把我當成可疑人員的旁觀者，所以多少有些失禮也無所謂吧。

既然到了村子，我就想先找個旅店。可是想找人問問但也沒有人，所以很是困擾。

那麼在那之後大概過了幾分鐘左右吧。

「哦呀？」

我停下腳步。

那裡是一座像是依偎在了，結著好多紅色果實的一棵樹上一樣的，古老的民居。

從窗戶往裡望了一眼，就能看到大人們在用嚴肅的表情交談著什麼。

看來村民們都聚集在這裡了。

「……」

然後在我不怎麼禮貌的偷窺開始沒幾秒後，

正好在窗戶對面縮著肩膀為難的男子，突然把頭轉向了這邊。

「……」

也就是說偷窺完全暴露了。

男子剛和我對視就匆匆忙忙地從窗戶消失，緊接著那個男性就從後門氣喘籲籲地，伴隨著這樣的臺詞出現了。

「您莫非是旅人？」

「誒，啊，嗯……我是。」

然後雖然準備打算繼續問道「請問旅館在哪兒？」，關於村民們聚集在民房的理由，原本預定不會特別去主動觸碰提及的。

但是男性的那方，開口更快。

「好的，那你來一下！快快！」

而且還十分強硬。

看起來氣氛可不一般啊。

「在這個家裡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嗎？」當然，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這很可能處於一種即使是外人也無所謂什麼都想借助的狀況下。

「啊……」

雖然不太清楚情況，但我還是像這樣腦子裡盤算著揣測著，在男性的邀請下，進入了那個民宅。

對那前面是就地獄這件事一無所知。

○

民家裡聚集了眾多的大人，圍繞著一個少女。

村子裡的人說，少女是這個家的女兒，是一個總是很開朗，很有精神，很溫柔的少女。

「嗚嗚嗚嗚……啊啊啊啊啊……！」

據說這個被捆綁在椅子上，互相對視時會一邊呻吟一邊揮舞著長長的金色頭髮的，平時是個非常好的孩子。

這家的父母手拉手，悲傷地說。

「那個孩子是一個總是吃飯不剩的好孩子……」

「哇啊啊……」

據說把村裡的人送的水果吧嗒吧嗒地灑出來的這個姑娘是個總是吃飯不剩的好孩子。

「對村裡的老人也很溫柔……」

「呸！」

對父母背後的老人噴唾沫的女兒據說對村裡的老人也很溫柔。

「但是今天早上開始就有點奇怪——」

「哇！」

姑娘瞪著所有靠近的人。

「原來如此。」

作為反抗期來說也挺激進的。

我應付著點了點頭。由於一連串的騷動，慌慌張張的村裡的人們好像都順勢聚集到了這裡。

但是不管聚集了多少人，他們都沒有法讓突然人格變了似的開始失控的女兒鎮定下來，結果只能把她綁在椅子上。

就在這個時候，旅人魔女正從窗外窺探裡面，所以才把決定她招進來的吧。

「能不能想想辦法？」

這家的主人就像是祈禱般地問著我。

「就算你這麼說……」

我俯視少女。嗚——嗚——地搖著頭的她，和我視線一對上就「呸！」對著我的臉噴了口唾沫。

「哎呀——」

我極限閃避。

「絕對不會錯，這是惡魔幹的……」

一個長得很像村長的老人用一副已然熟知的口吻說道。真的很有威嚴。雖然沾上了口水就是了。好像是由於我剛才避開的原因所以中了獎。對不起啊。

「……以前也有過這樣的事情嗎？」

斷言是惡魔幹的，所以有什麼根據吧。

「嗯。」

村長擦掉了自己額頭上的唾沫。

「我們村每年到了這個時期惡魔都會附在村民的身上。去年、前年和更久之前，都有被惡魔附身的村民鬧過。」

「嗯。」

「所以我們村也通過每年都會有被惡魔附身的村民的出現，察覺春天的到來……」

「啊，是嗎……」

村民們也不想因為這樣的事情感受春天吧。

「為什麼……！」

這家的主人感嘆道。

然而，並不是說只要嘆息和悲傷附身在女兒身上的惡魔就消失了。依舊搖著頭的姑娘，空虛的眼瞳四處徘徊。

順便說一下，據說現在的她一有接近的人或眼神對上的人就會立刻噴出唾沫。包括我在內。

「……」

然後現在我和她目光交匯。

「呸！」的就噴了出來。

我避開了。

「……」

村長默默地擦了擦額頭上的唾沫。

「總之我們很為難啊……」

「是啊……」

明明是遊客很多的時期卻陷入這樣的事態，這個村子的今後會很危險吧。我不希望這個被美麗景色包圍的村子變得與人漸行漸遠。

「呸！」

「哎呀——」

他們也不想讓這成為一個被傳言成對遊客滿不在乎地吐唾沫的村子。

那麼，

「可以的話，我來解決吧？」

作為一個旅人，作為一個魔女，我提出了這個建議。

「把她複原就可以了吧。」

我覺得不難，我如此說到。

「真的嗎……！」

這是一個求之不得的提案吧。

以這家的主人為首，村裡的人都很是吵鬧。

而且村長也瞪直了眼睛，

「那可幫了大忙了……！有什麼我能做的麼？」

「可以嗎？」

我凝視著村長的額頭說道。

「我建議您先把口水擦掉。」

○

惡魔也有各種各樣的種類，並不是都一個味兒的。至今為止我也有遭遇過被稱為惡魔的存在，其中也有附身於人身的惡魔。

一般來說，以驅除附身的麻煩惡魔為生業的人被稱為退魔師。

雖然我對退魔師這個職業並不怎麼熟悉，但是在他們和附身於被害者的惡魔對峙的時候，大致會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首先站在被椅子束縛著的受害者面前，「從這個人的身體裡滾出來！」這樣直接開罵。然後煩躁的惡魔使用被害者的身體對退魔師罵回去，兩人的戰鬥就這樣拉開了帷幕。順便一提，這是回合制。「快滾出去！」如果退魔師這樣罵的話，惡魔就會噴出唾沫說「煩死了，宰你了哦」；那個關係就像是要求拆遷的業者和固守的釘子戶居民一樣呢。

察覺到光靠語言是無法解決問題的退魔師會開始對惡魔進行騷擾。如果即使拜托搬家也不出去的話，讓對方覺得那裡是讓人不舒服的地方就好了。

退魔師千方百計地驅趕惡魔。

比如潑水，或是盡情地扇臉、沒完沒了地說些廢話等。

總之，像這樣簡單地執行著惹人厭的事情，威脅說「不出去的話，就永遠繼續這個騷擾哦」的話，惡魔一般都會出去。以前見過的退魔師有跟我介紹過驅魔的手法。

當然我也沒見過驅魔的現場。所以不知道實物是怎樣的，以及其他地方有沒有什麼別的道道。

那麼，在複習了退魔師的工作手法之後，讓我們看看我在做給眼前的少女的事情吧。

「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

少女在喝水。

一個勁地喝水。

「好孩子，好孩子。來再來一瓶把。」

一邊把瓶子塞進少女口中，一邊咕嘟咕嘟地持續灌水。我把少女的頭抵在腿上，一邊撫摸著頭髮一邊「好孩子，好孩子」地撫摸著頭髮。

村長看到這樣的情景，

「魔女大人，這到底是……」

以相當的威嚴的臉困惑著。

「灌她喝水啊。」

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樣。

「這好像不是我們所知道的退魔方法……」

「去年是怎麼做的？」

「在時間允許的範圍內，不停地罵惡魔……」

啊，是一般的退魔方法呢。

「對這孩子來說，比起那種普通的退魔方法，這種更有效。」

「諛諛……」

村長怕了。

「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

在我和村長對話的時候也一個勁地持續喝水的少女。

當大號的瓶子即將告罄的時候。

「啊……我到底在幹什麼……！」

少女恢復了理智。突然睜開眼睛的她，身上已經沒有先前那種劍拔弩張的氣氛。

村民們驚訝地低著頭呻吟著，她困惑地環顧四周，既沒有吐口水，也沒有瞪誰。

村長剛說明情況，她就睜圓了眼睛。

「呃……？惡魔……？我被惡魔附身了……？」

因為對剛才的行動是沒有自覺的吧。不過女孩子還是一味地困惑著。

不管怎麼說，

「好像解決了呢。」

我的心中充滿了完成一項工作的成就感。

「您到底使用了什麼魔法呢，魔女大人。」

村長難以掩飾困惑。和去年和前年相比，解決方法簡直太過簡單了。說起來也是當然的。

我靠在窗戶邊上，望著外面說道。

「畢竟，那個孩子並不是被惡魔附身的。」

院子裡種著好幾棵紅果實的樹。

作為一個旅人，如果走過了各種各樣的國家，就會知道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可思議的東西，而庭院裡的樹也是其中之一。

「聽說在別的國家那棵樹被稱為惡魔樹。」

據說，春天的時候樹上結的紅色果實非常甜而好吃，但是不知什麼原因其中只有一個是摻了毒的果實。

有毒的果實外觀和其他水果完全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吃了就會讓人只能說「啊」、「唔——」之類的話，而且對接近的人都會吐口水。

一邊用甘甜美味的果實誘惑人，一邊這棵惡魔樹為之混入了危險的果實。

是正正經經的惡魔甜蜜陷阱啊。

「看到庭院裡有那棵樹的時候，我想大概就能猜出是這個原因了吧。」

吃到了有毒的果實的話，喝個一肚子水就可以中和了，只要能把身體裡的毒素變薄的話。

順便說一下，即使放著不管，毒素也會自行從身體裡排出，然後恢復原狀。

退魔師的對峙時間極長，不斷地被罵的受害者理所當然地會恢復理智。

「那麼惡魔並不存在嗎……？」

「是的。」

當然如果有把庭院裡的樹稱為惡魔的風俗的話就另當別論了。

「竟然……！」

村長跪了下來。

「嘛，惡魔的真面目什麼的往往不過如此哦。」

就像是亡靈的真面目其實是枯槁的水晶蘭一樣，盲信會使事物變得複雜。

在這個村子裡，這種臆想蔓延的結果，使得單純的食物中毒被誤認為是惡魔，不僅浪費了多余的勞力，而且還將被害者的康復時間退後了吧。

「怎麼說呢……」

知道了這幾年一直深信不疑的事件真相，村長先生被受打擊。

「都已經安排了退魔師……」

啊，備受打擊是因為這方面問題啊？

話說安排得也太快了。

「這樣下去的話就要被收違約金了……」

您煩惱的這問題的骯髒的金錢味也太重了吧。

我驚訝地皺起了眉頭。但是不僅如此我感覺到從這話開始村子裡的人們之間的氣氛也漸漸向奇怪的方向傾斜了。

他們一邊俯視著恢復了健康的少女，一邊交談著。

「這可怎麼辦啊……」「糟了……」「怎麼辦……」「我們家已經做了挺多準備了啊……」「我家也……」

不知為何，不妙的气氛開始浮在了周圍。

怎麼回事搞得就跟是我做了不好的事情似的。

「魔女大人，那個……」

少女的父親很抱歉似地問我道。

「那個，實際上女兒又被惡魔附身了之類的，您看行嗎……？」

什麼意思……？

「不，我覺得不行……」

「那麼退魔師……」

「也不需要吧……」

奇怪的氣氛增加持續走高了。

「誒！那帥哥退魔師也不會來幫我驅魔嗎？不要啊！」

甚至連剛剛復活的女兒，也在參加了大人們的談話後，誇張地困擾著。

雖然我是一臉的不明所以，但是總覺得有種很討厭的預感。

「魔女殿下——」

村長對困惑的我表示真的十分抱歉。

「其實，我們村有把退魔師驅除惡魔作為活動來處理的一面……」

「誒——」

據說，

在缺乏娛樂性的這個村子裡，就連由退魔師來驅邪都很少見。最近已經變成了每年的慣例活動了。因此，被惡魔附身的少女一出現就從別的國家委托去退魔師。

「順便說一下，今年擔任退魔師的是個帥哥，村裡的姑娘們也很期待。被惡魔附身的孩子會帶來幸運什麼的。」

「嗯……」

那樣的事……事到如今再說也……我也很為難啊……

「而且最近這個驅魔活動也成為了村子的收入來源……」

「也就是說春天的時候遊客很多事是因為……」

「為了看驅魔。」

「真的假的……」

不經意間發現了能讓我語言混亂的沖擊性事實。

也就是說，委托退魔師對這個村子來說有很大的意義。理所當然的，這也並不是該被路過的魔女解決的問題。

「沒想到真給解決了……」「這下可怎麼辦……我家已經為驅魔活動做了各種準備了……」「難辦了啊……」

所以村裡的大人們抱著頭。

他們本來只是想著把被惡魔附身的孩子秀給早來的旅客看看，沒想到給搞定了。

「魔女大人——」

村長問我道。

「什麼事？」

「不能用魔法讓孩子再次看起來像是被惡魔附身嗎？」

「你才是惡魔吧？」

「但是這次的活動真的花了很多錢……」

頭痛了，怎麼辦啊，這樣的氣氛開始蔓延。同時，搞得是像我不對一樣的氣氛也在持續蔓延中。

大體上一旦開始有這種氛圍的話，什麼都沒想的人就會開始出些意義不明的點子出來。

「對啊！那就讓魔女大人裝成被惡魔附身的樣子就好了！」

你看，這種提議都能滿不在乎地說出來。就在剛才還在對所有接近她的人都吐出了唾沫的那名少女，用那雙閃著星星的眼睛提出了莫名其妙的建議。

而且，一般情況下，只要有一個人這樣想並說出來了的話，剩下的人就會像雪崩一樣一個接一個地來贊同這類莫名其妙的想法。

「哦……！」「原來如此，還有這手啊！」「被惡魔附身的魔女……有點兒帥啊……」「這個的話估計會有相當多的觀客！」「不，絕對少不了的！」

就像這樣。

哎呀，真是糟糕呢。

「啊，那啥，不幹哦？我不同意哦？」

堅決拒絕，麻煩的事我絕對要拒絕。不是雖說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的原因造成的麻煩，但是不想幹的就是不幹。

「但是魔女小姐，你看？這次的退魔師是這個人哦！很帥吧？」

少女一個勁地逼著我。

她手裡有一張照片。

「這和對方是誰都沒有關——」

系什麼的。當我並沒有特別感興趣地把視線投到照片上之後，我就停下了嘴。

原來如此，確實是個一個五官端正的退魔師。嘛，就這點兒姿——

「對吧？是帥哥吧？」

「……確實。」

我輕輕點了下頭。

不，我並不是很感興趣。

「而且如果魔女小姐能裝成被惡魔附身的樣子的話，我就會作為助手來輔助你的！」

「要怎麼輔助？」

「和驅魔師愉快地聊天。」

「只是你自己想和驅魔師接近而已吧。」

「沒那回事。」

「是嗎？」

「只是村裡沒有帥哥，十分饑渴而已。」

「非常忠實於欲望呢。」

「方便的話的話我還想要個聯系方式。」

「真的很忠實於欲望呢。」

「然後最後打算讓他再給我介紹一個城裡的帥哥。」

「退魔師原來是工具人的嗎？」

「男朋友的話，最好是高個子高收入高學歷只對我溫柔的帥哥……」

「聽起來你就跟惡魔一樣呢。」

難不成是真的被惡魔附身了？

「那個，魔女大人，我忘記說了——」

村長插進了我和少女之間的談話。

「在我們村裡，有著被惡魔附身反而是種幸運的傳說。」

「反而幸運？」

也就是說？

「被惡魔附身本身是不幸的事情，但也有驅除惡魔的補救措施，綜合來看反而是幸運的一方。」

「……哈？」

這麼說來，我在工作中也有過占蔔的時候，結果太差的話，作為補救措施推銷轉運道具，和那個是一個意思的嗎？

「對這個村子來說，退魔師驅除惡魔是一筆相當大的收入來源，所以對於被惡魔附身的人也會支付一定的報酬。」

「謝禮麼？」

原來如此，你想用錢收買我嗎？

手段挺骯髒的啊？但再怎麼說我也只是個旅人，只是來這個村子觀光的。就算是為了錢，也不要做那種多管閑事的事比較好。

「多少錢？」

不過，作為參考來聽聽也不失為一種樂趣。

嘛，我不想接受就是了？我也是打算拒絕的哦？只是好奇心驅使著我想看看他們能準備多少錢。

然後村長塞給了我張紙條。

「大概就這些吧——」

吼，吼，我看看我看看。

「OK了。」

回過神來，我已經和村長緊緊地握手了。

恐怕即使退魔師來了，也無法驅散我內心深處所飼養的，名為貪財鬼的骯髒惡魔吧。

「那麼退魔師預計什麼時候來？」

我問道。

村民們面面相覷，不知從哪裡傳來了「大概明天傍晚會來」的回信。

也就是說，緩期大概是一天半左右吧。

「那麼請讓我自由行動到明天中午。為了讓自己裝成能讓退魔師驅除惡魔的樣子，需要有相應的準備。」

村長點點頭。

「那麼，有什麼我們能做的麼？」

能做的？

「有，那麼能為我介紹一下這個村子的美食店和客棧嗎？」

「那是為了驅除惡魔所必要的麼？」

不，不——

「我只是想好好享受一下。」

我原本就是來這個村子觀光的。

享受一下自由也不錯不是嗎？

○

然後迎來了第二天。

「啊……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這樣……！」

「——拜托了……！還請您……請救救那個孩子……！」

村裡的人們的炙熱表演熠熠生輝。在被椅子束縛著的我面前，他們把退魔師青年的大腿緊緊抱住。

他的名字是貝利克，髮色為黑，穿著一身死板的黑衣。體格顯瘦，年齡在25歲左右。

剛到村子裡，他就被帶到這裡來，處變不驚，微笑著，非常沈著地對村裡的人。

「交給我吧。」

我一定會把她救出來。

只有他能拯救眼前可憐的少女（大噓）。

「啊……唔……」

果然穿著魔女的服裝的話會被退魔師抱有疑問。穿著便服，被村裡的女性們綁在椅子上的我，失去了自由，只會說「啊」「嗯」。

嘛，都是魔女了，表演被惡魔附身什麼的還是很從容的。

「嗚嗚……唔……」

吃了院子裡的紅色果實的人應該變成了對所有接近的人都會吐口水的人，所以到去年為止的惡魔恐怕都是對退魔師吐唾沫的吧，但是我不

想做那種丟人的事。還是對著生人。

所以就停留在了瞪著退魔師看的程度。

「……」

但是光是瞪著看效果也很大。

退魔師先生向後退，然後，

「這，這是何等邪惡的眼神……！」

……

似乎說了非常失禮的話。

然後他問了村民我的名字，對我破口大罵。也就是說這一帶的一般退魔師所進行的驅魔是一樣是用語言進行的攻擊。

和往年一樣，驅魔儀式開始了。

「你這、骯髒的惡魔！」

出自退魔師的謾罵。

「唔——」

我先回了一句。

「從她身上滾出去！你這個惡魔！」

「啊！」

「哈哈！怎麼？害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嗎？」

「唔～」

「你倒是講兩句啊？」

「啊！」

「呃……怎麼回事……！根本沒有手感……！」

演技會不會暴露呢，我只是冒著冷汗反複附和著。

「果然用普通的做法沒有效果……沒辦法了……！」

話來，和眾多惡魔對峙的退魔師，為了和惡魔戰鬥，平時就隨身攜帶著各種各樣的道具。



退魔師貝利克暫時離開我一會兒，轉身就拿著一個大包回來了。

看來退魔師的秘密武器皆被收入其中。

「惡魔啊，看到這個了嗎？」

貝利克從包裡拿出了瓶子。貼著優雅而昂貴標籤的瓶子裡是他工作的組織制作的特殊水。據說只要潑到附身於惡魔的人身上，就會讓他們感到非常不快。

我偷偷地向村裡的少女送去眼色。那只是因為想和帥哥親近並介紹別的帥哥等充滿私心和貪欲的理由而成為我的助手那名少女，立刻鉅入我們之間，向退魔師先生撲哧哧地耳語著。

「啊？淋濕是NG的？是嗎……」

我不想把衣服弄濕，所以請用別的方法。

「那麼這個怎麼樣！」

隨著高喊從包裡拿出來的是節鐵棒。據說這是「一種將被惡魔附身者的身體進行叮叮當當地敲擊，從而給惡魔帶來痛苦並將其趕出身體的道具。」

所以我立即再次給村子裡的少女送去了眼色。

「啊？痛也NG？是嗎……」

請用別的方法。

「那麼，用特殊氣味怎麼樣？」

這種有些獨特的氣味是最適合讓惡魔感到不快的道具。但是作為雙刃劍，對普通人也同樣會帶來不快感。而我則是普通人，所以理所當然地會向村裡的少女送去眼神，

「啊？臭味也是NG的嗎……？」

我還是想拜托你用別的方法。

「那個，我倒想問一下，到底要怎樣不NG……？」

再怎麼說被拒絕了三次，變得稍微有點警戒的退魔師。

「順便問一下，什麼其他還有什麼？」

村子裡的少女極其冰冷地問到。

到昨天為止對人吐口水的態度已然消失。順便同時「可以和帥哥聊天！太好了！」等高興的態度也無影無蹤了。也許是為了迎合周圍的氣氛，正努力營造著極其嚴肅的氛圍也說不定。

「呃……」

雖然很困惑，退魔師貝利克依舊匆匆忙忙地翻著包包。

「那就只剩念經了……」

「原來如此。」

少女瞥了我一眼。

「怎麼樣？」

「嗯……」

我搖了搖頭。

「好像不行。」

「誒……」

「謾罵Only, Please。」

「誒誒……」

退魔師困惑不已。

光是被椅子束縛著坐著就已經很痛苦了，如果再做些奇怪的事情的話，我的壓力值會被飆升到極限的。最好盡可能溫和地解決。

「那就謾罵Only吧……」

青年退魔師貝利克雖然一頭霧水但還是站了起來，再次和我對峙。

他走近我，直到伸手就能觸碰到的距離，

「你這個魔鬼！」

他如此罵道。

「啊——」

雖然感覺多少有點吵。我依舊面無表情，應付著不成句的臺詞。

我對他的演技會不會敗露冒著冷汗，一味不停地附和著。

那麼，

話說回來。

謾罵Only實在是太容易讓語言力見底了。有可能會被周圍的村民和遊客懷疑。

所以，

「用詞過激一點兒也沒問題哦。」

我用著不會被其他任何人發現的小音量跟他說道。

「真的？明白了。」

他小聲點了點頭。

我對他的演技會不會敗露冒著冷汗，一味不停地附和著。

○

數周前。

「啊，不安……實在是不安啊……」

在某個國家的街頭，

穿著黑色衣服的他，一邊抱著大大的行李箱，一邊望著腳下搖搖晃晃地走著。

「我可怎麼辦啊……」

就好像是被惡魔附身了一樣，青年的腳步毫無底氣，偶爾流露出的嘆息就像是靈魂從口中漏出一樣深刻而沈重。

呀嘞呀嘞……

「您好像很為難啊。」

哎呀，一位魔女妨礙了他的步伐。

「……是誰？」

沒有底氣的眼睛向這邊窺視著。

我故意地咳嗽一聲，一邊說道：

「我是路過的占蔔師。」

於是乎，

我在旅行的途中，偶爾也有靠進行正經的占蔔生意來賺錢的日子。

「可以的話，我來幫你占蔔一下你的運勢如何？」

和作為退魔師的他相遇，正是我難得認真地經營占蔔業的時候。

「那麼，您要蔔些什麼呢？」

在路邊做的臨時桌子旁，兩人面對面開始了詢問。

雖然很沮喪，但他還是跟我說了。

「……其實我的工作是在做退魔師的……這次好像不得不去一個特別糟的地方工作了……」

「吼，吼……」

說來，從前幾年開始那附近的村子裡每年都會有非常麻煩的惡魔出沒，今年恐怕也會在不久的將來收到村子的邀請。

而今年則是他被承擔了去村裡的任務。

「到去年為止都是我的前輩……時機不好，前輩現在不在崗，而是休育兒假中……」

「原來如此。」

看來是個福利充實的好組織呢。

「所以今年由我來負責……關於那個村子，我只聽到過壞消息——」

聽他前輩說，在村子裡出沒的惡魔，不管用什麼樣的語言，無論用什麼強硬的手法，一句話都不會講。

「只會說『啊』『唔』之類的。」

據說到去年為止負責的前輩退魔師每次去那村子都會滿身黏稠地回來，正因為看到了那樣的情況，所以他在去之前就變得非常緊張。

真是頭疼啊。

「謝禮好像會給出難以置信的數額……同時好像會累的不行……」

總之就是不想去村裡。

「說實話，如果能拿到錢，然後適當地做做工作就能回去的話，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是麼，這也太過真實了。」

「每天和惡魔做對手的話，心就會變得很脆弱……」

呵呵，退魔師無力地笑著。

「那麼您要占蔔什麼呢？」

我歪著頭。

「是啊……能不能先看看下下周左右的運勢……？」

「原來如此。」

明白了老鐵。我點了點頭，然後翻了幾張卡。也就是卡片占蔔。

「嗯。」

結果比較簡單。

「兩周後你的運氣真的很糟糕，不可救藥級的糟糕。」

「很糟糕啊……」

退魔師的臉上浮現出仿佛世界末日一般的表情。

「那就沒辦法了……如果那個村子來了委托，我就逃……」

「啊？逃跑沒關係的嗎？」

「哈哈！怎麼可能沒關係！」

「……」

「就算這樣，也許也比去那兒幹工作要強！」

青年人已經有一半看開了。

太可憐了……

「那啥……啊，請不要那麼沮喪。如果運氣太差的話，我這邊也有準備了補救措施哦。」

「補救措施……？」

「是的。」

「那麼，請先采取不去村裡也能得到謝禮的補救措施。」

「沒有那種方便的補救措施。」

「那還有什麼樣的東西呢？」

「是轉運道具。」

「轉運道具嗎……」

退魔師有點失望。

「嘛，讓我們來看看能緩和兩周後不幸的轉運道具是什麼吧。只要持有那個，恐怕就不會遭遇不幸了——」

然後我再翻了一次卡。

結果——

「轉運道具是惡魔。」

「惡魔嗎？」

「說是隨身攜帶惡魔的話就不會變得不幸。」

「也就是說？」

「……」

也就是說，

惡魔不在身邊的話會變成不幸。

「從工作那裡逃開的話，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嗎……」

以上。

從現在開始算正好是兩周前的事。不過我的占蔔也還算對。

——但是魔女小姐，你看？這次的退魔師是這個人！很帥吧？

村裡少女滿心期待著退魔師，手裡有一張照片。

那裡個五官端正的退魔師，讓我非常吃驚。

他就是接受了我占蔔的退魔師先生。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可就簡單了。

我來這個村子第二天傍晚的時候，

「啊，不安……實在是不安……」

有一個青年獨自走在通往山間小村莊的路上。穿著黑衣的他，正抱著箱大行李，邁著沈重的步伐向村子走去。

哎呀哎呀。

「您好像很為難啊——」

在充滿不安的他身邊，一位女性從樹蔭下突然現身。

「……！你……！」

青年驚愕地瞪圓了眼睛。

在那裡有一位，灰色的直長髮，穿著黑色的長袍帶著三角帽子的魔女。

那到底是誰呢？

她調皮地笑著向他打了聲招呼。

「你好，我是惡魔。」

○

也就是說，

我抓住了好不容易才到達村子之前的貝利克先生，把事情都詳細地說明了之後，讓他來演一場。

「那也就是說拿了錢適當地工作一下就能回去嗎……？」

他爽快地答應了。

首先，因為驅魔在村子裡被當作一大活動來對待，所以貝利克一直到那天晚上都在罵我，然後我還是繼續「啊」「唔」的應付著。

「再說你到底怎麼回事！堂堂惡魔卻非要往那種貧瘠的身體裡進！難道是你還是個LOLI控——」

「哈？」

「非常抱歉。」

雖然有時會脫線，但貝利克的驅魔儀式，在總體上看來很成功的。於是儀式在氣氛十分熱烈的情況下結束了。

而我的身體也完全恢復了原狀。

嘛，本來我就沒有被惡魔附體過就是了。

「哎呀，謝謝您，魔女大人……」

等一切都結束了，村長匆匆忙忙地來到我身邊，交給了我謝禮。

「真是好演技啊，您騙的退魔師大人一楞一楞的呢。」

「嘛，對我來說小菜一碟啦。」

呵呵，非常輕鬆就能把錢搞到懷裡的骯髒的魔女是誰呢？沒錯，就是我。

雖然不記得曾向惡魔出賣過靈魂，但可能是被愛財鬼附身了吧。

不管怎麼說，我的身體表面上也恢復了原狀，完成任務的貝利克馬上開始準備回去。他是那種收到謝禮立刻就會回去的退魔師。

「哎呀，要走了嗎？」

村長搖搖晃晃地從我這邊向退魔師先生走去。

「如果可以的話，請住幾晚。多虧了退魔師大人，我們村得救了啊！」

主要在收益方面。

「不，我沒做什麼了不起的事——」

嘛，確實，這主要也只是和我一起表演而已。

「您可別這麼說。如果沒有退魔師大人的話，今年村子就要完蛋了！」

順便說一下，我對退魔師貝利克先生說得很清楚，當然也知道這個村子最近有用驅除惡魔來賺了一大筆錢。

「明年也請多多關照！退魔師大人！」

「啊，明年是嗎？」

現在已經到了明年也要進行惡魔驅邪的地步，這在村長心中已經是確定事項了。村長先生的眼裡閃耀著這樣一顆不能放棄賺錢的心。

因為只要把吃過果實中毒只會說「啊」的人束縛起來，叫退魔師來驅邪就能吸引遊客前來。對村子來說沒有比這更簡單的賺錢方法了。

但是換言之，對於貝利克來說也是一樣的。只要表演就可以了，表演可以得到大量謝禮。

因此，

「聽起來還不錯……」

「挺棒的是吧，對吧？」

他們一邊平靜地交談著，同時也不由得讓人覺得村長和貝利克之間似乎漂浮著一種十分骯髒的氣息。

看著這兩個人的樣子，在驅魔的過程中擔任我助手的少女嘆了一口氣。

「唉……」

很深很深的嘆息。

哎呀哎呀——

「不去問問聯系方式嗎？」

這可是讓帥哥介紹別的帥哥的好機會哦？惡魔的耳語灌入她的腦中。

但是她輕輕搖了搖頭，

「怎麼說呢，感覺人不怎麼樣，算了吧……」

她帶著一副開悟一樣的表情說道：

「明明在照片上看到的時候，感覺挺帥的……」

少女開始回味過去。

是因為期望過高而受到打擊了嗎？

或者，是因為知道長相好看的他也是一個忠實於欲望的人了麼？

不管是哪個如今她也都恢復冷靜了吧。

她看著貝利克的眼神就像隆冬的雪原一樣冰冷。

所以我一邊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嘛……真貨啥的其實也就那樣了。」

就像惡魔的真面目曾經只是個果實一樣。

第五章 三個國家的故事：因為是人推薦的東西

炭之魔女沙耶是代表我的魔女名，魔法統括協會是指我所屬的組織。

我一邊做著旅人，接受來自這個組織的委托獲得報酬，一邊走過了各種各樣的國家。

但是並不是說不論什麼時候都是在做著委托的。

但有時也會休息。

「……」

早上，旅店內，

窗戶敞開，窗簾輕輕地波浪般地搖擺著，伴隨著窗邊花盆裡排列的花香，晨風吹進了房間。

晨風微寒，但是不可思議的不會讓人不快，輕撫著頭髮的風，平靜地喚我醒來。

我慢慢睜開眼，天空還是夜色。

剛從遠處升起的太陽，只把漂浮在空中的雲染成了紅色，熠熠生輝。在早晨的天空中，我將鮮艷的紅色和覆蓋著它的深藍盡收眼底，然後從床上起身。

那一天醒來的越是舒服，就越會讓我覺得那一天應該再休息一天，悠閒地觀光一下。

畢竟倘若迎來了那樣愉快的早晨，那一定能從那之後開始美好的一天。

所以那樣的日子，我決定不工作休息。

「早上好……」

我一邊從床上爬起來，一邊伸展身子。嗯，頭上的呆毛也有一起伸長的跡象，所以我一邊撫摸著自己的頭，一邊從床上下來。

總之，今天就是那麼美好的一天。

○

那天，我所停留的B國（暫定名）有著無論如何都想把其他國家的好東西自己也搞上一份的國民性。上街走一次就能看到各種各樣的風景。

既有東方風格的建築，又有磚造的建築，泥牆與石造並行，鱗次櫛比的房子變化多端。就像是從各種各樣的街道上一小撮一小撮地剪下，將街道的景色貼在一起一般。光是在街道上走都不會膩。由於這許多文化混雜在一起的街道的樣子，這個國家被稱為文化之鍋。

但是，宛如將各個國家的優點剪切粘貼的景色雖然很有趣，但同時也有令人頭疼的地方。

「怎麼辦呢……」

在房間裡過了一會兒之後，我換上便服去了街上。

因為是難得的一天的開始，所以我想早飯吃點兒什麼有意思的，但是因為這個國家從很多別的國家引進了文化，所以可選擇的方案變得實在是多的不行。

而且，這個國家的人們即使在早上也非常有活力。

街上到處都已經理所當然地開了店。有的店排著長長的隊伍，有的店前散亂地聚集一大群人。

看來文化越是繁多，競爭也會越是激烈。

「嗯……」

而讓我一邊皺著眉一邊停下腳步的，卻是某家書店。今天是在年輕女孩之間很有人氣的舞臺演員的寫真集的發售日，女孩子們以如同野鳥

般的氣勢蜂擁到店裡。

比如說這種——

「啊！好帥！」「好棒！」像這樣在店門口打開書就氣絕了的女孩子。

「……」

或是這種無言匆匆離去的。

「這張超好的！」「我懂！」

在店前開始交談的這種。

連買寫真集的女孩子的反應也多種多樣。不愧是釜之國啊！

「……」

對了，

雖然有點唐突，但是我妹妹米娜也在我所屬的魔法統括協會工作。和我一樣是黑髮，但是比我長，而且是非常漂亮的引以為傲的妹妹。

事實上，那個引以為豪的妹妹現在正在這個國家逗留。

順便說一下，我妹妹米娜不擅長排長隊等人太多的場合，對帥氣的男性也完全不感興趣。甚至有時會讓人覺得她討厭男性。

所以即使妹妹米娜在這裡，想必對舞臺演員的寫真集等也不會有絲毫沒有興趣。

「啊……太帥了……！」

因此，在我眼前，一臉幸福感地躺在地上翻滾的黑髮女孩大概應該是和妹妹沒有任何關係的另一個人吧。雖然穿著我明顯見過的便服，長得很像東方人，但這裡可是釜之國。居民可謂是十人十色。

「太帥了！aws1！」她對著虛空叫喊道。

「……」

我俯視著她。

「啊！今天是多麼好的一天……呐……」

她的眼睛捕捉到了我，

「……」

然後沈默了。

令我吃驚的是，她越看越像是妹妹本人。

「……那個，難道是米娜？」

我害怕地問道。

「不是，認錯人了，再見！」

她徑直就站了起來，快步走掉了。

果然是認錯人了。

雖然也遇到過這種奇怪的人，但我還是為了吃早飯而到處找店。

這條街很大，有各種各樣的店。

街上，一股懷念的味道飄來。我像是被釣到似的走了過去，那裡人山人海。

那是一家團子店。

「這就是那個叫團子的吧。味道不錯呢！」「東洋的偉人們所喜愛的味道……感同身受……」「好甜……」

最近，在這個國家很受歡迎的著作書中介紹了丸子。看來受到影響的人不少。盛況空前。

「故鄉的味道……」

順便一提，不知為何妹妹的身影也混在其中。

「幹什麼呢？」

「我不是，認錯人了，再見！」

又跑了。

然後走了一會，這次來到了化妝品店。

今天貌似是全新化妝品的發售日，店裡同樣是人山人海。

「請看！像這樣給鍋注入魔力的話，竟然！就會有妖精小姐飛出來哦！」

輕飄飄地從鍋中出現的小生物，然後在觀眾的間隙中飛來飛去，不斷地親吻著。

傳說中的鄰近A國（暫定名）的名流們，都愛用的妖精的化妝品，雖然價格有點貴，但看來在這個國家也是很受歡迎。

「知道為什麼A國的名流們的皮膚那麼漂亮嗎？是的！就是因為這個妖精能為她們保持肌膚的美麗！」

聚集在店裡的人山人海，到處都是「好厲害！」「我也想要！」「我也是！」的聲音。簡直讓人覺得接吻本身有催眠的效果一般，舉手的手絡繹不絕。

「我也是！」

當然在人山人海中也有我妹妹米娜的身影。她華麗地躲開了妖精的吻，舉起了手。

「幹什麼呢？」

「……！」

米娜一邊用手擊落逼近的妖精一邊回頭看了過來。

「我不是，認錯人了，再見！」

雖說怎麼看都是妹妹米娜本人，但她還是逃了。

然後又在街上走了一會，這次在後街的書店發現了女孩子們的隊伍。

偷偷觀察了一下從店裡出來的女孩子們，發現她們手裡都拿著一本內容非常Deep的書。

好像是販賣相當與眾不同的書的書店。

畢竟是腐國，所以也有那樣奇怪的文化吧——我一邊沈浸在沈思一邊眺望她們。

理所當然地一樣我的妹妹從那家店中出現了。

「啊，米娜——」

而她一手也拿著內容很Deep的書。

具體來說就是一本有年齡限制（R）的書。

「……」

我立馬轉身。

「不是我，認錯人了，再見。」

我的妹妹才不會讀那種下流的書。

「等一下，姐。」

肩膀被抓住了。她用意想不到的力量緊緊地抓住我的肩膀，稍稍用力強行讓我回了頭。「聽我說，你誤會了。」

「……沒關係的，米娜。我不管米娜有什麼興趣，都不會介意的。」

「我不用你寬廣的心去接受。你誤會了，姐姐。」

「沒關係的……米娜是對那種東西感興趣的年紀吧？是不可抗力啊……」

「直視我，姐姐。你誤會了！」

嘭地，米娜把帶著年齡限制的書向我的頭上砸去。

「話說，這種時候請不要和我隨便搭話。」

啊啊真是的，米娜如此說到，漲紅了臉。

「這種時候是啥意思？」

米娜你到底在幹什麼啊米娜？

「你看了不就知道了麼，工作啊。」

「不，我是看了不懂才問的……」

「……我就當是贊美我的演技很完美的話收下了謝謝。」

妹妹繼續說道，

「姐姐大概也幹過吧？暗訪。」

對於我的木訥程度，米娜雖然很吃驚，但還是回答了我。

暗訪，

這是魔法統括協會職員的工作之一。

籠統地說，所謂的暗訪，就是指在街頭巷尾偷偷檢查魔法相關的事件和事故是否發生的業務。當協會的職員正面出現的時候，做壞事的人有可能會藏起來，所以基本上不能穿得像魔法使，當然會把胸針拆下來，也就是需要穿私服吧。為了不暴露自己，突出是旅人的身份，融入那個國家獨有的文化中，一邊裝作享受休息日的樣子，一邊擦亮雙眼是很重要的。

總之妹妹就是正在做那項工作。

「我還以為米娜奇怪的屬性增加了……」

看來我的擔心完全是杞人憂天。

發自內心地對米娜感到抱歉。

「這個國家聚集著各種國家的文化，不定期調查的話會有危險的東西很輕易地就被上市的。所以我也只好積極地去買一些奇怪的東西而已。」

原來如此。

「那剛才買的舞臺演員的寫真集也——」

「沒有興趣。」米娜如此一口斷定道。

「太好了……是平時的米娜呢。」

「姐姐眼中的我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一個形象啊……」

米娜做出了不滿的表情。

但是，畢竟是難得的重逢嘛——

「可以的話我來幫你吧，幫你工作哦？」

我提議道。

但是米娜很乾脆地搖了搖頭。

「不用。有時也需要適當休息哦，姐姐。」

「正好我現在正在休假。」

「是麼。順便說一下，我到現在也一直都在工作哦。」

「有時候休息也是必要的啊，米娜。」

「不用擔心，畢竟是像休假一樣的工作。」

「那我幫來你也沒問題吧？」

一邊說著，我一邊指著馬路的盡頭的一家，隨處可見的餐廳。

這個國家是各種各樣的文化混雜在一起，大鍋一般的國家。

「要不要調查一下這個國家的料理？」

那麼，即使作為暗訪，調查一下美味的料理，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吧。

○

結果米娜接受了我的建議，決定一起去餐廳吃飯。

我被帶到靠窗的座位，在我和米娜面前有水和菜單。服務員禮貌地說道：

「決定點餐後請通知我。」

然後便離開了我們。

我們訪問的那家餐廳雖然是隨處可見的餐廳，但是卻有著各國特色的料理。烤麵包、牛排、油炸食品、薄煎餅，還有令人懷念的故鄉料理等等。菜單非常雜亂，「在鄰國很受歡迎！」在那個舞臺上出現的料理！等等，宣傳詞句也這樣排列著。

倒也不是非常難讀，

「完全理解不了。」

對面的米娜眉間緊皺。

「這個國家總是對別人推薦的東西贊不絕口。雖說是別人推薦的，但也並不是意味著那就能證明那是好東西啊……」

妹妹唾棄地看著菜單。從早上開始就到聚集了很多地方，買了很多受歡迎的商品，好像這搞得她很累。

我點了點頭。

但是說實話，也不是不能理解這個國家的人們的心情。

「但是，別人也在用的東西不是很有魅力嗎？如果是有魅力的人在用那就更不用說了。」

例如，據說在A國（暫定名）有很多擁有在這個國家無法想象的資產的名流們。如果有人說這是那些名流們都買的化妝品的話，我也會很在意，如果那裡買的人還不少的話，也自然會被吸引過去的。

「不管是什麼東西，只要是憧憬的人所擁有的，都會被認為是非常棒的東西。」

我像是在教育她似的對米娜說到，但是她卻是——

「是麼……」

這麼一邊附和道一邊用手指描摹菜單的樣子完全不感興趣。

「喂，米娜，話說回來。」

「嗯。」

「你手好漂亮啊。」

我摸著米娜絲滑的手道。

「……突然怎麼了？」

也許是被嚇到了。米娜戰戰兢兢地縮回了手，用充滿警戒心的眼神望向這邊。

不，我可沒有別的意思。

才不是對親妹妹動情了或是準備出手的意思。

「你看，你剛才不是在化妝品店把妖精小姐拍掉了麼？那個時候妖精碰到了身上，所以手變漂亮了吧？」

畢竟只見過那一次，所以並沒有確鑿的證據，但那恐怕是將魔力變成妖精模樣的仿制品。只要觸碰到就能得到效果東西吧。

「來，對比一下看看。」

我說著，便並排拉起米娜的雙手。

擺在一起看就能明白，觸摸妖精的手明顯變漂亮了。

雖然我不太了解這個國家，但是

「我覺得既然能讓人讓為之狂熱的話，至少就能證明價值肯定不是零就是了。」

只有這一點，我能肯定地說出口。

「……」

米娜雙手被我抓住，沈默了一會兒，面無表情地看著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也許吧——」

「話說姐姐，決定點什麼了嗎？」

她歪著頭說。

「……」

「……決定了嗎？」

「我覺得我剛才說得很有哲理啊。」

我放開雙手，米娜不滿地鼓著臉頰。

「是是。真是感人肺腑的好演講」

然後她撩了一下頭髮。

「怎麼說呢，感覺我的話完全沒有滲透進去。」

「那麼決定點餐了嗎，姐姐？」

「決定了，我要這個。」

指著菜單的我。

店長推薦！——被這樣的標語粉飾的，極為常見的毫無特異的菜品。

「旅伴告訴我，如果菜單上各種各樣東西什麼都有，搞得人不太明白的時候最好選擇最安全的那個。而且據說選安全的那個是最不會後悔的。」

「是麼。」

米娜點了點頭，叫來了服務員。

我指著菜單對不久就出現了的店員說：

「我要一份意大利面！」

「那米娜要什麼？」

那麼說來我沒問過米娜。

「想想看啊——」

她瞥了我一眼，然後說道。

「那就來一份和姐姐一樣的吧。」



第六章 不笑之露其璐

少女的母親是個愛笑的人。

早上好的時候，走好的時候，歡迎回來時候，晚安的時候。對於少女來說，母親總是面帶笑容。總是理所當然地溫柔，就像太陽一樣溫暖。

從沒見過她生氣的樣子。也沒見過她悲傷的表情。少女的媽媽總是充滿著愛。

有一天，少女仰望著那樣溫柔的媽媽，問道：

「媽媽為什麼那麼溫柔呢？」

少女的母親回答說：「那是因為你一直都是好孩子哦。」

「那我要是不做好孩子了的話，媽媽就不是溫柔的媽媽了嗎？」

少女的母親說：「也許吧。」

少女又問道：

「媽媽為什麼總是在笑呢？」

少女的母親回答說：「那是因為總是有很多令我開心的事情啊。」

「那沒有令人開心的事情的話，媽媽就不笑了嗎？」

少女的母親一邊笑著說：「也許吧。」

一邊眺望著遠方。

「說這樣的話可能會讓你覺得難以置信——媽媽以前也有過完全不笑的日子。」

媽媽跪下，和女兒直盯著。

那時還是十歲左右。

正好是你這個年紀——她溫柔地撫摸著泛紅橙色的頭髮，「好癢啊」少女有點害羞地說。

少女是經常笑的孩子。

即使容貌相似，臉上卻洋溢著笑容。媽媽為了這個孩子的笑容什麼都願意為她做。

「我想聽媽媽小時候的故事。」

所以，理所當然地接受那樣小小的願望。

「是啊——那我們聊點往事吧。」

她用笑容回答道。

「那是媽媽還和你差不多大年紀的事。」

這是很久以前，和說謊的人在一起時的事——

○

身為放浪的旅人，對裝扮自己的裝飾品沒什麼興趣。

旅人和路過的風風雨雨一樣，沒有放出能讓人刻意留在記憶裡的存在感的必要，為了讓別人記住而打扮起來也沒什麼意義。高級品更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所佩戴的裝飾品，淨是些例如：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象征的魔女胸針，或者只是單純的剛搞到的東西，或者說是帶有詭異傳說的怪東西一類的。

而且不少。

「嗯嗯……」

在珠寶店內，

我瞪著項鍊瞪得眼睛都快破了，而店主用手揉搓著空氣窺探著問道：

「魔女小姐，怎麼樣？這條項鍊特別好，雖配有藍寶石，但是我們家能出個特價——」

我本身是基本上是不帶高級珠寶的。

但也有例外，

作為放浪旅人的例外。

隨著所在國家的不同，東西的價值也會出現很有趣的變動。比如說在這個國家低價買下，再到其他國家以高價賣出之類的事情也是理所當然的，也就是賺差額。

我目前頭痛的，歸根結底也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今天我到訪的這個國家，和其他國家相比，寶石類的價格似乎稍微低了一些。所以店內的寶石都是被以相對順手的價格擺放著。

但是，即使是價格合理，寶石就是寶石，那個價錢本身就不是那麼簡單就能買的到的。

「這一條項鍊平時1條就要30個金幣，但因為小姐可愛，這裡就算你3條，怎麼樣？」

所以我才頭痛。總覺得太便宜了，有點可疑。

「真的嗎？」哎呀，真頭痛呢，「但是我可愛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啊……」說起來也不需要三條同樣的項鍊……。

「那我給你再加個贈品吧。怎麼樣？」店主為了絕對不讓獵物逃走而咬緊了牙關。消失到店裡後，緊接著又拿了一條項鍊回來了。

那是條相當漂亮的項鍊。

店主說：「搭一條這個，如何？」

「那是多少錢的項鍊？」

「是價格不可計量的好貨。」

「……」

「現在的話能附贈2條哦！心動了沒有？」

「……」雖然是很漂亮，但總覺得是很便宜的東西。「別不是給不出價格的水貨吧？」

「……」

「店主？」

於是店主的眼神飄向了遠方。

故作清爽地看著移開視線，故意咳嗽了一聲。然後，

「魔女小姐，您知道「沒有什麼比免費的東西更值錢」這句話嗎？」

哎呀哎呀——

「那可太貴了，拿不起，我拒絕。」

我揮著手，離開了店。

○

「沒有比免費更貴的東西了」。

這是一句訓誡人的話。一般情況下，免費得到的東西，會使之後的花費增加。結果還是多付了一堆錢。

雖然免費這個詞聽起來甜的很，確實沒有比白嫖更吸引人的東西了，但是既然對方能免費提供出來，就意味著對方能夠得到除了錢以外的其他好處。

而且，一般來說，這些的好處比錢更有價值。

所以沒有比免費更貴的東西。

「嚼～嚼。」

不，但是啊，但是呢，這世上也有免費分發卻只有好處的極好的東西哦。您知道是什麼嗎？

「怎麼樣？小姐。本店的人氣商品。」

「真是太美味了，給我來一個。」

在麵包店的店頭，

我在那裡，一邊大口大口地吃著樣品麵包，一邊爽快地決定購買。真是幸福的時刻啊。總之，既可以免費吃到好吃的麵包，同時還可以買到好吃的麵包。簡直讓我high到不行……

「謝謝！歡迎再來！」

「哼哼哼～下次請準備十種樣品哦～」

我興致勃勃地離開店內，混入人來人往的街道中——就像我來時一樣。

免費獲得了相應的好處也就意味著，同時應該給與對方一些回禮。

「——你會為我們做什麼呢？」

我從麵包店沒出來多久，就聽見了那聲音不知從何處傳來。

「……？」

是某個男性的聲音。雖然不知道是誰在說話，但是在觀察周圍的人的時候，察覺到這是在哪裡發出的。

在街道的一角，人山人海。

從喧鬧的人群的對面，可以聽到清晰的某個男性的聲音。

「從以前開始你就在挑戰我們呢。我也期待著今天會有好的結果。」

到底誰在幹什麼啊？

情況還沒有完全搞清，被「好像很有趣」的氣氛所吸引，我在人群的最外圈跳躍著向裡面觀望。

「……看不見。」

頂多能清楚地看到人的後腦勺。完全不行呢。

那就沒辦法了。結果我還是拿出了掃帚，輕輕地飛舞起來，從人山人海的正上方俯視。

「來，讓我們開心吧！」

在人山人海的中央，有一個穿著上等衣服的紳士和一個彬彬有禮地坐在輪椅上的女孩。

以與這兩人見面的形式，穿著小醜的魔法使揮舞著手杖，揚起煙，讓頭髮燒黑，或者把水倒在自己的頭上，或者單純地揮舞著手杖也不會發生任何事情——有意地曬出他那狼狽的樣子。

據說「小醜」是一種，以展示自己滑稽可笑的姿態，取悅他人為生的職業。

實際上，眼下揮舞魔杖的小醜的樣子，也確實給周圍的人們帶來了歡笑。

張著大嘴笑的人。大白天把小醜當成下酒菜笑的人。一邊把爆米花放在嘴裡一邊笑的人。掩面而笑的人指笑小醜的人。多種多樣。

站在人山人海中心的紳士也指著小醜：「好活兒！」地拍著手笑著。

恐怕在這個場合，一點表情都沒有變的只有那一個人吧。

「……」

紳士的旁邊，

有個坐在輪椅上的女孩。

她大概十歲吧。鮮紅的橙色頭髮延伸到腰部，擁有著藍色的眼睛。穿著華麗的哥特式禮服。

那個樣子，簡直就像洋娃娃一樣。

也可能是因為精心制作的華美服裝讓她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坐在輪椅上的她，雖然很有優雅，但是看起來好像很無聊的樣子，臉上什麼感情也沒有浮現出來。

在周圍充滿笑容的情況下，只有她一個人，別說笑容了，連臉色都一點兒沒變。

那麼這個景象到底是什麼呢？

「那個，打攪一下——」

面對這樣的人山人海，有一個魔法師和我走著同樣的思考回路，飛在人群的頭上。除了我以外還有別的坐在掃帚上的女性魔法師。

所以我開掃帚靠過去，偷偷地問她：

「那個小醜先生在幹什麼啊？」

魔法師把爆米花扔進嘴裡，一邊哼著「嗯～」說到，

「我也不太清楚，你看那邊有紳士對吧？他啊，好像是旅行中的富豪哦。」

「旅行中的富豪？」

什麼玩意啊，那個給人感覺不明不白的設定。

「那兩個人，從一周前開始就在這個國家做著這樣的事哦」魔法師指著的地方，依然有一個不笑的女孩子。「那個孩子的名字叫露其璐，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她都絕對不笑。那位紳士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那孩子笑過一次。」

「嗯嗯。」

「但是紳士好像想看看她笑的樣子。」

她一邊說著，一邊將手指指向紳士身後的招牌——那上面綴成一片的文字。

說是：

「如果能讓不笑的露其璐笑出來的話，我就把我的全部財產轉讓給你！」

如此這般。

我不知道紳士和露其璐之間到底是父女關係，還是陌生人，但是紳士好像很在意她。

也就是說，只是為了逗女孩子笑而在全世界旅行吧。

魔法使再次把爆米花扔進嘴裡，一邊津津有味地吧唧吧唧嚼著一邊說到。

「所以，為了挑戰那兩個人，這個國家的所有藝人都參加了。」

「那就是說，因為可以免費觀摩有趣的節目，所以才有這麼多看客聚集在一起的嗎？」

「嘛，就是這麼回事。」嚼嚼。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那你還有其他問題嗎？」嚼嚼。

「你那個爆米花是在哪兒買的？」

○

不笑女孩，

露其璐小姐。

在那之後，我觀察了一會兒向紳士她們挑戰的搞笑藝人他們，注意到，貌似給紳士表演藝術也不是免費的。

作為有資格能讓不笑的女孩子笑的代價，看來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覺悟。

「那麼沒有下一個挑戰者了吧！每挑戰一次只需一枚金幣！」

但是，結果小醜好像沒有起到他的作用。失落地垂下肩膀掉，混進了人群之中。溫心的聲援暫時性地支撐著他的背影。魔法使說，那個作為小醜的他總是第一次出現在紳士他們面前，然後總是被擊沈，經常被觀眾安慰。

對觀眾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的光景了吧。

「下次我來！」「不，是我！」「接下來是我！」

我一邊啃著爆米花一邊眺望著。觀眾裡的手一個接一個舉起了起來。對於生活在這個國家的藝人來說，沒有比這裡更好的宣傳場所了吧。如果能在不笑的露其璐面前展現自己的演技並讓她笑出來的話，就能一攫千金。即使不笑也會留在這座城市中很多人的記憶裡。很明顯，支付一枚金幣作為代價是足夠的。

不過，在他們當中，根本就不存在有想讓不會笑的女孩子笑出來的純粹之心吧。

但是不管街上的觀眾笑的有多開心，露其璐還是沒有露出笑容。

「……」

不僅如此，她在眼前有表演的時候，總是浮現出那種死人一樣的表情。如果視線不動的話，簡直就像木偶一般。

無論即使這條街上有名的喜劇演員出現在眼前，還是即使是無名的業余少年讓觀眾露出同樣笑容的時候。即使是女孩子試著觸摸露其璐小姐的側腹抓癢的時候。

露其璐也決不會笑。很多人在她面前犧牲了一枚金幣就離開了。

慢慢地，舉起手的數量也減少了。不久，終於誰也不再舉手。

「哎呀，結束了麼。」

像是泄氣了一樣，紳士聳了聳肩膀。

然後紳士繼續說道：

「還是以前訪問過的國家，挑戰者更多一些呢。」

換言之，就是即使面對了這麼多的對手，露其璐也沒笑過吧。看來讓露其璐笑出來，一般的努力是不可能的。

「……嗯嗯？」

但是再進一步意味著，至少光是保底的金幣就有那麼多。

也就是說，如果在這裡能讓露其璐小姐笑出來的話，數不完的錢就會降臨到我身上。這是顯而易見的。這意味著，今後對於錢的問題至少不用再煩惱了。

「嗯嗯……！」我就像在珠寶店那樣，一邊死盯著眼下的露其璐小姐和紳士，一邊思考著。

頭腦中開始計算，

腦內的金錢會議會議準時召開。

「這事兒，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問其他的我。雖然腦子裡並沒有養著別的自己，但是在決定事情的時候，有誰還不會和自己內心的價值觀進行比較研討吧？

比如說，

作為樂觀主義的我，會說「我覺得沒什麼關係」。

「絕對不要這樣做比較好哦簡直就是浪費錢！錢更重要！」以及像這樣斷然拒絕的守財奴的我。

「輕易出手是很危險的。那兩個人，看了不覺得可疑嗎？」或者是能說出這種話的疑慮很深的我。

「嚼～嚼」或者是肚子餓了，對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感到無所謂了的我。

「露其璐小姐好是可愛啊」，或者是喜歡可愛事物的我。

不管怎麼說，事物的決定都源自於各種價值觀的瞬間碰撞。這次也理所當然地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在我的頭腦中互相碰撞著。

「聽好了，這麼多國家的喜劇演員來取悅她，她都絕對不笑。不用說都知道是有詐。」

疑心重重的我再次表明了堅決拒絕的態度。

「而且還浪費錢。還有剛才買的爆米花，比在其他的國家賣的也有點貴了吧。市價的三倍左右的啊。在我看來賣爆米花的也和那個紳士男是同夥啊！」

守財奴的我連著買爆米花的事一起批判著批判表示同意。

與這兩個互相勾結的家夥態度相反的是頭腦中非常相對天然的另兩人。

「嚼～嚼」肚子餓的我，即使被批判了也不停止吃爆米花。

「可是，露其璐小姐不是很可愛嗎？不想跟她談談嗎？」喜歡可愛事物的我永遠以好奇心為主。

根據疑心重重的我，守財奴的我，以及肚子餓的我和喜歡可愛事物的我，進行著會議。不過，由於陷入了僵局，得不出結論。

「這一定是什麼圈套，絕對是。所以還是放棄比較好。剛才那個小醜也很可疑。確定不是紳士男的同夥嗎？」

「根據是什麼？嚼～嚼。」

「恐怕是為了吸引人們的注意雇的小醜。」

「所以說你的證據在哪兒嚼～嚼」

「因為要是我的話就肯定會這麼做。總之我反對！」

「但是露其璐小姐很可愛啊。」

「可愛怎麼了，可愛就能浪費錢嗎？」

「嚼～嚼。」

「不如說那個紳士也真的是不是個富商的都值得懷疑。是不是有什麼鬼啊？」

「嚼～嚼。」

「隱藏的第二身份什麼的我不是也有嗎？」

「是啊，好可愛啊～」

「喜歡可愛的我你是自戀嗎？」

「當然啊這不是廢話嗎？」

「嚼～嚼。」

「從剛才開始就嚼來嚼去的吵死個人了。」

「來口不？」

「嗯？可以嗎？」

「你請你請。」

「……雖然是市價的三倍但是壓根就不好吃啊這個。」

諛呀，可以說是真是場缺乏決定性的會議。

長談了半天也沒得出什麼結論，話題瘋狂脫軌，混成一鍋粥，攪來攪去。這種缺乏決定性因素的會議，會使最終誰都會自然而然地開始尋

找合適的話題的落腳點。而此次會議，被一開始就只是在一直讀書的樂觀主義的我的一句話結束了這場漫長的脫口秀。

「參加不也挺好的嗎？即使從這國家浪費了一枚金幣，反正也可以從倒賣的寶石上回收回來。」

她一邊把書啪的一聲合上一邊說到。

「那和免費參加有什麼區別嗎？」

原來如此確實。

於是在我腦海中展開的金錢會議找到了一個單純的結論，簡而言之就是我舉手了。

「好啊！」注意到我的紳士很高興地笑了起來。「下來吧！」

如紳士所說，我慢慢地降下掃帚，飄到地上。然後把爆米花的垃圾扔進垃圾箱，

「只要能讓那個孩子笑就行對吧？方法是什麼都可以？」

「如果能支付一枚金幣的參加費的話，采取什麼方法都可以。」

原來如此。

「那麼——」

我付給紳士錢後，走近露其璐小姐，在她面前蹲了下來。「你好。露其璐小姐。我是旅行魔女伊蕾娜——」

我如此說道，仰望著她。

「……」

沒有得到回應。沒有感情的視線俯視著我。雖然表情像人偶一樣凝固著，但依然眼睛還在跟著這邊移動。

我與露其璐對視。

「……？」

不久，她的視線從我身上移開，轉向了放在椅子扶手上的自己那白色的手上。

哦呀，說來還沒握手來著。

「請多關照。」

我伸出了手，

但是她的身體就是一動不動。

沒辦法，我只好擡起她的手，主動握了上去。簡直就像和人偶握手一樣——雖然如此，她確實是個活著的人。

手上那溫暖的觸感很好地傳了過來。

然後我沒有牽涉到這一手，就這樣跟她說了。

「露其璐小姐。能請你先想象一下你覺得有趣的事物嗎？」

一邊說著，一邊拿出拐杖，「嘿～」地一下施放了魔法。

作為魔女，所學的魔法可謂是多種多樣。從日常就會用到的，到根本看不出「為什麼要學這種玩意啊？」的那種，都需要會用。

而這次使用的魔法就是後者。

牽著手的我們之間產生了白色的霧靄，然後在她眼前聚集，放出了光芒。朦朧的光輝映出了只有我和她才能看到的一個場景。

這就是被稱為「最理想的光景」的，名字稍微有些扯淡的魔法。

能將與魔法使雙手牽在一起的一方最期待的場景，映射到且只映射到這兩個人眼中。是極為不好使用的魔法。也就是說，在現在這個場合下，露其璐小姐最希望看到的事物——即她自己覺得最有趣的東西會在我們之間浮現出來。嘛至少我覺得這樣一來是絕對會笑的。畢竟那本身就是她最想要的。

所以我一邊釋放魔法一邊奸笑著「哼哼哼這下我就是大富翁了」確信著勝利。

但是實際上是怎麼樣的呢？

「……」

面對眼前浮現出來的景色，露其璐小姐別說是笑了，雖然有在盯著看但結果表情還是什麼改變都沒有。在她最理想的情景出現的時候，她的表情也依然沒有變化。

「這是什麼啊……？」

對於展現在我眼前的「對露其璐小姐來說，最理想的光景」每幾秒一次地切換著。那裡有：走在路上吃冰淇淋的露其璐、或者邊吃爆米花邊欣賞戲劇的露其璐、或者是買新衣服的露其璐、或是在麵包店買麵包的露其璐、或是看書的露其璐或者是用項鍊裝扮著自己的露其璐等等。

嗯，也就這樣了。

有些奇怪，明明是被富豪帶著走的女孩，她的願望卻普通的過分。

而且最讓我感到不協調的是，在這些景象裡，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作為保護者的紳士的身影。

也就是說對她來說最有趣的事情的裡，是不需要這些紳士的存在的嗎？

紳士注視著我的一系列行動，看了看露其璐的臉色。然後嘆了口氣。

「……很遺憾，魔女大人，露其璐好像並沒有笑出來。」

也就是說是大失敗。

雖然我有能讓她笑的確信。

「……白費錢了嗎？」

雖說有賣寶石賺錢這樣的預備計劃，但是損失巨款還是很叫人心疼的。沮喪的同時我放開了牽著她的手，收回了魔杖。

我和露其璐之間的霧也隨之消失。

「啊——」

在那個時候第一次聽到露其璐小姐的聲音。

她嘴裡漏出那個聲音，很小。

「那麼我們就走吧。」

我不知道紳士是否聽到了那聲音，但他拉著露其璐小姐的輪椅，就這樣快步離開了廣場。

活動結束了。

爆米花店慌慌張張地開始準備關門。聚集在廣場上的人們，在念念不舍中散開。藝人們一邊嘆氣一邊慢慢地離場。

只有我被留在那裡。

「……」

我一直俯視著剛才還和露其璐小姐牽在一起的手。

我和她的牽手，說是為了使用魔法的權宜之計更貼切。但是對她來說可能包含了其他的意思。

握手的瞬間，我感到有東西壓到了我的手上一——也許她對至今為止對峙的所有人都訴求過牽手。

坐在椅子上一動不能動的話，也許就只能用眼睛訴說著了。

因為在我的手心裡剩下的是。

把用來包麵包的紙撕成的小塊。

在那髒得皺巴巴的，幾乎被擦光了的，勉強才能讀出來文字的紙片上，只寫了一句話：

「救命。」



「聽好哦露其璐，我們啊，是好人。」

紳士男子總是這樣對露其璐說。

那男人和露其璐相遇是大約一年前的事了。他發現了一個無依無靠、快死在小巷子裡了的小女孩兒，然後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男子清除了露其璐身上的污垢，給她穿上了漂亮的衣服。給她吃了很多好吃的東西。

男子有兩個同伴。打扮成小醜的男人每天都為她表演有趣的演技逗她笑。賣爆米花的男子每天都會為她做爆米花。

自從被那個紳士男撿到以後，露其璐的每一天都難以置信般地非常幸福。

她的每一天都充滿了笑容。

有一天，

「露其璐，我們是三個人周遊各國的旅行藝人——我希望你也能和我們一起工作。好不好？」

紳士男子這樣提議到。

她的每一天都充滿了笑容回答說。

「嗯！」

她覺得不僅能讓她自己，還能讓人們露出笑容，是非常棒的事情。不用說，她同意了紳士的建議，開始一起旅行了。

但是第二天，她的便笑容消失了。

「……」

坐在輪椅上的可憐少女。眼睛沒有生氣，失去感情，失去心靈，只能注視著虛空。

紳士男子指著這樣的女孩兒嘆息到。

「哦哦，有人能讓這個可憐孩子笑嗎？」「誰都可以。有誰能讓她笑出來？如果能讓她笑的話，我就把我的全部財產都獻給他！」

穿著漂亮的男子流著淚對路上的行人說。

不可能不顯眼。畢竟紳士男很有錢這件事光是看穿著就能明白。

「那，那我來試試吧。」

不久，一個小醜就來會表演。一個打扮奇特的男子在馬路中間突然開始做一些奇怪的事情，這更是引人注目。雖然最後露其璐都沒有笑，但是跟在男性後面的人卻漸漸出現了。

之後也有幾個藝人來挑戰，但是她是絕對笑不了的。一旦到了黃昏時分，紳士就會說「很遺憾，露其璐沒有笑」，然後強行拉著輪椅離開。

每天，都重複著。

紳士男和他的夥伴們會在城外的森林裡匯合。就是大街上表演技藝的第一個男人，和那個賣爆米花的男人。

「今天也賺得不錯啊。」

他們會回到馬車裡，圍著今天蒐集的錢笑。

想要讓不笑的女孩子笑出來而嘆息的紳士，在旁邊恰好賣爆米花的人，挑戰自己笑的小醜，在背後都是有著關聯的夥伴。

一切都是為了賺錢。

紳士是大富翁什麼的都是在胡說八道。其實他根本沒有錢。但是，只要打扮得漂亮一點，人就會被欺騙。

徹夜吵鬧後，他們便會入睡。

然後早上到來，同樣的一天又開始了。

「早上好，」紳士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帶著假笑把早飯帶給露其璐。

露其璐從沒有笑過這種的話本身就很荒唐。

其實她本不需要輪椅。其實也正常可以笑。

她無法露出笑容，正是因為她有著讓人笑不出來的境遇。

「——來，露其璐。到了吃藥的時間了。」

早飯結束的時候。紳士一邊微笑著，一邊把裝著藍色液體的小瓶遞給她。

那是瓶魔法藥。

喝了之後開始起效的話，在數小時內整個身體就會變得不聽使喚。別說自己走路了，連自己把胳膊擡起來都做不到。

當然，更不會笑。魔法藥的效果波及的期間她就會變成什麼都不能做的人偶一樣。

「……」

露其璐默默地接受了藥，自己打開瓶蓋喝了下去。

她知道喝了就會失去自由，

但是她無法拒絕。

「對對，你是個好孩子哦。」

她在過去的一年裡，嘗到過比吃藥更殘酷的滋味。

看到少女順從的樣子，紳士滿意地點了點頭。

「如果不是我在胡同裡撿了你的話，你就已經死了」，紳士撫摸著她的頭髮說道，「給予你生存價值的是我們。」

男子一邊盯著以死人般的眼睛繼續喝著藥的少女，一邊不斷說著。

就像念咒一樣。

「聽好哦露其璐。我們啊，是好人。」

就這樣，自從被紳士們買來以後，她每天都重複著同樣的生活。為了不被任何人發現，她在麵包包裝上寫下文字，藏在小手裡，為了讓表演技藝的人注意到，目送著視線。一邊祈禱，一邊繼續等待著誰的到來。

但是誰也沒有注意到她。只剩她自己越來越絕望，過著笑不出來的每一天。

一年前、半年前、一個月前、昨天。

然後今天早上也是如此。

「——太危險了。」

黃昏時分，

紳士男像往常一樣離開國家，和已經聚集起來的同伴們匯合，去馬車裡數錢。他們之中那個穿著小醜衣服的男子一邊吸煙一邊抱怨著。

「露其璐那家夥，好像快過藥效了吧。」

「貌似是」因此紳士男才會在奇怪的魔女使用了奇妙的魔法之後，停了生意。「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可能會露出破綻。都是因為那個怪魔女的錯，搞得今天的收入不太好。」

「把魔法藥的用量加起來不就行了嗎？」

「但那藥又貴又難入手啊……」

一邊說著，紳士一邊觀察了一下在馬車角落裡蜷曲著的露其璐。最近總是這樣。從早到晚，在馬車裡連話都不說，只是蜷縮著。完全看不出有情感流露出來。

如同不用藥也不會笑一般。

「話說那家夥怎麼了？太慢了吧？」

工作結束後應該會互相錯開時間回到停在城外面的馬車裡才對。賣爆米花的男人平時早應該已經回到馬車上了，但是今天不在。

發生了什麼事嗎？

「啊啊，我叫他買酒，所以晚了點兒吧。」小醜男子一邊抽著煙一邊回答道，「好像是才回來。」

男子紳士側耳傾聽，有腳步聲走近馬車。踩花踏草，慢慢地靠近著馬車。

小醜的男人從馬車裡鉆出去露出頭來。

「喂，太晚了吧。你TM想讓我們等——」

但是還沒等他說完，小醜的身影便消失了。

一瞬風吹過，只剩下點著了火的香煙在馬車上滾動。

「……哈？」

發生了什麼事？困惑不已的紳士從馬車裡向後退了一步。

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紳士男在車裡盯著馬車的外面。

安靜得出奇。好像從一開始就誰都不在那裡一樣。

「喂，喂……別開玩笑了。」

然後用顫抖的聲音，男子勉強地才發出來聲音之後，
有個人突然從馬車外面露出了臉來。

「晚上好——」

如此爽朗的問候他，同時輕輕揮手的，是賣爆米花的男人。
才怪，是一位女性。

身著黑色三角帽和黑色長袍的她，髮色為灰，而瞳色則為琉璃，胸前有一個形似星星的胸針。她越看越像魔女，而且只能是那個白天在紳士面前使用奇妙魔法的奇妙魔女。

那麼，那到底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第二天，那個國家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關於旅行富豪的報道。

從一周前開始，在這個城市裡，旅行中的富豪到處宣揚著如果能逗笑同行的女孩，就把全部財產都轉讓出去的事件，已查明是為了從居民手中騙取財產，而展開的欺詐活動。

代替向富豪獻上一枚金幣，在女孩子面前表演才藝。如果能使之一笑，就能一攫千金。雖然是靠這樣美事聚集了不少藝人和路人，但實際上已經提前為了讓女孩子絕對不笑而強行灌下了魔法藥。

注意到那些旅行富豪的行為的某人，於昨天傍晚將他們抓獲。

偶然經過現場的旅行魔女對犯罪集團進行了審訊，旅行富豪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雖然不知道是被誰做了什麼，但是好像發生了些非常恐怖的事情，旅行富豪一行被魔女帶到國家政府的相關部門後，請求趕快把他們自己關進籠子裡。

據調查，詐騙團夥至今約一年時間，利用無依無靠的少女賺錢。並蒐集了相當的數目。

和他們同行的女孩受到了國家政府的保護。幸運的是，並沒有受傷，魔法藥的後遺癥在現階段無法確認，今後將被寄養在孤兒院。

另外，因未收到有詐騙團夥的報案，無法歸還的贓款將在為期一年後，為少女所有。

「……………」

說來，這篇新聞報道的標題上寫著這樣的話。

「受害者0人的詐騙事件。」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明明就在前幾天，旅行的富豪還在那國領著坐輪椅的女孩唉聲嘆氣，如今卻沒有一個人提出被害報告。

看來這世上也是有著不可思議的事呢。

現在，正在向他們至今滯留的各國傳達詐騙團夥被捕的消息，嘛恐怕結果都會是一樣的吧。

「哎呀，真是太謝謝您了。」

咖啡店裡，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報道，放到了桌子上。和我面對面坐著的國家公務員低著頭。

「如果魔女大人沒抓到這些人的話，露其璐就可能已經沒命了。您甚至還親自將她護送到我國，感激不盡。」

我偶然經過了詐騙團夥被繩子卷成一團的現場，帶著露其璐回到了祖國——至少作為表象上是這樣的。

身為魔女還被人騙了錢，真是太羞恥了……而且為了討回錢而做了一些有點兒過了的事情。如果被公開了的話，我的羞恥心會作祟的，所以最後還是決定低調一點兒的比較好。

但是即使去了這些，至少對於這個國家來說，我也是被認定為了「拯救了少女的人物」。

「請問我們要怎樣道謝才好呢？」

笑容滿面的官員問道。

「就關於那個受害者0人的詐騙事件。」

在讓我讀了寫有「受害者0人的詐騙事件」的大字報報道後，官員就這樣還向我提出了「怎樣道謝」的問題。在「沒有一個人想要要回金幣」的美談面前，這已經跟「你知道察言觀色吧？」是同義了。

「那麼我有一個要求——」

但我是旅行者，實際上，是不被這個國家束縛的。當然，也就用不著察言觀色。

所以，

「其實我呢，是個旅人哦——」

於是我向公務員先生要求了個報酬，曬出自己的貪婪。

沒辦法啊，

畢竟我可不是什麼好人。

○

第二天，

我觀光著這個國家。

我在晴朗的陽光下，手裡握著冰淇淋。走在五光十色的建築鱗次櫛比的大街上。

邊走邊吃，不在意禮數。

「嗯，嗯。」

一只手拿著冰激凌打不開地圖，所以我用杖把地圖浮在空中找路。
「從這裡一直往前走，好像有劇場。」

我一邊將視線投向旁邊一邊說道。

我旁邊有一個同樣不守禮節的，正在邊走邊吃的紅髮的少女。

她點了點頭，只說出了一句話：

「真是期待。」

而她的臉上也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我對國家官員的要求只有一個。

「希望她能陪我去這個國家觀光。」

就只是那樣。

因為是旅人，所以偶爾也會想要旅遊的同伴。想表達感謝之情的話，
來一個陪著一起觀光的隨從不是很適合嗎？

只要我時間還允許，就會帶她到處轉。

比如說，在劇場、咖啡店、做正經生意的爆米花店、給她修補新衣服、去書店看看。

「怎麼樣，小姐？本店的人氣商品。」

還去了麵包店呢。

「嚼～嚼。」「嚼～嚼。」

吃完試用品後，我便說到「總之我先包了」

「大人的買……！」露其璐在我旁邊眼睛裡閃閃發光。

一天之內就在國內轉來轉去去了好幾個地方。

明明那只是在普通的觀光而已，明明我們看到的每一個都應該不過是普遍的景象。

但是，對她來說，那一定是無可替代的寶物般的光景吧。也許她一直都在等待著這時光吧。

「嗯……」

為結束這樣的一天而前往的，是寶石商店。

露其璐果然也是女孩子，也抵擋不了這些發光物的誘惑。一邊盯著店前擺放的項鍊，她一邊呻吟著。

「有什麼想要的東西嗎？」

我從旁邊追著她的視線走了過去。她一臉苦澀地說著：「沒那個錢……」而抱著頭。

「可以的話我借給你吧？」

然後那苦澀的表情就那樣徑直轉向了這邊。

「……可以嗎？」

「只要你能長大後，自己賺錢後再還給我的話，那就沒問題。」

雖說明年她便會有巨款，但是把那筆錢用在還債上的話，還是會讓人擔心她的未來的。

我就在她長大之前耐心等待她還款吧。

然後再次詢問。

「那麼，你想要什麼？」

「……」

露其璐以提心吊膽的樣子，指著條項鍊。

那是條沒有標價牌，卻相當漂亮的項鍊。

哎呀呀。

「那就，買兩個吧。」

然後叫出了店主。

對不停地搓著手的店主說道，

「這兩條項鍊……啊，對了，還有請給我三條藍寶石項鍊。」

藍寶石在其他國家賣的話能賣很貴。嘛，順便也買一下露其璐想要的項鍊吧。

最後，那天我和露其璐買了一對的項鍊，走出了店鋪。

把剛給買的東西掛在脖子上後，露其璐垂下頭。

「……謝，謝。」

「不客氣，等長大了再還就行。」

「……多少錢？」

露其璐歪著頭。

你就是問我多少錢我也很為難啊。

「要長大後，變得自己能工作了之後，再來還我哦？」

怎麼回答呢，我一瞬間猶豫了，最後我還是只好老實地回答了她。

也就是說沒有比免費更貴的東西了，也就是說：

「是我拿不起的金額。」



注意到魔女說謊的事時，已經是露其璐離開孤兒院，領了很多錢，然後長大成人，工作，存了一定程度的積蓄的時候。

她去了寶石店，把十歲時買的那條項鍊給寶石商看後，

「這個多少錢？」

她才終於知道——

「沒必要看啊，客人。那個，只是個破爛而已。」





寶石商無情地回答道。不過是買項鏈的時候作為附屬品是附贈的便宜貨。

結果，雖然說是等長大了再還給她錢，但其實是一開始就沒有讓她還錢的打算吧。

魔女真是個過分的大騙子。

結果，這才不是什麼無價之寶，應償還給魔女的錢根本不存在。露其璐笑了。

大概是因為小時候被迫受苦的緣故吧，

長大後的人生，對她來說是無法比擬的幸福。

工作後，在公司遇到了優秀的另一半，墜入愛河，結婚，生了孩子，現在每天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做家務。在忙碌的每一天裡，有著的是見慣了的日常風景。

但對她來說，也許平凡的日常才是她所最希望的得到的。

有一天，十歲的女兒問她：

「媽媽為什麼總是笑呢？」

她溫柔地撫摸著女兒的頭回答道：

「因為那總是有很多很開心的事啊。」

所以她的人生充滿了數不清的笑容。

第七章 三個國家的故事：有價值之物的故事

那是在C國（暫定名）一個人四處晃悠時發生的事。

「哎呀，魔女小姐！今天也烤了你喜歡的麵包哦！如果可以的話再買些怎麼樣？」

露天攤子的阿姨一邊揮著手一邊喊著。

誒，你在跟誰說話呢？我環視了一下周圍，可是能稱之為魔女的人連影兒也沒有，畢竟現在街道上只有我一個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恐怕被她稱為魔女的就是我了吧。

「我想，恐怕你是認錯人了。」

我一邊向攤子走去，一邊搖頭明確否定道。畢竟我怎麼也無法使用魔法。

「哎呀？哎呀，真是的呢……」

小攤阿姨盯著我的臉和頭髮，終於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她說，我和經常來買麵包的魔女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但據她說魔女的髮色是灰色的，

而我的髮色是桃色。

而且硬要說不同的話，也只有外表上的年齡了吧，但是因為長得一模一樣，我與一位無比喜歡麵包的人看錯了吧。

「但是真的很像呢……從臉到氣質都像那名魔女一樣……」

小攤阿姨似在看珍奇事物般好奇地窺探著我的臉。

是啊——

「我也是經常被這麼說呢。」

「哎呀？你認識那名魔女嗎？」

「啊，就是那樣。」

我一邊點了點頭，一邊眺望著擺在攤子上的麵包。因為認錯人而被叫住了，現在接開了。那麼說了再見就可以走了吧？我想這應該也沒什麼問題，但是擺著的麵包每一個看上去都很好吃誼……

在這個攤子上買的麵包看上去很好吃，簡直可以想象我主人臉上的張大嘴吃進去的樣子呢。

「……這個多少錢？」

畢竟物品為主人而存在的，所以在這個場合即使我有些管不住我的錢包也是無可奈何的吧。

而後，店主說，

「啊，這個啊——」

同時她一邊點著頭一邊把麵包裝進了袋子裡。而我買的麵包聽說是這家店賣得最好、最便宜的麵包。

「不，但是，你和她真的很像呢……」

而且這好像還是我主人喜歡的麵包。

哎呀哎呀……

看來連食物的喜好都是一模一樣呢。



我並沒有能被別人所稱呼的名字。

如果硬要自報家門的話，那也就是掃帚，也就是伊蕾娜大人的所有物吧。

平時作為一個旅人，過著與匆匆無緣的悠閑自得的生活的伊蕾娜大人，偶爾也會出現人手不足、時間不足的狀況。

我之所以能變成人樣，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的緣故吧。

當然，這次也不例外。

「對不起。掃帚先生，我現在得工作了。如果可以的話，可以拿著這些去買些東西嗎？」

這是今天上午的事了。伊蕾娜大人對我施了魔法使我變成了人類的樣子，如此說道。

我當場崩潰了。

「太過分了……！我時隔了好久才變成了人樣……！竟然還要聽從這樣的命令……！我說到底也不過是伊蕾娜大人方便的道具罷了嘛……！」

「嗯……」

但伊蕾娜大人在交錢的時候卻看起來很困惑。

說點題外話，多虧了平時伊蕾娜大人會拿著掃帚走路，我才知道經過了什麼事情才變成了人的樣子。所以即使不特意說明，只要把錢扔過來我也得服從，盡管如此，伊蕾娜大人還是從頭開始了說明。

「事實上，我是因為被這個國家的人委托工作才來的，因為看起來是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打算今後就在旅店裡呆著了。因此我沒有時間去購物，所以可以幫我買些午飯和晚餐嗎？」

伊蕾娜大人讓我手裡攥著三枚金幣。

兩頓飯，三枚金幣……？

「會不會太多了啊……？」

你每天要吃多少啊？如果是按平時的話，三枚金幣這數額可相當大呢……

「不，吃兩頓飯就夠了。」

「什麼嘛」原來是這意思啊，「是比起量更希望有質量吧……？」

為主人伊蕾娜大人準備能配得上名流的午飯，是這意思吧？原來如此。

「不，也不是這個意思……」

「看來伊蕾娜大人比起質似乎更喜歡量呢。」

「哎呀哎呀……」哼哼，伊蕾娜大人得意地笑了起來，「能省下來的話我自然是會高興的，但我並不是總是忠於量大於質的哦。」

「是嗎？」

「沒錯哦。我只是選擇了對自己來說有價值的東西並得到它而已。」

然後伊蕾娜大人這麼說道，

「好不容易變成了人的樣子，就請你隨便買點東西吧。而這三枚金幣就是以這樣的理由交給你的。」

「今天真是溫柔啊……」

「你在說什麼？我一直都很溫柔哦。」

「對了，您想吃什麼樣的午餐和晚餐？」

「這樣的話——」

伊蕾娜大人點了點頭，然後用手指貼在自己的嘴唇上說道：

「那請給我有價值的東西吧。」

就是因為經過了這樣的始末，我才去買東西的。

伊蕾娜大人喜歡的麵包也到手了，也買了一些食物充當晚飯，購物也差不多算是結束了吧。

所以我抱著袋子，走上了去旅館的路。

錢還剩很多啊。我也只買了最低限度的東西，就算你讓我隨便買東西，我也沒什麼喜歡的東西啊……

剩下的錢怎麼辦？

「唔姆……」

漫不經心地四處張望，我看到了街上的化妝品商店。

而店裡則擺放著很多同一品牌的商品。

話說回來，那是從鄰近的富國進口的不可思議的化妝品，好像是使用妖精來把皮膚變漂亮。

而且據說在那個富國內，這個妖精的化妝品正十分流行，所以各個國家都大量進貨，大量銷售。

這個C國（暫稱）的化妝品店也不例外，不例外的話也是想大幅銷售的吧。

店前擺放著大量妖精的化妝品。

「……………」

但即便是在大促銷的情況下，

店裡也沒有任何客人，即便在其他國家都很受歡迎，妖精的化妝品在這個國家好像誰也沒有察覺到。

即使貼著半價的價簽，店內的庫存依然堆積累累。

總覺得很可憐呢。

好不容易做了這麼多，卻完全沒有發揮作用，也沒有得到任何人的關注，我不禁覺得同胞們很可憐。

這商品本身肯定是個好東西。

所以我買了一個，然後回了旅舍。

對了，

剛買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那個妖精的化妝品雖然是在大促銷，但是價格依然很高呢。

「……這個化妝品的原價像騙傻子一樣貴，即使半價也要比普通化妝品多出一倍。因為憐憫而施舍的話是會吃大虧的哦。」

回到旅館後，伊雷娜一邊拿著我買的化妝品一邊說道。

「原來是這樣啊……」

萬萬沒想到拿到的錢會就這樣全部吃光。「對不起，我沒打算全用完……」

「不不不不，請不要在意。謝謝您為我購物，幫了我大忙呢。」

伊雷娜大人一邊低著頭，一邊從我那拿到了袋子。

「不用謝，我只是做了理所當然的事情而已。」

「但是，感謝也只是作為人而理所當然的行為罷了。」

稍稍打開後，伊雷娜大人把手伸進了袋子裡。裡面有在大街上的麵包店理買的幾個麵包，還有幾個在其他店理買的三明治和牛角麵包，而這全是符合伊雷娜大人要求的麵包，也就是伊雷娜大人喜歡的東西，總之這裝滿了有價值的東西。

「話說伊雷娜大人，進展如何？」

「正如您所看到的。」

「我看了也不太清楚呢。」

「那解釋的話就有些困難了。」

真是為難啊，伊雷娜大人笑了。

伊雷娜大人的桌子上，排列著我剛剛買的幾個東西。

而這些現在已經全部開封了，但是卻完全沒有打算使用的跡象。

話說回來，伊雷娜小姐是這個國家的化妝品店——恰好是我買特產時呆過的化妝品店所委托，正在調查妖精的化妝品的成分。

那麼調查成品的成分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據這個國家的化妝品店店員說，妖精桑的化妝品本身的質量相當好，皮膚好像也確實會變漂亮。但是在這個國家卻完全賣不出去。」

「……因為很貴嗎？」

「因為在這個國家，原本就有很多人討厭化妝品變成妖精的樣子搖搖晃晃地到處亂飛，所以大多數人都覺得惡心。」

「商品概念的完全否定呢……」

「而且似乎還有光是標新立異就會排斥的人呢。」

在全是名流的國家，這樣特別的演出牽涉到高級感或獨特性，成為了價格高昂的說服力，但是在這個國家，「那麼希望能再便宜一點」這樣的意見卻占了絕大多數。

嘛，也確實如您所說呢。

「妖精的化妝品的品質在這個國家也受到了很高的評價。但是價格很貴，也有不必要的因素，所以這個國家的化妝品店決定研究成分，制作更便宜的類似品。」

幸運的是，原賣家在這個國家好像並沒有受到任何人關注。

但好不容易買來的高級品卻沒有人買，真是讓人感嘆啊……

「雖說是又貴又稀有又特別的東西，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值得此價的好東西。」

但是與此相反，雖說便宜、容易入手，但也並非值得這價錢的劣質品的話誰都不會感興趣。

而後伊雷娜大人把剛才我買的便宜麵包揉成了一團，張大嘴塞了進去，

「嗯，貴的東西是為了制作新的東西而努力，而便宜的東西則是為了廣泛流通而努力的吧。」

比起質量，既不是量，也不是質，歸根結底，價值高的東西是遵循自己的價值觀吧。

也就是說，光靠價格是無法估測東西的好壞的。

嗯嗯。

隨即我在房間裡閑逛著，站在穿衣鏡前，重新審視和我主人有一樣的外表的自己。

「那我怎麼樣？」

我歪著頭如此問道，「是價值高的東西？還是價值低的東西呢？」

說起來我連價格都沒有，很難測量自己的價值。

我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那不是已經決定好了嗎？」

伊雷娜大人又吃了一口便宜的麵包，如此說道：

「啊，當然是我的東西啊。」

.....

「伊蕾娜大人，這並不算答案哦。」

「沒錯哦。」嚼嚼。

「伊蕾娜大人——」

「話說這個三明治多少錢？」

「是一枚銅幣的便宜貨。」

「是大街上店鋪的那個吧。」

「你知道嗎？」

「因為是好東西，所以還記得那個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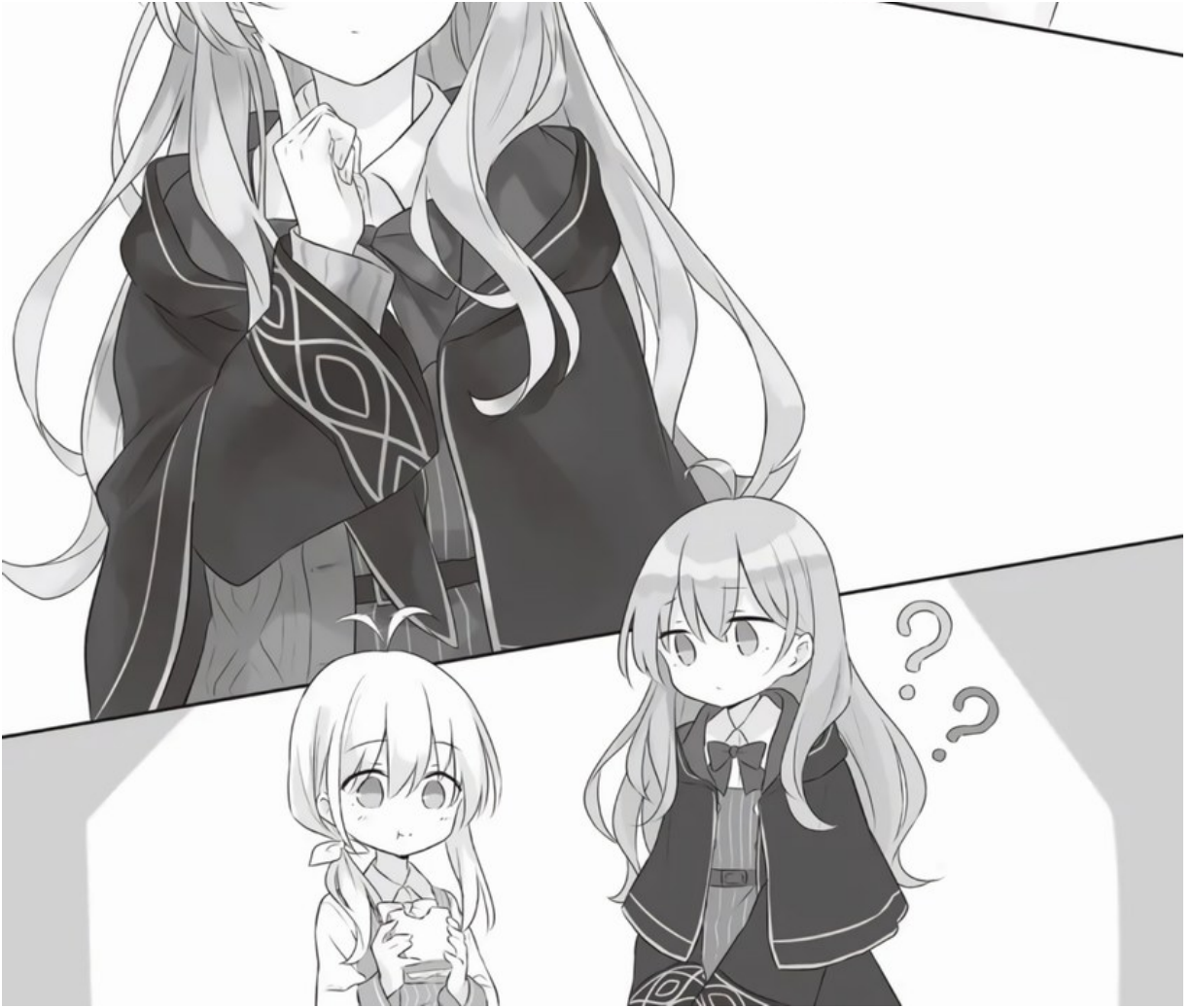
「所以你覺得我是好東西嗎，伊蕾娜大人？」

「嚼嚼。」

「伊蕾娜大人——」

○





那之後過了一個多月左右——

這是我剛訪問某個國家時發生的事。

「魔女大人，那裡的魔女大人——」

臨街的化妝品店姐姐向我打著招呼。

「有不錯的商品哦，要不要來看看？」

這家化妝品店店員如此用著怪異的語言招徠顧客。而剛到國家的我，則抱著掃帚，眺望著化妝品店前擺放的商品。

這才是姐姐想推薦的化妝品。

「您真有眼光！魔女大人。這是附近國家制作的化妝品哦？可以讓皮膚變得光滑哦，現在在我國很受歡迎哦。買一個如何？」

「……………」

擺放在那裡的是很眼熟的包裝。

妖精的化妝品。

但是和A國（暫定名）制作的東西不同，這是在別的國家制作的類似品。除去了妖精的肌膚之觸等表演，變成了普通的化妝品。

所以價格也相應地便宜。

「這個是非常好的商品哦，怎麼樣？現在的話也可以試試哦。」

姐姐一邊呵呵地笑著，一邊靠近我。

哦，是硬性推銷嗎？

我退了一步。

「好哦。」

不管怎麼便宜，我本來就對那個化妝品非常了解。我不覺得任何營業談話都能接受。

也就是說。

「但是我已經有了。」

我從包裡拿出了化妝品，

而這，和店前擺放的東西完全是一樣的東西。

「哎呀，你已經有了啊。」

也就是說，不能把化妝品賣給我了。但是那位姐姐並沒有特別在意的樣子，只是走近我笑著問道：「那個很不錯吧？」

與其說是營業，不如說是單純的閑聊。

「是啊——」

我一邊抱著掃帚，一邊把化妝品放回包裡，

當然，是用雙手好好地放回包裡。

「不然就沒有理由隨身攜帶了呢。」

因為這是我的東西，

所以是有價值的好東西。

第八章 屑之莎莉歐

初夏之時，

一日，我在途中到達了一個名為阿麗莎莉公國的國家，聽說那裡的治安非常好，而被來訪的旅行者們也都評價為是一個居民皆善的好國家。

比如說，如果旅人迷路的話，只要打聲招呼就會理所當然地得到幫助。這個國家的人不僅是這樣，還會一邊聊著家常，一邊陪著外人一起走著路，聽說有時也請人吃飯。

哎呀，真是個很棒的國家啊。

但是治安良好，換言之，這是一種絕對不允許拐彎抹角的國風。在這個市民皆善的國家，謊言和背叛可是不被允許的重罪。

告訴我在這個阿麗莎莉公國的這樣的事情的人，對這個國家是這樣評價的。

「對於不三不四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不快的國家，但對於善良的人來說，卻是一個使人愉悅的國家。」

當然，她還評價了很多。

不過總之，原來如此啊。

「那對我來說可確乎是個好國家啊。」

在聽到這個國家的事情時，我就這樣隨便附和了一下；而後今天在沒有特別考慮的情況下便來到了這個國家。

通過大門，在街上漫步。

正如傳聞所說，都是好人呢。

「歡迎來到我國，阿麗莎莉公國！」

我背著敬禮的衛兵的聲音在國家的街道上走著。

「你好。魔女大人。你從哪裡來的？」「如果可以的話，去我們店喝一杯怎麼樣？啊，當然，不用付錢了。而且我們店還可以為您準備非常好的房間哦。」

街上洋溢著過於親切的問候。

稍微走了一會兒就會被各種各樣的店鋪招著手打招呼。在這個國家的街道上排列著的店中，哪個店最好吃，最近這個國家的流行是什麼，向我講述著各種各樣的話。

至於賣麵包的露天攤子，則會說將剛做好的麵包「好啦好啦，是免費的哦。拿去吧！」這樣的話。

真是個好國家呢，

好一個全民皆善的國家啊。

真的是一個竟是乾淨、正確、令人覺得好到不像話的好國家呢。

「……………」

但我在那之後停留了三個小時後便離開了國家。

是的，三個小時。

與其說是停留，不如說是順其自然吧。

因為時長太短了，出國的時候衛兵還呢喃道「嗯……？已經要出國了嗎……？」甚至還有人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在全民皆善的美好國家，被親切的人們包圍著，但僅僅三個小時就回到了門前，這不禁讓衛兵感到非常可疑，怯怯地問道：「難道我國的人對魔女很失禮嗎……？」

我搖著頭說著「不不——」

「我並不是因為討厭這個國家才離開的。」

我訪問這個國家只是為了一個目的。

因為有一個想確認的事情，所以就只是順路來了看看而已。

「我想確認這張照片是否在街上流傳。」

我一邊說一邊展示著照片。

那是這個國家出身的三不四的人拍的一張照片。

○

稍微回溯一下時間，正值晚冬。

那天，我剛從一個小小的寒村出發，騎著掃帚掃過這片銀白色的世界。

天空湛藍，而前方則是人跡罕至。在這沒有任何人踏入的白色世界裡，我的掃帚穗在雪面上劃出了幾許痕跡；而在平穩的斜坡上，我一邊沿線而行，一邊朝著霧凇沆瑤的道路前進。

吸氣的話，冷氣便會充滿胸膛。

寒風凜冽，暖陽照射著的樹使得樹變得通紅。

而我一邊坐著掃帚，一邊再次吸氣。

哎呀，

「什麼都沒有呢……」

真的乾淨到什麼都沒有啊……

說起來我當時走過的那條山路，也只是一條沾滿了雪的道路，不管怎麼走也不會有別的什麼的，真的只是一條雪路，

就只是一望無際的雪路而已。

直到看不見雪為止，唯有同一個白色世界延續著。

如果有要做的事情的話，就只是在消磨時間的時候用掃帚在雪上畫畫而已，總之我當時就真的非常無聊。

「……………」

不過，雖然如此，但是我發現我前進的山道上的變化卻異常的快。

掃帚頭，也就是在我的前進方向上，看到了幾個人和一只生物的身影。

在美麗的雪原上，可以看到像貓一樣的小動物禮貌地坐在那裡。

但它比一般的小貓再稍大一些，身體則被有白皙美麗的毛以及黑色的花紋，四腿稍短，體形整體呈圓形，外形甚至能直接聯想到雪球。

「……那是什麼？」

我一邊停下掃帚一邊眯著眼睛望去。

絕對不是因為那只像貓一樣的生物很奇怪。不，我不能否認我對從未見過的生物稍微心動了一下，但是先不管這個，我一邊打著哈欠一邊眺望著，令我驚訝的是，在前方——像小貓一樣的生物那邊，

那兒附近卻似有三個人。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位女性在雪地上仰面朝天，發出了悲鳴般的聲音。雖然像是在雪地上被狠狠地暴揍了一頓，但她依然用著雙手捂著臉以此保護顏貌。也許是穿著白色衣服的緣故吧，這幅場景看起來就像融化在雪裡一般。

於是，面對這樣的她，無情地揮下棒子的兩個男人的身影出現在了我眼前。披著奇怪鬥篷的兩個男子，毫不留情，毫不客氣，毫不猶豫地，似全力傷害著那名女性。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女性如此尖叫著。

「……………」

我不知道到底是經過了什麼事情才變成這樣的景象的。也許這兩個打扮可疑的人都是有原因的，而在雪上叫囂的她也有被打的理由。

但是，這肯定不是什麼讓人心情愉悅的光景。

雖然我知道這是愚者所做的事，但是即使知道這件事，外人也會反射性地護著弱者。

所以我下了掃帚，

然後伸出法杖，向女性走去，暫且想著釋放魔法把女性和男性拉開。

「那個，沒關係的——」

但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在我打算直接干涉後，

在雪山上，被連續敲打著的女性一邊發出轟鳴的怒吼聲一邊站了起來。她披著茶色長髮，而這宛若白雪紛紛的樣子讓人覺得這女性還值青春。

而那只手上則有一根法杖。

白色的衣服是長袍，而且還是那種長裙的，總之她似乎是個魔法使。身上看起來也沒有胸針和胸花，姑且算是魔導士吧。

她應該被狠狠地揍了一頓才是，但她看起來倒很健康呢。

「完全不對頭啊，怎麼那麼蠢啊啊啊！」

剛一站起來，她就那樣舉起了法杖。「啊啊啊！」像這樣全力毆打男性，「哎呀！」然後狠狠地踢開了另一個人。

——不使用魔法嗎……？

我只能呆呆地張著嘴看著遠處的樣子。她的魔法也沒有好好使出來，而訴諸暴力的樣子也很奇怪，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全力襲擊兩個男人的身體裡，雖然多少有點雪粘在上面，但是哪兒都找不到類似傷痕的地方。

她的臉也依然美麗。

剛才應該毫不客氣地繼續被打才是，多少受點傷也不奇怪啊，但是卻似毫髮無損。

「為什麼你們只能做這種單調的動作啊！再做一個更像人的動作吧！」

茶髮魔法使更是進一步踢飛了在雪上滾動的兩位男性。

「……………」

——不使用魔法嗎……？

我一邊感到困惑一邊眺望著這樣的狀況，但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發生了什麼。

唯一能理解的是，現在被盡情踢飛的兩個男性不是人類。

女性踢得腳都軟了時，那兩個男性，就這樣身體忽然那間碎得七零八落，融在泥裡，在雪裡留下汙穢消失了。

看來兩個人好像是用魔法做成的人偶呢。

「話說你是誰？」

到了這個段落，你才恢復了冷靜嗎？茶髮女性握著法杖，回頭望了望我。

剛才那粗暴的樣子在臉上也絲毫沒有留下，她滿面笑容地看著我，帶著清澈的雙眸。

年齡的話大概是二十來歲吧。

而後，她露出了總覺得是帶著人情味兒的親切又可愛的笑容。

「你好。在這種地方見面，真是巧遇啊。」

呵呵，她笑了。

「……………」

不，不行……

從被人偶狠狠地毆打的現場到拳打腳踢為止的所有流程都被展現出來了，即使臉上浮現出那樣的笑容，我也不是那種能夠把不安的笑容回以做過這些事的人……

「哎呀，對不起。好像給你帶來了一點奇怪的誤會呢……」

她聳肩道。而後她毫不在意地一個勁地拉著我，然後把拐杖放在了自己的面前，而自己面前則有預先準備好了的一張紙片。

緊接著，從拐杖的前端便露出了似魔力的塊狀物的東西，像煙霧一般盤旋著，於此同時也形成了一個形狀。

那形狀就像一個四角形的盒子，但是面向這邊的卻是一個帶有圓感的鏡頭，而這越看越像是一個照相機。

「……那是什麼？」

看來我沒有察覺力呢。

隨後，她用手指咚地按著手杖以此回應我。

緊接著，從手杖的前端又發出了光芒，而紙片則紛紛飄落到我的下面。

發楞的我就在那時候被拍了出來。

就像是延時拍照的魔法一樣呢。

「剛才的都是為了拍攝而做的，而我剛剛則是在嘗試能不能一邊用人偶一邊拍照。」

她笑道：「難道說是壞男人們在欺負可愛的女孩子嗎？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樣的男人是不存在的哦。」

她用手指嘲笑著在雪中散開的汙穢。

.....

不不.....

「總的來說，就是可怕的魔法使似乎在欺負兩個男性吧.....」

她再次笑了。

「那樣的魔法使也不存在哦。」

○

在雪山上拍攝的她說：「我的帳篷就在那裡。在這裡見面也是一種緣分，不如來喝點茶什麼的吧。」

畢竟外面太冷了，站著說個不停，而我也對她感興趣，因此我也沒有拒絕的理由。

踏著雪，如此漫步著。

就像引導我和她一樣，小生物搖著尾巴在前動著。我仿佛是在追尋雪上那可愛的足跡一般，也跟著它的足跡踩著。

但是，這種生物到底是什麼呢？

面對帶有疑慮的我，旁邊的那名女性好像想起了什麼般邊發出「啊啊」的聲音邊朝這邊看，

「這麼說來，還是先自我介紹吧；我的名字是莎莉歐，初次見面呢。」

然後她伸出了手企圖與我握手。

「我是伊雷娜，是灰之魔女，也是旅人。」我握著她的手如此答道。而稍稍握在一起的手不禁在寒冬中冰涼了起來。

「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樣，我是魔導士。我對作為魔法使出人頭地沒有興趣。」而感興趣的是這個哦，隨即她把箱子放到了法杖的前端。看來剛剛的照片確乎是由照相一類的魔法拍攝的呢，總之作品似乎完成了呢，而「是剛才拍的吧？」這樣的疑問也在心中有了數。

據她說，她信奉不賺錢的照片極力不拍主義。

哎呀！

「我的臉就那麼沒有商品價值嗎……」

感覺有些吃癩了呢……

「不，只因為這種不是我想拍的那種照片。」她搖著頭耐心地說道。「我對風景、可愛的人、可愛的生物之類的攝影沒有興趣。」

「可愛的人……」

有些害羞呢……

「你就那麼喜歡自己的面龐嗎？」莎莉歐小姐露骨地如此吃驚道。「我想拍的主要是獨家照片，所以不怎麼拍風景和人物。」

「是新聞嗎？」

但是，這期望和被兩個男性棍棒相待似乎完全沒有關聯哦……？

雖然我很困惑，但恐怕我的內心的疑慮根本沒有傳達給她吧。莎莉歐接著則俯視著留下足跡的小生物——

「這麼說來，那孩子的介紹還沒完呢。那孩子的名字是波奇，是我的搭檔。」

以上，在輕鬆的氣氛中，她如此介紹了這樣的小生物。

「波奇……」

「名字不錯吧？」

「嗯，嗯……」聽起來也是很可愛的名字呢，「那又是什麼種族呢？」

雖然看起來像貓，但是身體卻很圓，腿雖然很短，但是毛卻很長，看起來像貓，卻又不是貓，真是不可思議的生物呢，雖然叫聲像貓一樣。

「是名為安吉亞的種族。你不知道嗎？」

「因為我是旅人啊。」

「這家夥生活在這一帶，是少見的生物哦。」

說起來，安吉亞這個種族主要是生活在這個地區的雪山上的生物。

很少出現在人前，在銀白世界裡安靜生活的他們即使長大了也比貓個子小，而在雪中的時候，雪與毛髮的顏色也相輔相成，因此在遠處則會難以分清它們。

還據她說大部分安吉亞的警戒心很強，一看到人馬上就會逃跑。

相比之下，作為引導我們的莎莉歐小姐的搭檔波奇，看起來卻很親近人呢。

「而這家夥就有些不同呢。」

莎莉歐小姐望著自己的小夥伴說道。

在那之後不久，便看到了一個人用的帳篷佇立在前方，而眼前則有一把椅子。

「可以坐哦。」

她催促我坐下後，就進了帳篷，把備用的椅子拿來，和我對坐。

一看，我們之間還插著一根棍子。搭檔波奇跳上她的膝蓋蜷曲時，她則揮舞著法杖，用那棍子點著了火。

被魔法點亮的火，在我們之間一邊釋放著熱量，一邊在寒風中劇烈搖曳著。

「應該很暖和吧。」

呵呵，莎莉歐露出了笑容。

她說，這是魔法道具的一種，是能在雪原中可以燃起篝火的便利商品。

「是啊……」

我確實感受到了些許的溫暖，使得全身不禁放鬆了下來。我嘆著氣道：「但是，這麼冷的天裡，你到底在拍攝什麼呢？」

如果不是被火燒的話，我覺得這是相當嚴酷的環境才是。

而我也只是路過這裡，馬上就能夠離開，但是她似乎還在這裡搭著帳篷。

真的是那麼重要的照片嗎？

「從這裡稍微往南走一點就會有一個國家叫阿麗莎莉公國。」

既然有人這麼說，那我就想往那邊看看再說。

放眼望去，一片銀裝素裹的雪妝覆蓋著整個大陸，而從這裡也無法確認類似國家的地方。阿麗莎莉公國好像離這裡比較遠。

莎莉歐操縱著法杖，從帳篷裡拿出了兩個茶杯。那兩個茶杯被她用著魔法輕飄飄地飄了起來，悠悠地到了這邊。

估計這麼做是因為懶得動吧。

「雖然從現在也無法確認，但是我的故鄉阿麗莎莉，是個春天暖和，冬天下雪，夏季還算涼爽，秋天可以觀賞紅葉的地方；不光是我這麼

認為，也聽外人說這兒很多人都非常親切，都是心地善良的居民，是一個優秀的國家，而且治安也好。」

「……………」

而後我的眼前漂著的茶杯注滿了紅茶。

我一邊真誠地接受，一邊附和道：「那確實是個好國家啊。」

「啊，雖然我討厭就是了。」

「為什麼？」

「那裡太好了，沒有一個像我這樣不三不四的人。」

「雖然自稱很卑鄙，但我卻感覺很親切呢。」說著的同時，我用手指著膝蓋上的茶杯和我們之間搖擺的小火。

「不不不不，真的是太下流了。」

不不，但是我是知道哦？只有像這樣自虐的人才是天生的好人哦。你也是那種類型的人吧？我才不會被騙的哦？

「魔女先生，你知道最近正火的營銷手段嗎？」

嘿嘿，莎莉歐的表情一下子就鬆弛下來了。

忽然有種我面前會有如我一般高的錢堆在一起的感覺了哦。

「……………」

啊，但這似乎還伴有討厭的預感呢。

「在我的故鄉，安吉亞很受歡迎，所以被賣得很貴。剛才也說過了，安吉亞警戒心很強，很少出現在人前，因此野生的安吉亞幾乎都買不到。」

「那你的搭檔波奇是在哪裡得到的？」

「嗯？偷獵獵到的。」

「哇啊……」

「騙人的吧。」雖然還辨別不了真假，但膝蓋上的搭檔卻在她話說到一半時打了個哈欠。

莎莉歐俯視著看起來很可愛的它，撫摸著它舒軟的毛髮，

「最近，不斷有人從可愛的安吉亞身上嗅到金錢的味道，企圖亂捕亂撈。剛才我弄得坑坑窪窪的人偶，還記得嗎？」

「嗯嗯。」我暫時還留有印象。

「就是那些外觀奇醜的家夥最近在這座雪山上非法捕獲安吉亞。這附近是海角，和其他地方生活的安吉亞相比，警戒心低的孩子就很多呢。如果被誘餌吸引的話，就會很容易抓住哦。」

（Yaokc：海角：常形容極其偏遠的地方）

「警戒心低的孩子很多啊……」

我的視線自然而然地落到她的膝蓋附近。

「不，這孩子不一樣。」

「我還什麼都沒說呢。」

「我基本上知道你想說什麼。」

莎莉歐小姐如此說道。還真是個沒禮貌的家夥！

您說想拍的獨家照片，恐怕就是想拍攝安吉亞亂捕的現場吧。

「因此，所以用到現在還感覺有些莫名其妙的人偶在這海角裡進行亂捕的拍攝嗎？」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歪著頭問道。

「不不不不不不，說實話，我也想拍出真實的畫面哦？追蹤真正的秘密販賣者，想把犯罪過程從頭到尾都拍起來帶回故鄉。但是這幾天好

像運氣不大好啊……」

「你沒能抓到現成的嗎？」

「只和野生的安吉亞玩了幾天就過去了……」

「看來密販的警戒心更高呢……」

「就是因為這樣才采取了最終手段。」

她一邊說著一邊揮舞著法杖。

於是雪從那裡聚集了起來，變成了人的形狀。她仔細地看了看雪雕，點了點頭呢喃道「這樣也可以吧」，而後從口袋裡拿出個小瓶子。

打開蓋子，把裡面的液體澆在雪雕上，變化很快就表現出來了。

於是便出現了剛才因為莎莉歐而崩壞了的男性。

「我帶的是特殊的魔法藥，只要撒在雪上就能做出和真的一模一樣的人偶哦。只要不打一拳，就不會暴露出是假的。」

「……………」

聽了這麼多的話，總覺得能察覺到她到底想幹什麼。

她說，

「怎麼也拍不到現成的啊，於是他們和我的搭檔一起，企圖再現秘密販賣的現場。」

「……但是這樣子一邊用著魔法操縱人偶一邊拍照是非常困難的吧？」

「是啊，所以剛才就不小心弄壞了啊……」呵呵，她笑著說道。

總之就是進展得不順利吧。

我覺得一次使用兩種複雜的魔法是相當吃力的，而且對於想拍獨家新聞的她來說，也不想用粗糙的照片妥協吧。

雖然是這麼說，但是我不能理解他們想要妥協於贗品的照片。

「如果把拍的照片在故鄉散播的話，在報社會賣個高價吧。火了我的名字也會揚名千裡。這可滿是好事哦，萬歲！」

「總之只要能賺錢，什麼都可以吧？」

「就是這麼回事啊。」

看來人是追求利益的生物呢。

特別是在全國受到喜愛的生物被壞人們濫捕的話，在全國無論怎樣都會成為話題吧。

而且，為賺錢而想出的好題材就是安吉亞的亂捕。

「但是照片是假的吧？」

「但是被偷捕是事實哦。如果拍出了過激的照片，無論怎樣都會引人注目呢。」

而且壞消息更是傳播得飛快。

但是，這種過激的做法無論怎樣也是和主要販賣情節無關，反而還會引起與主線無關的騷動吧？

正可謂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哦。

「就算引發轟動，最後也可能不會留在任何人的記憶裡啊。」

「但是我的腰包很溫暖呢。」

我們之間的小火還在風中搖曳著，散發著微微的熱量。

原來如此，只要有錢就可以了吧。

「的確得要自稱是壞人呢……」

完全無法想象這樣的她是溫柔的人啊。

「話說魔女。雖然我討厭盡是溫柔之人的故鄉，但是因為故鄉的風俗習慣的影響，我有一個特別喜歡的習俗。」

為什麼突然這麼說？

「什麼？」

我一邊喝一口紅茶一邊歪著頭。

她說，

「在我的故鄉，有一種風俗，如果有人請他人喝一杯茶，那麼他人就必須要償還些什麼。不是茶也沒關係，總之被人親切了就必須要還點什麼。這真是一個充滿親切之心的充滿人情味的國家啊……」

「……………」

「順便說一下，我老家的人對禮儀很嚴格，明明接受了施舍卻什麼都不還與他人的不道德者會遭到徹底的人身攻擊，真是令人擔憂呢。」

「……………」

「然後我想現在開始重新開始拍攝。」

說到這裡， she 就把涼紅茶喝了個光。

而後面的話好像並沒有從她口中說出，但是，「你明白我想說的吧？」她的每一個舉止都是這樣說明的。

比起利用旁邊已經萎靡不振的人偶，她也想拍出更生動的畫吧。

哎呀哎呀。

「真的嗎？」





「我說了很多次了呢，我是個卑鄙的人。」

「我覺得這可是自虐哦。」

「這是事實。」

我喝完手頭還剩下的紅茶後，眺望著藍色廣闊的天空。還殘留著余溫的紅茶不知從身子何處開始溫暖著我的身軀。

呼，我吐出了一口熱氣，白色而渾濁的霧輕飄飄地飛舞著，就像我們之間的火，搖動著。

「看來，溫柔和卑劣很相似呢……」

○

那麼，經過這一過程，我和莎莉歐一起在雪山上做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

總之就是虛假的獨家攝影。

本來是要用扮成秘密販子的人偶來拍照的，但開始也要兼做預演，因此我代替人偶承擔起了強行抓住稀有生物安吉亞的秘密販售者的任務。

「那先試試自己喜歡的姿勢吧。」

根據莎莉歐小姐的粗枝大葉的指示，攝影開始了。

砰，砰，手杖發出了光芒。

「呵呵……剛才開始就很在意呢……好漂亮的毛毛啊……」

在銀裝素裹中，我把波奇放在膝蓋上撫摸著。「喵~」小小生物愉快地叫著，喉嚨呼嚕呼嚕地響著。如果不那麼圓滾滾的話，真的就像只貓一樣呢。

真是叫人心情舒暢啊……

「喂喂，等一下！你覺得賣私販會用那樣的神情來撫摸安吉亞嗎？試著像對待雜物一樣對待它啊！」

「嗯……」

被要求重做一遍了啊……但她所想的和我所想的畫面似乎有些不一樣呢。

「那就用這個道具試試吧。」

莎莉歐一邊這樣說著，一邊遞來了帶肉的竿子。

「啊，好。」

那麼按照您說的那樣回應吧。

啾嚟，啾嚟。

「哎呀呀，你想要這個嗎？呵呵……跳一跳看看能不能夠著再說吧。」

「呀姆~」

波奇在雪地上跳躍著，而其前方則是竿上的肉。每次一跳，肉都會被咬得嘎吱作響，在雪上一邊滴下肉汁一邊響著。真的很貪心呢，真野性啊……

「怎麼了！把它扔在雪地上就強行給我吃啊！我的搭檔啊！別那麼高雅地吃肉啊！」

「……………」

這邊更野性呢……

「那麼接下來就在這個袋子裡裝進波奇吧。」

這麼說後，她交給我了個大麻袋。

「啊……」

我依然按著她說的那樣回應著。

曄曄，曄曄。

「這樣可以嗎？」

嘿呀，我用麻袋從波奇上邊套了下去。

「不行不行不行！你要用更下等的表情把它塞進袋子裡啊！」

曄曄，曄曄……

「不，連臉上都要求真實感，對我來說我也很困擾的啊……」話說這是預演吧？

「現在的表情就很好啊！」

曄曄。

之後，莎莉歐小姐也拍了好幾次照；在那樣的場合下，我和安吉亞玩鬧的身姿持續被拍了出來。

乍一看只是在攝影人員面前和小生物吵鬧地玩耍，但是據說這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莎莉歐給我看她拍的很多照片。

而後，我和波奇持續玩耍的畫面便作為正式拍攝的參考資料而使用了。

虛假的獨家照片的拍攝便從這裡開始。

莎莉歐手握法杖，而我站在旁邊。

我們注視著的前方，前方則有一個秘密販售者——的人偶和一只安吉亞。

「讓它擺這個姿勢看看。」

莎莉歐把剛才拍的照片給我看。

「是是是。」

我揮舞著手杖，操縱著人偶。

不論怎麼說，一邊用魔法操縱人偶一邊拍照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決定分工拍照。

我操縱人偶，莎莉歐則拍照片。

也就是說，我完全支持了她不三不四的生意。

「這樣我就很難去你的故鄉了啊……」

拍照片的同時，人偶追著波奇到處跑著。

「啊，為什麼？」

莎莉歐一邊拍著照片一邊對著發呆的我說道：「別在意，要去的話去就是了嘛。如果說是因為在預行演習中拍的照片的話，我會銷毀的，而且我不會留下你支持我工作的證據。」

「這是心理上的問題。」

即使沒有證據，我這樣子支持這件事的事實也不會消失。如果照她所想的那樣，照片在全國受到關注的話，那就更不用說了。

如果去了那個國家，便會看到拍照的結果。

也許莎莉歐會通過虛假的獨家照片發大財，受到關注；又也許故鄉的人們會為了保護作為寵物飼養的可愛安吉亞開始保護活動……

但是我不認為所有國家的人都會稱贊莎莉歐，當然也會有人會因為可愛的生物遭遇痛苦的照片而心情不悅吧。

「我是在理解了國家人民憤怒的矛頭有可能指向自己的基礎上拍照的。」

她拿出的虛假照片，或許會點燃國家人民，或許會引起人們的關注，或許只是單純地賺了大錢。

當然，也有引火自焚的可能性。

啾啾。

她一邊繼續拍照一邊回答道：

「那是當然的。」

否則就不拍這樣的照片了。

「……………」

在繼續拍照的她旁邊，我繼續操縱著人偶。雪上那只小小生物安吉亞，被我的人偶塞進了袋子裡。在袋中發出了無聊的叫聲。

乍看之下，這確乎是一種十分可憐的情景。

如果在全民皆善的國家看到這樣的情況的話，憤怒就不可能不蔓延吧。

「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什麼？」

她繼續拍著照片問道。

波奇突然從袋子裡跳了出來，滾到了雪上。而後莎莉歐立刻舉起先前拍的照片說「下次拍這個吧」，於是乎，我便按照她的指示移動人偶。

千鈞一髮、不斷地千鈞一髮，建立起假冒的狩獵現場。

而此時，我忽然有了個疑問。

「為什麼要這麼繞圈子賺錢？」

賺錢的話有更輕鬆的方法吧？即使不背負著被故鄉的人們憎恨的風險，認真地不斷拍攝肯定也是很踏實的。

像她所說的那樣，即使是火熱得不行的商法，也肯定會受到關注，而她的名字傳播開來的可能性也不是零。

但是同時也有失去一切的風險。

她現在持續拍攝的景象，與那個代價相稱嗎？

她一邊繼續拍照一邊說道：

「安吉亞第一次到我的故鄉是大約五年前的事了。」

外形小巧可愛的安吉亞在一瞬間就成為了國家的紅人。被很多家庭飼養，而在很多家庭中都很受歡迎。即使是高價也不斷有人掏著腰包，整個國家都沈浸在安吉亞的夢中。

但是，

「被帶過去半年後，安吉亞的盜竊和虐待事件卻相繼發生。」

也許是因為受歡迎，價格高的緣故吧，

原本富裕階層就是主要消費層，但是據說從安吉亞流行的時期開始，空巢的富裕階層也增加了。

因此，他們為的不是錢，而是小小的生物安吉亞。

而且從同一時期開始，也能看到安吉亞遭到的虐待。在胡同裡受傷、頹倒的安吉亞、氣絕的安吉亞等相繼被發現。

「雖說是被稱為全名皆善的國家，但也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壞人。因此我家鄉的人判斷，有人偷了安吉亞，並加以摧殘。」

阿麗莎莉公國是一個好心人占多數的國家。

因此理所當然地，為了尋找盜取安吉亞並遭受傷害的犯人，街上的人們都目不轉睛地尋找可疑的人。

然後不久，一個嫌疑犯便浮出了水面。

「她的名字是卡耶納。當時才十七歲左右吧，是個黑髮黑眸，總是穿著黑色衣服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魔法使。而她也是個連朋友都沒有，和人說話都很少的抑郁寡歡的家夥。」

據說職業是被報社雇傭的攝影家，但是沒有什麼存款，工資也不穩定，所以她總是穿著便宜的衣服，吃著便宜的飯。

對令人毛骨悚然的卡耶納女士產生了嫌疑，是在被盜和虐待事件發生後不久的事情。為了搜索安吉亞盜竊犯，一個善良的國民在街上巡邏時，偶然間偶然看到了——

卡耶納擁有大量安吉亞的照片。

「……只是因為那個理由被懷疑了嗎，那個女的？」

明明只是照片才是。

但是，

「這是足以讓人懷疑的理由。當時安吉亞這種生物並不是能隨隨便便就能買到的。十七歲左右的孩子買得起的話當然會很奇怪，而這樣的意見也占了絕大多數。」

於是懷疑的目光轉向了的卡耶納女士。

不久街上的人們對可疑的她這麼想，

卡耶納是一個傷害偷來的安吉亞，把痛苦的樣子收進照片裡，然後再扔到胡同裡的危險人物。

懷疑的目光不久在人們心中變成了確信。

因為平時就有點害怕她，所以阿麗莎莉公國的人們斷定她是壞人。

一旦確定她是犯人，之後證據就像泡沫一樣一個接一個地浮出水面。

最近她經常在胡同裡徘徊啊，這幾個月和以前不同了啊，變得和人說話了啊，變得想早點回家了啊……

街上的人們想，這些一定都是在偷竊、摧殘安吉亞以此消除憂愁吧。

充滿正義感的人們湧向了她的工作崗位。揭露了她做的很多壞事，到處張揚她是個多麼壞的人。

到了那裡就不需要證據了。

在街上的人們，斷定她才是虐待安吉亞的罪魁禍首，而她的聲音就是證據。

就這樣，她一直受到街上人們的批評，度過了只要在街上走就會被罵的日子。

但是在那之後不久，某個事實突然又浮出了水面。

「據說盜竊安吉亞的是從別的國家出入的商人。盯上了能賺錢的安吉亞的商人，打算從有錢人家裡偷來，讓他們繁殖，而後賺錢。他們像往常一樣正要進入盜竊的時候，卻被普通人逮捕了，於是事實就變得清楚了。」

「……………」

基本上可謂是完全的誤會。

「卡耶納之所以在小巷裡徘徊，是因為她在安吉亞進行保護活動。」

可愛的小動物安吉亞主要生活在雪山上，因此或許是很多孩子因為突然被帶到四季分明的阿麗莎莉公國而感到壓力吧，正是因為這壓力，很多孩子才會把自己的頭撞到牆上，又或者從家裡逃出來。

「雖然這是一個不怎麼公開的事實，但是實際上也有很多有錢人無法撫養好安吉亞就扔到了小巷裡。因為它們只是喜歡可愛的外表而買的，但是它們突然又做出了如此奇怪的行為，所以人們也很困惑吧。」

而且若它們呆在胡同裡，忽然被抓去了的話，那些撫養著也就會理所當然地變成被盜的受害者了。」

「然後，是卡耶納保護了被遺棄的孩子們嗎？」

莎莉歐點了點頭。

「被保護的孩子們都被送到了國有設施裡。也就是說，她和盜竊事件完全無關。」

「……那她帶的照片是？」

「只是自己養的安吉亞的照片而已。」

當時十七歲的她沒有朋友，總是一個人呆著。

當安吉亞在國家開始流行的時候，她也和大多數國民一樣喜歡她可愛的外表。

所以每天的飲食都要節約，就算愛打扮也要忍耐，最後存錢買了下來。

但是街上的人們卻完全不相信她。即使設施的人大聲說這是誤會，也置若罔聞。

就這樣，令人遺憾的誤會讓正義感暴走了。

「結果，商人被捕，解決了一件案件，人們也大喜街道恢復了和平。但可憐的十七歲少女之後會變成什麼樣，誰也沒在意。」

她一邊拍著雪地上的安吉亞，一邊繼續講述著。

「真不可思議啊。街上的人只抓了一個商人，就想著盯上安吉亞的壞人就已經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那種稀有又能賺錢的生物，怎麼可能就此消失了呢。」

只不過這是在國內偷竊而被捕的案件的其中一件罷了。

「比如在安吉亞的棲息地進行亂捕，這確實還有很多方法可以抓住這搖錢樹。」

「是啊。」

曄曄，她繼續拍著照。「所以要給街上的人看，說是惡墮的商人們還活著呢。」

「……即使是假的照片也沒關係嗎？」

「當然可以。」

反正我家鄉的人都無所謂真實什麼的——她這樣回答道。

我則看著在旁邊繼續拍照的她，

其為身著白色長袍的魔導士攝影師，而頭髮也是茶色的，和她說的話裡提到的卡耶納判若兩人。

「……卡耶納現在在哪裡？」

我如此向她問道。

她停下了拍照的手，面向這邊，

「已經不存在了。」

而後一邊笑著一邊說道：

「那家夥改了髮色和名字，決定作為一個不起眼的魔法使生活下去。」

○

寒暑易節，已是初夏。

「歡迎來到我國，阿麗莎莉公國！」

我背著敬禮的衛兵的聲音在國家的街道上走著。

聽說那裡的治安非常好，是一個居民皆善的好國家。

這個國家好像是為他人著想的國家。比如說，如果旅人迷路的話，只要打聲招呼就會理所當然地得到幫助。這個國家的人不僅是這樣，還會一邊聊著家常，一邊陪著外人一起走著路，聽說有時也請人吃飯。

「你好。魔女大人。你從哪裡來的？」「如果可以的話，去我們店喝一杯怎麼樣？啊，當然，不用付錢了。而且我們店還可以為您準備非常好的房間哦。」

等等。

「……啊，不，不用了。」

如此真誠地表達出善意，反而會讓人畏縮不前，因此我絲毫沒有打算在這個國家長住下去。

所以，對於逼近而來的親切的人們，我則拒絕他們說道：「不不，沒關係的。」

聽說這個國家有句諺語，大意是被人親切了就要給予回報，因此這樣的話我就更不想拜托這個國家的人幫忙了。

「你好，魔女大人——」「如果可以的話，在我們店——」「長途旅行辛苦了吧——」

但是即使拒絕了，過了一會兒又會同樣地向我打招呼。

「……………」

強加於人啊……

非常的善意強加於人啊……

「不，那個，真的不用……」

阿麗莎莉公國被稱為好國家的一個原因之一，就有個這種強加於人的善意吧。說起來，這個國家是一個互幫互助的國家，這是鄰裡各國家

喻戶曉的事情，因此不喜歡互助精神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入境，因為會很郁悶啊。

歸根結底，因為只讓喜歡這個國家風俗的人入境，才留下了相對好的評價吧。

因此，我一邊對和評價完全不同的國家實際情況而感到疲憊不堪一邊走著。

在大街上走了一段時間後，偶然遇到了一家攤子上的麵包店。

其周圍飄逸著讓人心情平靜的香味。而我就像被花蜜誘惑的蝴蝶一樣，不禁向小攤走去。

「哎呀，小姐，你是旅人吧？歡迎光臨！」

豐滿的阿姨如此歡迎了我。「麵包的話，現在的是剛烤好的哦！」

店裡擺著整齊的似十分柔軟的麵包，仿佛就像是在說「請快吃吧」之類的話。

這麼說來我還沒吃午飯呢——

「那就買一個吧——」

我絲毫沒有猶豫就把錢包拿了出來。在麵包前，我這個旅人經常會變得無力。看起來很好吃，香味也很好，這是沒辦法的事啊。

而後店主阿姨盯著錢包扣已打開的我說道：

「好啦好啦，是免費的哦。拿去吧！」

免費……！

「啊，免費可以嗎……？」

「因為旅人很可愛，所以是免費的！」

呼呵呵，店主阿姨嘴真甜呢。

這麼好得服務嗎？真的可以嗎？這也太棒了吧……？

等等。如果是平時的我的話，就乾脆趁著這份好意，估計直接就「啊，那就來一個吧」了吧，而我現在也確乎是想收到麵包。

但是，不能忘記。

這個國家是一個越是接受施舍就越必須給予某些回報的國家。

免費吃了麵包，也就是說必須要還什麼東西。恐怕如果我是好人的話，對於收到麵包，回禮之類的事情也不會有任何抵觸吧。

但是，如果老實說的話，我是個很不三不四的人。

如果免費的話，我會想免費得到，

又或是說對於另外付錢沒有任何抵觸。

「不不不不，沒關係。我會付錢的。」

「真的可以嗎？這是慶祝您入境的哦！拿去吧！」

「不不不不，我會付的。」

「真的可以嗎！」

「不不不不不不——」

說心裡話的話，我也只是想花錢來解決關係。我不打算有和剛進的國家遇到的攤販與顧客之間的關係以上的關係。

在這樣的問答持續了一段時間後，店主無奈道：「那就沒辦法了啊——」

「那麼，能幫我把錢捐到這個捐款裡嗎？如何？」

然後她把一個箱子放在了攤子上。

「……………」

那是貼著一張照片的募捐箱。

是個躺在雪上的小生物的照片。

「這家夥叫安吉亞，是我們國家作為寵物而廣受歡迎的生物。」

店主的阿姨對緊緊盯著照片的我如此說道。

說起來，安吉亞這種生物在這個國家作為寵物被帶進來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即便稀少且價格昂貴，但是還是因為其可愛的外表很快就受歡迎了。

而那個傳聞也很快就傳遍了商人們。

得知這個國家的人們很容易就會買下安吉亞的商人們，開始在山上亂捕安吉亞。

商人們強行抓住在雪中亂竄的安吉亞，粗暴對待，批發送到阿麗莎莉公國。

拍下的被關在牢籠中的安吉亞的照片，楚楚可憐的安吉亞的照片，在這個國家一瞬間就成為了話題。

當然是在不好的意義上。

「這張照片讓我們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因為這張照片，怎麼看都是亂捕安吉亞的偷獵者拍的照片吧？」

「……………」





據說對壞魔法使莎莉歐的批判接連不斷。而且，她把照片散播，制作了有關安吉亞亂捕的報道後，非法狩獵者據說反而還增加了。

因為她提出了問題，安吉亞的棲息地成了很多人都知道的地方。

如果誰都不知道的話，只是偷獵者偷偷摸摸地捕獲安吉亞而已。

那確實是一件非常悲傷，令人感嘆的事。

所以這個國家的人們深深地憤怒了。

「所以我們把莎莉歐趕出去，開始致力於保護活動了。」

看來這條街上到處都在舉行保護安吉亞的募捐活動。另外，作為保護活動的一環，這個國家的魔法使也定期在山上揭發偷獵者。

這個國家保護著安吉亞不受壞人的傷害。

但是，這個事實，換句話說就是——

「這張照片公開後就開始保護安吉亞了，也可以這麼說吧。」

如果沒有莎莉歐小姐提出問題的話，說不定安吉亞就會一直被濫捕吧。

「哈哈，什麼？你是不是想說，是因為莎莉歐拍了照片才保護了安吉亞？」

麵包店的阿姨大笑道：「那不是啦，魔女。進行保護活動的魔法使問了當地人。傳說，在莎莉歐的照片成為話題之前，我們國家的人就開始揭發偷獵者了哦。」

「……是嗎？」

「是的。」

麵包店的阿姨點點頭說道：

「只不過那是因為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而引起了騷動，所以才進行大規模的保護活動就是了。」

看來，這事情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都不會改變呢。

○

又一次追溯過去，依然是那個晚冬。

我和莎莉歐在雪山上度過了一些時間後，就這樣下山了。

聽說她打算在山裡再拍一會兒，然後回老家。我走時，她還說著「總之為了和私販相遇，我會更加努力的」這樣的話。

我不大清楚為什麼拍了照片她卻還依然堅持在那兒，不過或許是攝影家兼記者的莎莉歐小姐獨有的堅持吧。

此後，因為路上沒有特別值得一看的，也沒有再和他人見面，就這樣，我在幾小時後平安地到達了山腳下的村子。

正是上山時來的村子。

雖然住宅的數量屈指可數，既沒有門也沒有人。但卻是一個沒有雪，充滿綠色的和平村莊。

「哦哦！魔法使啊！歡迎哦！」

一看到坐著掃帚到村子裡來的我，村裡的人就舉手歡呼著「來，請進！累了吧！」「請一定要尝尝我們村的名產！」一類的話。

哎呀哎呀，真溫柔啊。

哎呀，謝謝呢。我帶著和藹的笑容，在村子裡閒逛著。你是從哪裡來的？今天請一定住在我們村的旅館裡，一會兒就給您上菜。就像這樣，村子裡的人們都很親切，甚至不禁讓人感到很刺眼，又溫暖，讓人有種這個村子的人把雪融化了的錯覺。真的很溫柔呢。

村裡到處建的木造房屋，雖然很古老，但在圍著柵欄的庭院裡，可以看到小孩子和安吉亞在玩耍的樣子。

在這個村子裡，安吉亞的飼養很流行吧——

難道這裡就是莎莉歐小姐出生的故鄉——阿麗莎莉公國嗎……？雖然一瞬間有這麼想過，這似乎太近了些。我聽說她出生的故鄉確乎是在更南面，還得一直往前走才是。

「很可愛吧！我們村的安吉亞都很親近人呢！」

有一個帶我參觀的村民熱情地對我如此說道。「在我們村作寵物的安吉亞，在附近的國家也有賣。但說起安吉亞的故鄉，這個村子就是以

此而聞名的哦！」

「啊……」

村裡的人們說，自古以來這個村子就在撫養安吉亞，而長年馴養的安吉亞它們也基本上不會害怕人類。

生活在附近山上的安吉亞，貌似是以前從村子裡逃出來的野生化了的

孩子。

原來如此，如果是村裡養的孩子，對人類的警戒心就很弱，這也不是不可能。

村裡的人說到這裡時，話題突然變了。

「但是最近秘密販賣者來山裡了。」

這個村子最近所面臨的問題也吐露出來了。不知道從哪裡走漏出了消息，說是親近人的安吉亞可以在山上捕獲；而且還因為某個國家以高價買入，所以以此為業者也不斷增加。

「……原來如此。」

我瞥了一眼村角落的角落，而樹蔭下有幾個男人。「那麼，那邊的人是？」他們用繩子拴在一起，看起來筋疲力盡。

「那就是走私者。」

這估計對村民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的光景了吧，

他爽快地回答了我。

他說，

「因為最近，在山裡常駐的魔法使從一個一個的地方抓住了私販。」

據說奇怪的魔法師是因「會妨礙拍攝」而到處抓捕販賣者。

她是因為想要賺大錢而采取這樣火熱的商法，進入這山內嗎？

真是叫人吃驚啊。

「她哪算得上卑劣了？」

果然卑劣和溫柔是十分相似的。

第九章 某照相師的故事

作為一個旅人，在各個國家旅行的時候，經常會被搭話。

黑色長袍和黑色三角帽，帶有形似星星的胸針，我的打扮一直都是如此。雖然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越看越像魔女，跟我打招呼的人中，有很多人一開始就看穿了我是旅行的魔女，或者是有所察覺。

但不管表現得有多麼自然，都會讓外人覺得很輕浮。

而今天一個人在餐廳享受的晚餐的時候，也有人跟我打招呼。

「旅行的魔女一個人喝酒的樣子就像畫一樣呢。」

如果那不是酒精作用就更好了。坐在我旁邊桌子上的女性，雙手托腮，凝視著這邊。她黑色的頭髮搖曳著，而其黑瞳則向這邊窺視著。

一看，她的臉還有點紅暈，在桌子角落的角落裡放著紅酒杯，看來是喝醉了呢。

「謝謝。」

我輕輕點了點頭。

嘛，畢竟我經常會被醉鬼糾纏嘛。

不可思議的女性後來找我問了各種各樣的事情。故鄉在哪裡啊，旅行了多少年啊，接下來打算去哪個國家啊，這附近沒有漂亮的國家啊——

畢竟我也有些無聊了，所以一如實地回答了她的問題。沒有什麼別的事時就應該老實回答。

而且既然被問到了，我也不禁會對她產生興趣，

「你來自哪個國家？」

我問道。

「哎呀，你知道我不是這個國家的人嗎？」

「嗯，嗯嗯。」

畢竟外人不管表現得多麼自然，都會讓外人覺得很輕浮。

她然後慢慢地說出了自己的事情。

她的職業是攝影家，據說是一邊在各國旅行一邊拍照來謀生。主要是拍攝動物的照片，但事實上很少有人會這樣對生態系統的研究做出貢獻。

今天來到這個國家完全是偶然的。

和我相鄰喝酒也是完全偶然的。

「是命運啊。」

呵呵，她大笑著，斜視著我道：「如果可以的話下次讓我拍拍照吧。」

「那賺來的錢就交給我吧。」

「我不喜歡那樣誼。」

「其實我也不喜歡那樣。」

像是閉門羹般，我斷然地拒絕了她。她笑著說：「我以為如果是旅人的話會讓我拍的。」

她說，據說這些國家對攝影家的印象不太好，其中也有僅僅其是個攝影家就把懷疑的目光轉向他人的國家。

「阿麗莎莉公國這個國家就特別殘酷哦，好像是某個攝影家引起的騷動，對攝影家這個職業的印象相當不好。」

「是呢。」

「哎呀，你知道啊？」

「大概一個月前，我去過一次。」

那是一個叫莎莉歐的攝影家引起的騷動。

她拍下了安吉亞這種生物被濫捕的樣子的照片，散布在了全國各地。據說那國家的人們還對那張照片非常震驚。

安吉亞在阿麗莎莉公國是作為寵物而被喜愛的動物，被粗暴對待的樣子只會把國家人民的心情弄遭。

而且，照片傳播開來後，國家的人們就會注意到一件事。

那張照片拍得太近了，而且拍得很準確。

莎莉歐這個攝影師和秘販安吉亞的人之間有著聯系的傳言，在那之後不久就傳開了，結果她受到了街上人們的憎恨。

「攝影家好像被趕出了那個國家。」

因為我只在公國阿勒薩利停留了幾個小時，詳細情況還不太清楚。

不過至少知道引起騷動的攝影家已經不在那個國家了。

嘛，既然已經被國家的人知道了長相和名字，甚至引發了嚴重的騷動，就很難和以前一樣順利地生活下去了吧。

「你覺得她做的對嗎？」

旁邊的攝影師如此問道。

因為是同行所以很在意嗎？

「她嗎？」我聳著肩膀回答著，「只是對於在故鄉引起的騷動，我不覺得她會後悔哦？」

畢竟她都把自己稱為卑劣的人了。

「哎呀，你還認識那個攝影師嗎？」

「只見過一次。」

「是怎麼樣的人？」

「是個奇怪的人。」

只在拍照的時候性格會變，雖然評價自己是個沒出息的人，但結果還是看不過去不好的地方而伸出援手，因而想到自己準備冒牌的照片給國家帶來騷動。總之是個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貪欲很強的人呢。

「你知道那個攝影師現在在哪裡嗎？」

是同為攝影師而對其有興趣嗎？

我旁邊的女性如此問道。

但是我也只見過一次面，之後就沒見過她。因此自然也不知道她現在身在何處，甚至連活沒活著都不清楚。

所以，

「誰知道呢——」

我搖了搖頭。

「不過大概就是改了髮色和名字，作為一位平凡的攝影師生活著吧？」

等回答。

「原來如此啊。」，在我眼前，那個黑髮攝影家點了點頭道。在就這樣互相說著毫無關係的話時，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這麼說來，我和她一次都沒有說過自己的名字呢。

「這麼說來，我還沒自我介紹呢——」

而她現在，也一定和我想的一樣吧。

隨即，她浮出了淡淡的笑容，

「我的名字是卡耶納。」

請多關照——她向這邊伸出了手。

卡耶納女士啊——

第一次見面呢。

所以我會牽著她的手回應道：

「初次見面。」



後記

作者：白石定規

插畫：あずーる

翻譯：魔法使TAPE（簡介+1-6章（然後咕咕了））Yaokc（翻譯剩下的）

校對：Yaokc，Ychr

輕之國度 <https://www.lightnovel.cn>

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禁作商業用途

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LK不負擔任何責任

請尊重翻譯、掃圖、錄入、校對的辛勤勞動，轉載請保留信息

在進入後記之前，先從廣播劇CD第二彈時的故事開始講起吧。

因為第二彈的收錄不是在東京內的某個地方進行的，所以我和編輯、あずーる老師三個人在收錄前就在最近的車站集合後才能夠前往現場。

編輯和性急的我在預定集合時間之前就到了車站。因為也還剩下沒多少時間，因此也完全不能在附近亂逛，所以我一邊呆呆地眺望著到站的人們，一邊等著那位老師。

就是那個時候——

（有和我穿同一雙鞋的人……！）

在從車站樓梯下來的人們中，我看到了和我穿著完全一樣鞋子的人。

清晨的東京車站中摩肩接踵。在種類如繁星般繁多的鞋子中，當然會有人買同樣的鞋子，但在同一時間，在同一個車站邂逅的概率到底有多少呢？所以我感受到了命運，同時浮出了我與之在一起聊天的同伴意識。一邊這麼想著，耳邊也同時開始遊走著話語，「呵呵，這雙鞋不錯啊……在哪裡買的？我在附近的店——」，我不禁想象著這樣的鞋類談話。當然，我並不是那麼喜歡鞋子，只是忽然有點想那麼做而已。我為此感動了，感受到了星辰般的輪回。

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穿這樣的鞋呢？

我把自己心中擅自膨脹的同伴意識放在心中，視線不禁朝下，從他腳下擡頭往那個男人的臉上看去。

「……………」

啊，是老師啊。

不僅沒有同伴意識，而且還只是普通的工作夥伴呢……

白石不禁相當吃驚……

因此第二次的收錄是穿著一雙同樣的鞋子來的。幸好沒有被工作人員和演員發現啊……不，也許只是察覺到了而不敢說出來而已。

順帶一提，在收錄後進行的編輯，我和あずーる老師的慶功宴上，我和あずーる老師的鞋子完全一樣，回去的時候也發生了不知道哪個是自己鞋子的迷之事件。明明自己沒喝醉，卻穿著老師的鞋子就那樣回去了，這樣的事情我也順帶說一下吧。

我想在說完以上的廣播劇CD第二彈時發生的事情之後，再談一談第三彈的事情吧。

我平時是有兩雙私人用的鞋子的，一雙是和あずーる老師的奇跡般一致的鞋子。還有一雙是起絨質地的運動鞋（黑色）。最近發現，每次和あずーる老師聚在一起都會覺得很抱歉，所以第二彈以後我和他見面都只會穿運動鞋，但實際上我也經常穿著運動鞋去出版社，因此，既然已經沒有可逃避的地方了，那乾脆再穿上那雙和老師的一模一樣

的鞋子，參加第三彈的收錄把。說是如果在意戴的話買別的鞋子不就好了，但是……我忘記買了。

因此在第三彈的收錄當天。

第三彈的收錄我就這樣直接去了現場，沒有事前的約面。因此像往常一樣性急的我在附近的咖啡店激動焦慮著花了兩個小時後來到了現場。

脫下外套，我坐了下來，喘了口氣。

也不是在意穿鞋的事情，只是有點害羞而已。畢竟再穿上同一雙的話也沒辦法啊，我一邊想著一邊等了幾分鐘。

あずーる老師進了現場。

我站了起來，一邊向脫下大衣的老師行禮，

「早上好。」

而後我若無其事地確認了他的腳下。

那天老師的鞋子和第二彈的時候穿的是不同的鞋子。

總算避免穿錯鞋子了啊。這樣的話，在收錄後的酒會上就不會發生不知道哪個鞋子是哪個的事情了吧。

放心的同時，我擡起頭來。

話說回來，那天我的服裝非常簡樸呢。

而且那天老師的服裝也很簡樸。

「……………」

總而言之，那天我和老師穿的是情侶裝。

哎呀，畢竟第二彈都撞鞋了，肯定還會在某處再撞一次吧？哈哈哈，雖然我是一邊這樣想著一邊來到了第三彈的收錄，但是我做夢也沒想

到會把鞋子以外的東西全部包上。

如果兩個人並排站在一起的話，肯定會被發現的。當然，關於我們兩個人的服裝，「總覺得像情侶裝似的……？」而被如此謹慎對待了。不，這是偶然的，真的啊。

因此，在第三彈的收錄時，兩個打扮完全一樣的人並排打招呼，這樣不可思議的場景展開啊。在那種情況下，無論怎樣打招呼都不可能正經吧。不論怎麼修飾、打扮，最重要的是還是打扮自己的衣服是否能和自身的氣質相符合。但比起帥，有趣的地方要遠遠超過帥。不過總而言之，這樣的寒暄若比作相聲的話，多少也會自然些吧。

嗯，第三彈的收錄就是這樣的感覺，穿著完全一樣的衣服，雖然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收錄的時候，真的很開心。

最近忙得不可開交啊，也沒有什麼喘息的時間，但是注意到的時候已經變成了這樣的日常，在那樣的情況下，在廣播劇CD的收錄中，能與置身於現實的『魔女之旅』中的角色們在現場相遇真的是件幸福的事，這絕對是一個能遇到角色們新的一面的絕佳機會。

以前第一彈的時候，我因為極度緊張，在和演員們見面的瞬間就差点死掉了，最近可算多少習慣了一些。甚至現在若是相隔五公裡左右遇到的話，我覺得就算遇到了也沒關係哦。

總之這就是廣播劇CD第三彈的故事。

我個人認為電視劇CD每集十幾分鐘左右正好。『魔女之旅』本來就是短篇，因此我覺得在一張CD中有幾話這樣會更像『魔女之旅』（也有是想寫各種各樣的角色的對話的理由在裡頭啦）。

而實際上第三彈的臺詞量是至今為止臺詞最多的，「這個，臺詞大小沒問題吧……」雖然我是這麼想的啦，「可是已經沒有地方能去削了……」，我因此絕望了。不過，能平息真是太好了。第四彈的廣播劇CD的企劃也已經決定了，我會為了下次能有更大的進步而努力的……

接下來收錄的時候會和誰撞衫呢？在戰戰兢兢的今天，我一邊這麼想著一邊決定衣服和鞋子。

說點題外話，最近買了VANS Old School作為第三雙鞋。如果是出門必穿的鞋子的話，即使穿上也會覺得「反正是必穿的吧？撞上也沒辦法啊！嗯嗯！」我想這樣的話，是不是能逃避這樣的事呢。

（Yaokc: Old School有舊學校的意思，但是還有守舊派，保守派的意思）

因此，我想在說完近況後，進入『魔女之旅』第十二卷的各章的評論環節。

每章的評論都包含了劇透，未讀的就請跳過！

●第一章『某個旅人的故事』

是序言性的一章呢。

『魔女之旅』決定動畫化，或許有人會打算從最新刊才開始看吧？因此這章，大概講述的是『魔女之旅』是怎樣的故事，主人公伊蕾娜是怎樣的人，內容大致就是這樣而已。故事沒有一直延續下去就是連載短篇小說的優點吧。

●第二章『合胃口的種族』

據說遺傳基因是為了讓自己拷貝得更多而保留或進化的哦。

而且據說這些會在宿主的身體或頭中安裝，操縱的生物和病毒被稱為寄生體呢，但是大多寄生體，有很多使宿主死亡的東西哦。就比如線蟲讓寄主蟋蟀入水自殺，還有被寄生蟲寄生在自己身子裡的老鼠不再害怕貓的尿中散發出的氣味，結果被發現後就被吃掉了。雖然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種類，但我覺得大多數都有這種習性呢。寄生體通過自殺和捕食等方法使宿主死亡，從而進行繁殖。比如說，先前提到的弓形蟲也會在貓的內臟器官中繁殖，混入糞便中，以此而增加幼卵。這樣看來，估計動物的交尾或植物的授粉對於寄生體來說也是同自己一樣殺害宿主而已吧。

因此，對於『魔女之旅』中出現的暗精靈來說，人類這種族實在是合胃口的種族呢。這種事情，老實說，我一直都很想寫，因此一直在悶悶不樂著，如今終於實現了呢，總算鬆了一口氣。

●第三章『三個國家的故事：價格的緣由』

我偶爾會去折扣天堂買一些東西，那裡不是偶爾也會有因自身概念過於獨特而賣不去的飲料以低價出售的嗎？我個人因為比較喜歡冷飲所以經常買呢，但是在喝了之後就忽然覺得不好喝了呢。但是在便利店用合適的價格買的卻不知為何更好喝，不像低價買的味道如魔法般消失。嘛，這可能是因為即便在便利店買的本來就沒什麼味道，但是自己覺得有用合適的價格買的東西一定會很好吃吧。順帶一提，這種現象被稱為認知偏差哦。

●第四章『退魔師與惡魔』

我覺得，即使知道這是謊言，但只要自身有寬容感，人生也能夠變得更快樂呢。換個話題，最近可能是因為技術的發展吧，很多東西很容易被人發現是假的呢。以前靈異或恐怖的特別篇就經常在半夜裡播呢，我初中左右的時候就有個驅魔節目：神父神甫對被綁在椅子上的被害人說，「請報上你的名字！」，而後被害人發出了痛苦的聲音，「路西法……」他如此自報家門道。之後，路西法被神父直接消滅了。嗯……這樣看來謊言也是有分拙劣的或完美的吧……

●第五章『三個國家的故事：因為是人推薦的東西』

外國的月亮總是圓的這樣的話就不用特意說了，總之這章大體就是這樣的。這是一個非常久違的讓米娜登場的一章呢。事實上，第五卷以後，雖然一直在想著她登場的時機，但總是出不來呢，時隔七卷終於再次登場了哦！

●第六章『不笑之露其璐』

這就只是讓不笑的女孩子笑的一章哦。不是在此以上也不是在此以下，真的就只是這樣的故事而已，而我個人比較喜歡結尾部分啦。話說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寫沒怎麼講話的嘉賓角色呢……（除了梔子這些淨是用文字說話的角色）

●第七章『三個國家的故事：有價值之物的故事』

掃帚桑在重要場所中的重要場所登場了呢。

換個話題，雖然社會上有價格超高但完全沒有醫學依據的癌癥治療方法，但是據說還是有很多人追求著這些不可思議的治療方法。在三個國家故事『價格的緣由』中也提到過，價格高的話，就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般，好像是被魔法附體了一樣的效果。而實際上，價格便宜的正式治療法才是研究者們為了拯救更多的人而日夜努力的成果，所以並不是說效果差才便宜的哦，以前上的報道上就有這麼寫過呢。而我那時候估計是：啊，是這樣嗎？的吧。

三個國家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以價格變化為題材，也就是說這三章其實也就是一章哦。順帶一提，國家的名字A國B國C國（暫定名）是為了淺顯易懂啦。我是可以起個國家的名字啦，但是估計很難知道其故事的關聯性吧。

●第八章『屑之莎莉歐』

壞人從一方面看是壞人，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是好人哦。我想這種話已經不知道別人說了幾次了吧，而我也從來沒有遇到過自心底都透露出邪惡的人。從一種觀點來看，這個世界上的人，不論是誰，都會有變壞的可能，也會有變好的可能，所以覺得什麼都討厭是不好的哦。但是，即使知道這些，也會有討厭的日子，畢竟還是個人嘛。而這種時候就去該遠行，逃避現實來稍微放鬆一下心情哦，我強烈推薦大家這麼試著做一做。

●第九章『某照相師的故事』

這是以莎莉歐的話為結尾的呢。本來想在第八章就完結的，但是因為八章不是時間順序發展的，所以沒辦法就只能這麼延長到了末章。

總之這就是『魔女之旅』第十二卷的評論了。

這次後記總算爭取到了有十頁，所以我把最近沒能說的東西都扔在了這裡。以後如果能在後記上拿到更多頁數的話，我也會不斷地喋喋不休地說著廢話，並且在頁面允許的範圍內想把各話的評論都寫進去的！今後也請多多關照。

還有，今後關於動畫版『魔女之旅』的情報也會慢慢公開，也請各位隨時確認情報！當然也有官方推特哦！

因此，我想差不多該道歉了。

擔當編輯M桑，

一直以來謝謝您。我下次一定要早點把原稿寫完，雖然總是這麼想就是了……

あずーる老師，

謝謝您一直以來的可愛插圖。特別是特裝版的封面，最棒了。（雖然全部都是最棒的！）下次開始收錄的時候我的衣著會事先告知的……

七緒一綺老師，

謝謝您一直以來的出色的滑稽作品。能在漫畫中看到伊蕾娜桑各種各樣的表情真的很幸福。

參與了廣播劇CD的工作人員們，

這次謝謝您了。第一次在現場見到您的時候，您能說劇本很有趣很有趣，我非常高興。第四彈也請務必多多關照。

參與了廣播劇CD的各位演員，

伊蕾娜和弗蘭老師的對話，艾姆妮西亞和艾維利亞兩姐妹的對話，沙耶和希拉老師進行的拷問，芙蘭老師的解說，不管聽多少遍都很有趣。總是一邊想著能讓這麼厲害的人來表演，一邊聽收錄，我真的很幸福啊。第四彈也請多關照了。

參與動畫制作的工作人員們，

很抱歉沒有機會見面。美麗的美術設定、角色設定等，以及原作中還沒有描繪出來的部分每每勾勒出來我都會不禁感極而泣，非常感謝。

因此，『魔女之旅』也將繼續下去，如果今後也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的話，我會很開心的。

至於動畫方面我也很期待呢。

那麼，下次十三卷再見吧！再見咯。

AUTHOR

白石定規

不小心在廣播劇CD收錄時和あずーる老師穿情侶裝，這人生……

ILLUSTRATION

あずーる

最近買的、只要稍微擦一下就可以擦乾淨的眼鏡太棒了，因此戴口罩的時候也很方便呢！嘛，盡管我買不到最好的口罩就是了……



關於Yaokc的小吐槽

咳咳，即便章節名是這樣，但還是從我最近講起吧。

我想，許多顯得沒事有看我翻譯的小說後記的人都知道，翻譯時隔已久是因為我中考的緣故，在此，我先說一聲抱歉。（對了，如果說是為什麼道歉的話，當然是因為沒時間接坑道歉啊）因為疫情啊.....我的暑假時間大幅度縮水了，本來還想著“爽啦！先搞個三篇翻譯再說”的，現在不但晚放假，而且不出意外的話，我錄取的學校都會這麼跟新生說話，“你們因為是新生，所以為了讓你們適應一下高中，你們暑假八月中旬就得來學體驗個幾星期”，也就是我的暑假也就二十來天而已。因此，我最多也就稍微接一下坑，校對一下以前的東西而已，為此，我再一次道歉一遍.....（話說，好像每一次我都在道歉呢.....氣抖冷，什麼時候我才能真正站起來！）

再聊一聊別的東西吧。啊啊！對對，就聊聊就昨天發生的事好了。昨天我翻譯完了第七章，打算發到輕國來著.....但是！在我發到一半的時候，忽然，上面那道藍光變成了紅光（發布時會有一陣加載，而正常是藍光），我發布失敗了，連原因都不知道。

在那之後，我又試了幾十遍，好不容易搞好了第一章，結果，第二章怎麼也弄不了；因此，我只好放棄發布。在鴿子的幫助下，我找到了杜咕.....杜老板，他幫我發布了，這就是為什麼我的翻譯會在杜老板那兒，在這裡還是謝謝杜老板了。

那麼聊了這麼多，我想我也沒多少能聊的了，乾脆就在這結束吧！

期待魔女之旅10月份動畫。

2020年七月下旬

——吐槽巨怪yaokc